

富士彩色不僅留下當時的色彩
也留住當時的心情
讓我再一次擁有——
生命的感動

乖乖
戲開鑼了
此時此刻
不得不和你暫時分離……
在這段風塵僕僕的旅途中
一站換一站的奔波
你總是靜靜的躺在媽媽懷中
讓我享受你最純真的笑容
因為有你
媽媽更要演得盡力
乖乖
媽媽要上台了
讓叔叔帶你到廣場人群中
揮揮手
看媽媽最賣力的演出

富士軟片/相紙

台灣總代理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吉林路20號(02)637-1166(20線)
台中營業處：台中市民權路59號(04)223-1857
高雄營業處：高雄市中正四路129號(07)2710019



FUJICOLOR

感動

富士彩色與您共享生命中每一剎那的

「教師
會」的火炬

好的
紀
訪戰士
秀琮的足跡

色document

三館
劫記

會族群的
歌

力听：
行蘭行雜感

明曉榮：
美文明的
寫餘燼

副刊人間

馮建
短篇小說選
多木拉湖的微笑
灌頂
光臂八齒小蟲
年輕人談
趙南棟

人間



水源里民
環保運動史寫下的一
廣悍動人的故

還
我
點
流
力



拋開世俗雜念，用一顆不凡的心看三菱、聽三菱
擁抱生活樂章

HV-F10K HQ高畫質·Hi-Fi高音質

100%原裝進口
NEW



年成長率200%，市場佔有率32%，日本第1品牌特選機型。
系列機型：HV-F10K(HI-FI)·HV-D10K·HV-A10K

世間一切美好事物，不能單以金錢衡量，例如愛情和友誼，就像三菱高品位視聽組合，您同樣要以不凡的眼光來鑑賞。盡努力完成自己設定的人生目標，實現未曾所見所聞的夢想，點滴累積，生命就是這樣耕耘出來。
走進三菱高品位生活空間，您聽到的迫力不再是無力感的聲音，您看到的都是立體感、震撼性的超鮮明畫面，當您擁抱三菱生活樂章，以心相會的世界裏，別人永遠無法取代。



買原裝家電要考慮耐久性、未來性及保障性，買最好的選三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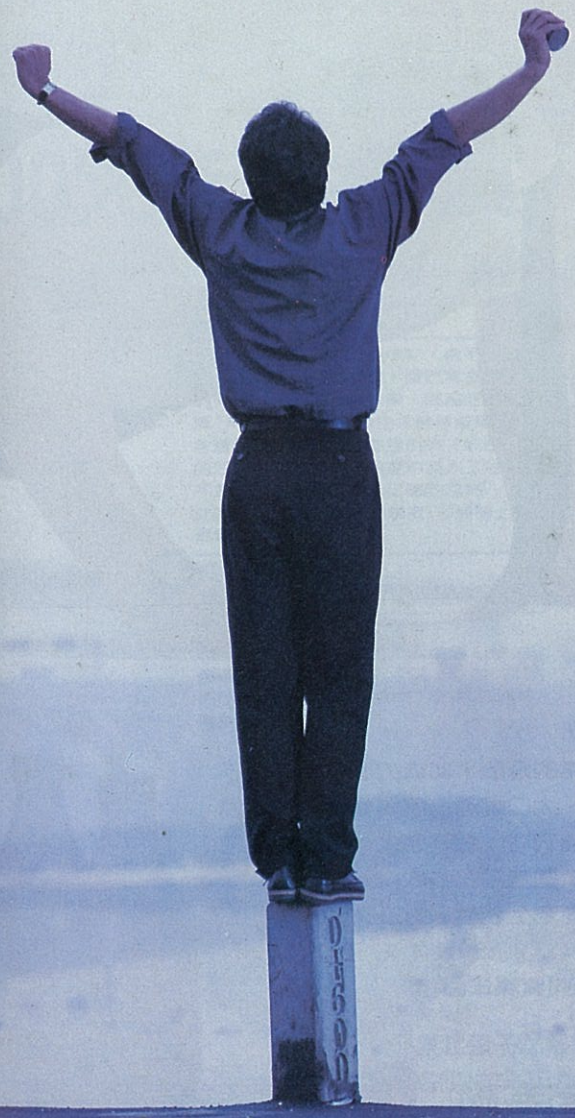
特別推薦

三菱高品位錄放影機

■HQ高畫質回路 ■鑽石4磁頭 ■36倍速順逆向瞬間尋找 ■HI-FI STEREO立體身歷聲 ■靜止畫面、 $\frac{1}{2}$ ~ $\frac{1}{30}$ 不同倍速慢動作、分格放影，完全無雜訊 ■41項全功能遙控(電視、錄放影機共用) ■2週8節目預約錄影及OTR簡速預約錄影。



新上市



藍山品味
卓然出眾



三菱高品位彩色電視·錄放影機

歌林公司總代理·保證售後服務 總公司電話：(02)3143151(代表號) 展示中心：台北3149973/新竹217648/台中2295072/嘉義2241098/台南2346566/高雄

人性的科技·精緻的生活

KOLIN 歌林 MITSUBISHI



喝好酢
好處多



提醒您，35歲的您，體能可能50歲……
您的體能年齡幾歲？

年輕不代表身強體壯！

由於忙碌的工作和經常的應酬，35歲的您，如果又不常運動，依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體質會轉化成容易疲憊的酸性體質，健康情況可能趨向老化。建議您多吃果蔬，找時間運動，並慎選隨口喝的飲料。

工研益壽多健康酢，精選上等糯米酢及天然水果和珍貴蜂蜜調配而成，酸甜好喝，能中和體內酸鹼值，使您的體能與實際年齡相當，工作效率凌駕同儕！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酢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02) 7765711(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07) 3219540



酸水6倍·健康加倍

禁止孩子吃零食，不如…… 為孩子選擇 100%天然零食——來自加州的葡萄乾

大自然蘊育，陽光是它唯一的添加物

什麼是天然零食——

一般零食，多為加工製成物，含不良添加物，對人體有害，但是，愛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要孩子健康快樂，就為他細心選擇“天然零食”——完全由大自然蘊育而成，含豐富的自然營養，能提供孩子成長所需的活力，風味自然，不含香料及人工甘味，不是加工製成物，不含化學防腐劑——如此完全符合健康要求的零食，才稱得上“天然零食”。

來自加州的葡萄乾，完全不含任何人工添加物。

來自加州的葡萄乾，以最佳的加州葡萄，在陽光的照耀下，自然烘曬而成，每一粒都蘊含著大自然賜予的原味，不含一點點添加物，是唯一100%自然、健康好風味的零食。

大自然蘊育而成，天生就是營養的零食。

每一粒葡萄乾，都含有令你意想不到的豐富營養素——蛋白質、維生素及礦物質，可提供孩子成長所需的活力——



像紅蘿蔔一樣
含豐富維生素

像菠菜一樣
含豐富鐵質

像水果一樣
含自然果糖

像牛奶一樣
含豐富蛋白質
及礦物質



禁止孩子吃零食，
不如給他100%天然零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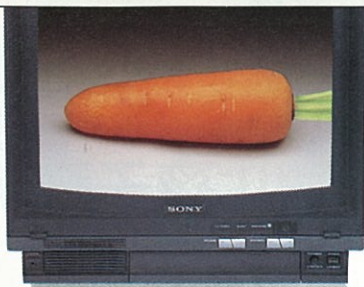


買最好的葡萄乾
請認明這個推薦標誌

加州葡萄乾協會
CALIFORNIA RAISIN ADVISORY BOARD

請認明
工研酢
公司
總代理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電話：(02) 7765711

新力牌
SONY



對不起，我們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親愛的小白兔，我們不是故意的——
看你撐著嬌巧、靈黠的身軀，豎起修長的耳朵，一次次地轉著聰慧的眼珠，雀悅的心，全為了那能解饞的胡蘿蔔；我們的心，真的有所不忍。
實在對不起，我們不是故意的——
只因SONY獨一無二新特麗霓虹管槍映像管的逼真畫面，使那胡蘿蔔的根莖纖毫畢現；只因SONY細縱形選色窗的自然色彩使那胡蘿蔔的葉柄鮮翠欲滴；鮮明影像使你誤認，使你面對衷愛美食，卻不能大塊的朵頤，我們的心，真的有所不堪。
親愛的小白兔，不要再流連電視機前了，快收拾起你那失望的愁容來，我們一塊去享受一頓真正的大餐吧！

真實、自然是SONY的責任



• 本廣告榮獲第9屆時報廣告金像獎
•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Festival of New York 優秀獎
• '87 CLIO獎

新力牌彩色電視機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高上秦)

人間

21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企 劃 / 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曾淑美
王墨林 藍博洲
特約採訪 / 陳 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 / 范振國
業務主任 / 曾伯堯
會計主任 / 吳文娜
廣告主任 / 陳映三
視 聽 部 / 王菲林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 鈺

讀者信箱

曹族少年湯英伸案，在「人間」的讀者羣中激起廣大的迴響，有批評、有支持，因限於篇幅，我們只能挑選九封較具綜合性的來函，至於其它方面的意見，編輯部會擇期刊登，特此說明。

唉！老師

剛剛讀完「人間」第20期有關湯英伸案件的追蹤報導，重又揀出第9期「人間」，二度閱讀整件事情的經過，不禁又一次淚流滿面。

前二週的公民課上，老師曾提出這件事，那時我才知道英伸已被槍斃——是5月22日！當時第一個反應是：不行！為什麼？憑什麼？講台上，老師偏偏一直說著英伸罪該萬死、毫無人性、國家公費生啊——政府、社會哪一點對不起他？就有少數人要把這件刑案鬧大、請願、減刑……！！！！我很生氣、也傷心、痛心，差點拍桌子和她辯論，原本打算拿「人間」去班上給同學們傳閱，又怕學校知道了要處分什麼的，算了！但現在想想，我真的該讓同學們知道這件事的背景，以及所牽涉的社會問題。

英伸的死難道竟改變不了社會大眾對某些無理現象的態度？就法律而言，他殺人抵命是應該，檢察官的判決沒有錯；但，他的死應該有更積極正面的代價吧——不僅是償命而已！

高雄 某高中生

別讓悲劇重演

就像蕭瑞徵案一樣，死了一個李金原，吃人的民代與包商仍然存在；死了湯英伸的台北，是不是還有另一個湯英伸正出了火車站投入茫茫街頭？是不是街頭還有一家介紹所

正介紹一個山青去工作？是不是還有勞工仍做著朝九晚二工資200元卑賤的工作？法律解決了刑案，苦主也可告慰死者，但我們的社會因而改善了沒有？

槍下留人不祇為殺人犯請命，更希望在司法當局重新量刑期間，朝野之間都有面對山地勞工問題的機會，如此，即使死了一個山地青年，卻使得都市裡原住民的慘酷待遇有一個解放的契機，也得使在都市底層工作的平地或山地勞工有合理工時、工資的一天。但我們都錯過了。我們失望與遺憾的是，冷峻的法律條文沒能得到人道與愛的滋潤，我們傷心與難過的是，政府與民間失去了面對問題進而改善的機會。除了自立晚報，我們有錢的報老闆，對於捐款250萬的廣告與報導，竟可以視而不見；他們甘於賣廣告給做誇張「性」宣傳的進口偽藥，而對於人道人士發起的捐款吝於施捨與報導，他們和法律一樣，冷面無情。這樣冷漠的輿論也導引了廣大群眾對整個事件的冷漠，使人不能不對250萬元的目標感到悲觀。

對於金錢的募捐，用以撫恤兩家或有其時效性，但對於調適原住民在都市的生活，建立山地到都市的中繼之家，應無時效性，可不限於時間才對。正如彩虹專案一樣，政府無能也無意做的，就讓民間自己來吧！

「人間」對勞工、少數民族、環保、學生、藝術的關懷，散放出人道主義的光輝，著實令人敬佩。雖然槍下留人沒有成功，仍請繼續加油，啟發更多人的愛，啟發更多人的奮鬥，也啟發已被宣判死刑的司法能由愛中重生，而不再是政治工

具與剛硬冷酷的法條而已。

台北 徐富民

獅子會捐款

貴社抱持之宗旨與一向關懷社會的活動，我們非常敬佩。

此次為協助山地同胞適應都市化生活所做的努力——尤以支援湯英伸案所為之呼籲，更是震撼人心。

敝會將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新舊任會長交換典禮，內有社會服務項目，欲致贈新台幣四萬五千元正以支持貴社此項活動，煩請貴社能於當日下午七時前派代表至環亞飯店三樓接受。

台北市大安國際獅子會
第二十屆會長簡炳煌

6月29日下午2:00簡會長來電，
謂因金額籌措不出，捐款取消。

20期勘誤表

貴刊20期，個人認為有些文字誤植和不實之處，加以查證。

一、75,76頁：之圖片註文有互調之情形。

二、72頁：廣告中之主角——台北樹蛙，其生態和分佈情形和文中描寫不符。查此種蛙類之鳴聲低於牛鳴，而鳴叫的季節卻是每年11月~3月之冬季；此和文中；只要夏夜便可聽見其鳴聲全然不同。於是為什麼台北樹蛙不再為台北夏夜歌詠呢？因為她根本只在冬季歌詠啊！再者其分佈乃遍及台灣北部包括基隆、宜蘭；甚至中部亦有發現，數量則和「死亡殆盡」，「瀕臨絕種」還有相當距離。個人認為松下公司不懈努力於生態保育是值得敬佩的，而正確之保育觀念也是我們應該再努力的！

台中 李政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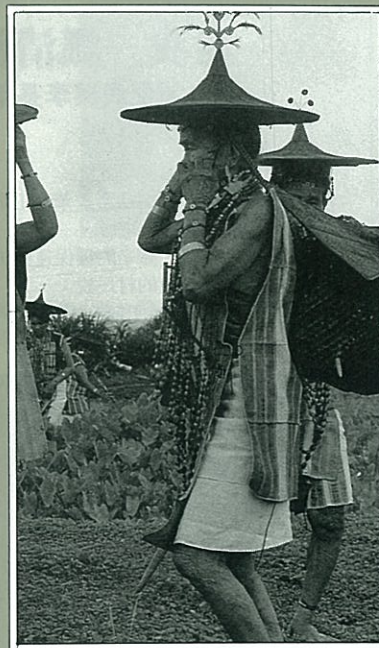
「人間」自6月號登出了陳映真的作品「趙南棟」後，「副刊人間」正式誕生了。

「副刊人間」是一個以文學創作為主的園地。文學，特別是真正的小說文學，在20世紀末的處境是值得—述的。就傳播的歷史來看，人類的文學的黃金時代，差不多和「印刷文明」的黃金時代是一致的。特別是19到20世紀初，在西方和中國可以說是小說文學的巔峰時期。由於印刷機的快速運轉，和紙類產品的市場價格下降，小說文學走向了社會大眾；小說一方面成為人類生活經驗和心靈溝通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獨立而為一種藝術——越來越多的創作的內在可能性和藝術空間，被許多熱愛寫作的人在走上此途後，逐漸地錚錚開採，而斐然卓成。自16世紀後，小說文學由微而顯，由顯而大，至20世紀初，可謂燦然備矣。曹雪芹、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的作品，即以今天的標準視之，亦可斷言為空前絕後的曠世大作。

自20世紀後，人類傳播時代跨入了聲光媒體階段，攝影和錄音科技一日千里，使得視覺和聽覺的媒體可以廉價而大量的複製（reproduce）。此影響，使得文字印刷文明，雖然在科技上有很大的進步，但它的黃金時代卻一去不復返。有了這種認識，也許我們可以摸索到小說文學在20世紀的變遷的許多原因：比如長篇小說的量銳減，而短篇小說抬頭；又比如人們閱讀小說時，那股認真投入字行之間的探索意願，也顯然遠遠比不上19世紀時的讀者。更重要，也更有決定性的事實是：小說的出版，已經納入整個社會中的文化

工業體系，從打字、印刷、封面設計到版式的考慮，都已經透過所謂「作者背後的作者」（author behind author）來完成。質言之，就一個現代讀者而言，當他讀到一篇小說的時候（即使是讀「三國演義」、「威尼斯商人」等古典文學）他的閱讀已經不能夠看做是單純的作者—讀者的關係。是以這些現象與環境，便成為我們這個階段文學作者的一個新的考驗和創作背景。

「副刊人間」目前非常需要外界的創作朋友支持，也就是說投稿參與。不可否認的，「人間雜誌」的印



刷和售價，已經不可避免地吻合了消費社會的商品規律，使得「人間」的一切作品不能自免於此一規律的賦予事實。這一點，使「副刊人間」可能喪失了堅持文學創作上的安那其主義者的支持，如果這種喪失是個事實，「人間」有胸襟來看待（尊敬）這種事實

。我們希望接受以下幾點看法的作者們投稿，亦即「副刊人間」對待文學的方式是：

1. 文學價值的考慮高於作者知名度的考慮
2. 文學自由的考慮高於政治態度的考慮
3. 文學自身活力的考慮高於文學義理辭章的考慮
4. 不做誇張的包裝
5. 不做插圖和文摘指引
6. 不做文學預告和文學餐會

謝謝！



封面解說：
由於地下水遭到污染，水源里居民必須遠赴別的村落載水回家飲用。
(攝影■蔡明德)

人間

21

中華民國
76年7月5日

10 〈人間校園〉

攝影■李文吉 / 侯聰慧
撰文■官鴻志

挺舉「教師工會」的火炬

三位實際參與籌組「教師工會」者的證辭
他們的教學經歷，生動的見證着
長期以來「教師人權」被侵奪的事實……

22 〈人間環境〉

攝影■蔡明德 撰文■林美娜

還我一瓢清淨水

記水源里民與李長榮化工的抗爭

今年6月6日
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
屆滿百日
在漫長、艱辛的環保運動史上
寫下新真的村民說：
「未選廠停工前，圍堵絕不撤離」



48 〈人間評論〉

攝影 / 撰文■郭力昕

World Press Photo 荷蘭行雜感

兼談對新聞攝影的省思

依附於商業體制的運作下
新聞攝影無可避免地帶有欺瞞性格
本文為新聞攝影的客觀真實性及道德問題
提供重新思索、評估的角度



52 〈人間建築〉

攝影■林柏樑 撰文■李疾

頹圯的人文堂廡

「餘三館」災記劫

興造於清嘉慶、光緒年間
融合着早期閩客移民特色的
台灣古建築的第一佳構
「餘三館」在「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維護法」的網縛下正日漸崩剝、頹圯

70 〈人間民衆史〉

攝影■廖嘉展 撰文■藍博洲

美好的世紀

尋訪戰士郭秀琮的足跡

他出身世家擁有優渥、溫馨的生活
然而如同五〇年代所有秀異的青年一般
這懷抱着史懷哲之夢的醫科畢業生
把自己獻給了勞苦大眾
在他34歲的生命裏
他愛過、工作過、頹喪過、奮起過……



92 〈啊！美麗的台灣〉

攝影 / 撰文■賴春標

紅檜族群的輓歌

西林林道記事

在現代巨大鏈鋸的屠戮下
西林林道稀有珍貴的紅檜族群
正瀕臨被滅絕的命運……

108 〈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四)

攝影 / 撰文■關曉榮

塵埃下的薪傳餘燼

由於異質文明橫暴的侵凌
有着豐厚精神意涵的
雅美文明的新屋落成祭典
只能在記憶中一天天隱退
在歷史塵埃的覆蓋下
散發些許燼餘殘溫……

124 〈副刊人間〉

撰文■馬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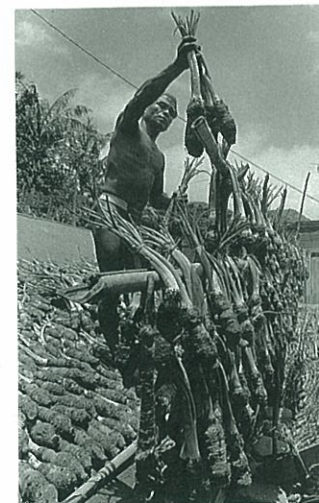
馬建短篇小說選

年輕人談〈趙南棟〉

一群約莫出生於60年代的青年
針對〈趙南棟〉所衍生的諸問題
提出敏銳、深刻的看法……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 (02) 3811897
裝訂廠: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 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 (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95.7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3元
亞洲全年: (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 88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3元
港澳全年: (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 80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56.5元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芝加哥：士林書苑
香港：田園書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挺舉「教師工會」的火炬

長久以來，一直被漠視的「教師人權」
最近由於立人高中教師石文傑
遭校方解聘事件
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注意與討論
由丁邦新教授「一個中國人的想法」
引燃的籌組「教師工會」的火苗
在不斷傳來改革呼聲的校園正作勢欲燃
這裏採集了三位實際參與
籌組「教師工會」的教師的證辭
企圖將他們的教學經歷
還原成見證性的報告
也希望藉著這樣的一篇報告
找到重建明朗校園的脈絡……



六月十三日，石文傑、盧思岳等人南下高雄，
支援李勤岸老師的辭職抗議活動。

(侯聰慧 攝)

攝影■李文吉 / 侯聰慧 / 蔡明德 / 謝又青
撰文■官鴻志

第一把火炬

他最近被何校長公開揚言解聘。何校長說，「由他去鬧吧，上不了報紙的。」沒有幾天，一名青年記者何致谷搶到獨家，哄出頭條新聞，目前已經衝破了30天大關，後勁仍舊十足。更沒有想到，這條新聞竟然舉起了省內籌組「教師工會」的第一把火炬。

石文傑，立人高中校師，筆名史為鑑。台大歷史系畢業。

本來，我自認倒楣，只想阿Q一下，寫寫文章討個公道就算了。這種事，人盡皆知，但奈何不了。在教育體制的頂端，有權的人，早早就擺好了一個大鍋蓋，天羅地網，我們做老師的人統統醬在缸子裡頭，很可憐的。你嘴皮說破，他會聽你的？做夢。大概是風波傳出校外，我悶

了十天，記者找上門來。我說，「謝謝你了！」我像一個挨揍又打不贏人家的孩子。您別笑，我就這麼想的。你們記者這一行，誰不怕？連何校長都畏懼三分……他甚至向記者說：「這件事我看不要報導比較好，能不能不要寫？」他怕報導，我卻投訴無門。這也可以看出，有權的人和弱者的區別在哪裡。

何致谷聽了我說謝謝。他板起臉孔，他說：「這是我的工作，不用謝。」那股凜然的神氣，令人肅然起敬。我的眼眶裡飽含了淚水。不是因為我受到委屈，我覺得，社會還是有希望的……

對不起，我的聲音說啞了。這幾天，電話響個不停，訪客來了一次又一次，儘是陌生的人和溫馨的鼓勵，我衷心地感謝。他們說：「石老師，我們支持你！」，「我第一個報名參加教師工會」。其中，一通新竹長途電話告訴我，他們早已經成立了教師聯誼會，具有工會的雛形，屆時，人馬湊齊了，就集體報名參加。

事情發生以後，我突然想到，我的老師，師大的林玉體教授曾經在民眾日報寫過一篇文章，找來一讀，恰恰好是為此呼籲伸張，鼓吹教師人權的宣言。於是，我和林教授取得了聯繫。

依你看，這件事如果早幾年奔走鼓吹，條件夠嗎？這麼多年來，我們早已經忍受慣了。我們既不進步，也不反動。我們保持中間觀望。但最近，社會談論著司法改革、解除戒嚴、報禁開放、勞工人權……，民心已經打起精神，鮮活了起來。可不是嘛，這個星期，我就真正地感到社會公道正蘊有著一股新生的力量。社會的無力者，到了必須團結的時刻了。

你說教師資格嗎？有的。

我是一名合格教師，教了11年書。



在職的時候，也曾經修完了師大教育學分。但有用嗎？一紙聘書，說穿了簡直是校內的拍馬屁大賽，一張爭奇鬥豔的病床。這種體制下，叫你挺不起腰桿子。

我的專業是歷史，但校方不肯讓我教這門課。你說對了，「課程上，我沒有選擇的自由！」校方認為，我對學生有一點影響力，要縮小我的影響範圍。我同校方理論，教務處才肯給我補上。有時候吵得很兇，他們就說我「思想有問題」。這頂帽子，在台灣校園滿天飛，尺寸、標籤，都是一個廠製造的。比方說，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鼓勵學生吃「台灣割包」，少吃漢堡，這也不行。甚至，我主持三民主義研究社，講到第一講，是人口問題，我讓學生在圖書館聽錄音帶，補充一點教材。你瞧瞧，黃光國教授演講的「台灣社會與人口問題」，教官把它說

是「黨外政見錄音帶」，停掉了我們的社團。

教務處說，我「造成學生認知上偏差」，會影響聯考成績。可憐，校園的窄門何其多，拿什麼作標準？我介紹胡適「王莽論」，胡適認為：王莽是社會改革者，不單單只是篡漢而已。你看，他們怎麼說：「這就對了，他老是在班上介紹課外讀物，曾被調查局約談。」因此，給我貼上一個標籤，「別有用心」、「製造學潮」，叫學生監視我，錄音採證。

那進行錄音的同學說：「我替國家做事，有什麼不對？」是的，學生何辜？我們的腦袋裡存在著太多的盲動思想，汙染學生。「愛國與不愛國？」豈可掛在嘴上，標準在哪裡？

校園內，他們一把抓。教官介入其中，倒是不可漠視的。教務處常

「從教室到街頭，」石文傑說：「我想起了女兒的話，她說，爸爸我們可以做工！」（侯聰慧 攝）



石文傑老師生動、活潑的啓發式教學，深受同學們歡迎。（謝又青 攝）



石文傑說：「我就是有一百個一廂情願的熱忱，我也不配做老師。」
(李文吉 攝)

給我下條子，「上課時，什麼文章都不准發」，「課外話題，不准談」。這個，八成是小報告的壓力，用嚴密的檢肅行動，互相傾軋。那報告說我：「在課堂上批評政府，誹謗國家。我是黨外份子！」

我曾經這麼想過：「也罷，不談就不談」，但標準怎麼訂？做為一名文史科教員，課堂上，不補充課外教材，不啟發學生思考問題，行嗎？這種制度，我就是有一百個一廂情願的熱忱，我也不配做老師。我哪裡配得上！日據時代以來，教師一直扮演著社會清流的傳統角色，領導進步的思想，敢作時代急先鋒，頂立在時代尖端。如今，這個角色模糊了，被顛倒過來了。我感到知識良知上受到汗辱，我篤信思想自由，智慧開放，但要做好一個良心老師，我不配。

事情終於爆發了，又是小報告惹的禍。

4月中旬，中研院丁邦新教授在聯合報撰寫「一個中國人的想法」，印製了兩百萬份在校內四處散發。不久，台大教授何懷碩在中國時報寫了「另一中國人的想法」，與丁文有極為不同的見解。我說，「同學們可以看看另一個想法」，誰知道，校園的細胞就告了我一狀。

5月6日，第二節下課。何校長約我談話。我可不知道小報告怎麼說；校長說：「6年來，我叫你不要發東西給學生看，為什麼還把它貼在牆壁上！我警告你，趕快去找工作！」我說：「校長，您不要聽片面之辭……。」他又說，「怎麼，你認為我不夠理性。……我不跟你講，還有兩個月，你趕緊找工作。到時候，莫說我沒有預先通知你。」

校長掉頭走了。我心裡有數，有人樂於見到這樣的結局。5月14日，召開導師會報時，校長又說：「6年來，我原諒他6次。他始終不改，這次我只好把他犧牲掉……。」何校長愈說愈不像話，他把我當「夥計」，給我一紙聘書，算是施捨一口飯給我。你瞧瞧，他說要把我犧牲掉，劍已經出鞘，僵住了，這是兩個大人吵架，很難化解。5月16日，全校師生開朝會，何校長又公開地向學生說：「學校裡有人懷有政治野心，利用學生，散佈台獨思想和共產主義……。」

同學們都知道，「有人」是誰。他擺明了，是含砂射影。這種扣帽子，他明明知道，將會帶給我何等嚴重的後果，會叫人頭落地，家破人亡的。這算教育者的風範嗎？我非常感謝何校長砸破我的飯碗，置我死地，使我不再隱忍苟活，委屈偷生。

凡受到屈辱的人，就要走到第一線上。從學生到群眾，從教室到街頭，他們一步一步地逼人走鋼索，因此，我提出三大理念：「推動全面性教育改革」、「制訂教師人權宣言」、「成立教師工會」。

年紀一大把，想要轉業並不容易。而且，說心裡話，我還真捨不得學生和教書這個工作。我的女兒說：「爸爸，我們可以做工。」是的，凡受到屈辱的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生活問題。

我的父親是農民

西子灣，外文系的小院角落，靜靜坐著幾名打盹的學生，迎著風，沈沈的入睡。陽光，鐵藝樹，瑯瑯瑯瑯的鐘聲，敲醒了整個午后靜寂的海岸校園。

李勤岸，中山大學外文系講師，南台灣長大的青年。

我全家是農民。系主任說得對，「你的條件不好」，我出生卑微，但我肯力爭上游。老父和老母，大字不識得幾個，全叫我一個人去讀書。老人家喜歡看我寫春聯，老人家說：「讀書有用。」這句話，我一直牢記在心，填不滿的。從東海大學，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我掙到了第一名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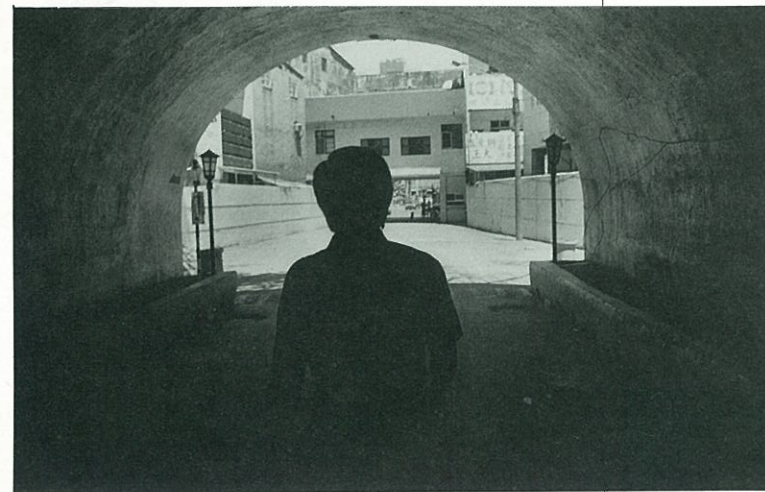
文憑無用，但老人家肯相信的。今天早上，系主任在我的信箱下了條子。「如果得便的話，請到系辦公室一敘，黃碧端。」第4堂課以前，我趕去了。她說，「今天自立晚報記者打電話來詢問，也許，這中間有誤會。你不被續聘，和余院長沒有關係！」

我操著心，並不想多談，學生正等著我上課。系主任說，「如果是我，就不這麼做！」她指的，是我散發了三百封辭職抗議信，也寄了一封給教育部。系主任很體貼，很委婉地相勸，「你是知道的，我也寫文章。」她又說。我猜想她的意思，是要阻止我不要在輿論界公開這件事，對雙方都不好。但無論如何，我就是不能讓她體會到，一個農家子弟沒有任何背景，在外頭遭遇了挫折，卻還有一絲抗爭到底的粗獷性格吧。是的，「如果是妳，



石文傑說：「我當了十一年的老師，發覺要在學生面前講真話，實在很難。」

「條件不好的李勤岸」在西子灣隧道中邁著孤單的背影走出中山大學的校門。(李文吉 攝)





「系主任告訴我，有時候社會報酬不是靠賣力掙來的……那要靠什麼呢？」李勤岸困惑地說。

五月二十七日，由夏潮聯誼會主辦的「教育人權座談會」全場客滿。(蔡明德 攝)

我就不這麼做！」我心裡這樣想：「我就不會被解聘……。」

我承認，院長的女兒出身高等。系主任也這麼說：「她英文講得好，所以比較驕傲。但我聘用她，不因為她姓什麼！」好，就算沒有誤會，我的續不續聘也和余光中沒有瓜葛。他若有辦法，就讓女兒到其它學校去教書，幹嘛半途插隊，這太明顯了吧，這可真是教育界罕見的特權呀。

沒有文憑比較論，沒有出身高低，這也是系主任說的。但系主任一個勁說她多好多好……「台大畢業的，香港出身，所以英文說得流利……。」

我沒有話說，我就是土氣，臉上還沾有牛糞味，但氣味可是香的。學生說我太天真了，「往往容易被社會淘汰！」但是，倒過來想吧，院長的女兒要進來，系主任不為難嗎？

使我感到很悲憤，系主任竟說：「有時候，社會報酬不是靠賣力掙

來的……。」那麼，靠什麼呢？她是一個好人，但她不應該向我說：「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不是美國名校。院長的女兒讀加州大學……。」可是，加州大學那麼多分校？

今年3月底，我才正式接到聘書。4月初，只隔一星期，系主任找我，她說：「教育部來公函指出，兼任教員不要多。……學生對你反應不錯。我可沒有辦法，下學年不再續聘你，但也說不定，可能沒有？」這時候，我沒有絲毫埋怨，認倒楣了。我問了助教：「為什麼教了兩學期，聘書還是遲遲沒有著落？」助教也答不出所以然。

聘書不下來，使我忐忑不安。回想這一年，我臆測台灣社會比較明朗進步了。所以才匆匆束裝，趕回國門。朋友說：「你批評黨，又要吃黨飯，何苦？」但我始終相信，國家不是黨的，大學也不是。

我總以為，那是教育部的效率，要經過漫長的公文旅行，聘書才會

到手。有一天，我在信箱下面二格，赫然看見「余幼珊」三個字。這名字挺熟，我心裡這樣想。我跑去問助教，「她也來了嗎？當職員？」

答案不是職員，是教員。她是「余光中的女兒」。

我從未聽說半途插隊、半學期插進來的正式教師。打聽之下，「有一位李老師不想上，給她教！」同事這樣說。另外，有一堂英詩課，我搞不清楚，據說是院長親自授課。我幡然省悟，前後兜在一起想，我才領會為什麼系主任說：「你的條件比較不好」，唉，為什麼以前不說，還要聘用我。我百思不解。

想到這個念頭，心裡很苦。人家不給飯吃，但不能侮辱我。背景抵不上別人，何必等他們來比什麼條件，比什麼資歷？任何權勢都會過眼雲煙，只有，牛糞味是香的。我擬好一張宣言：「告別中山大學同仁與同學」，我說，「為了抗議這種腐敗的特權行為，本人自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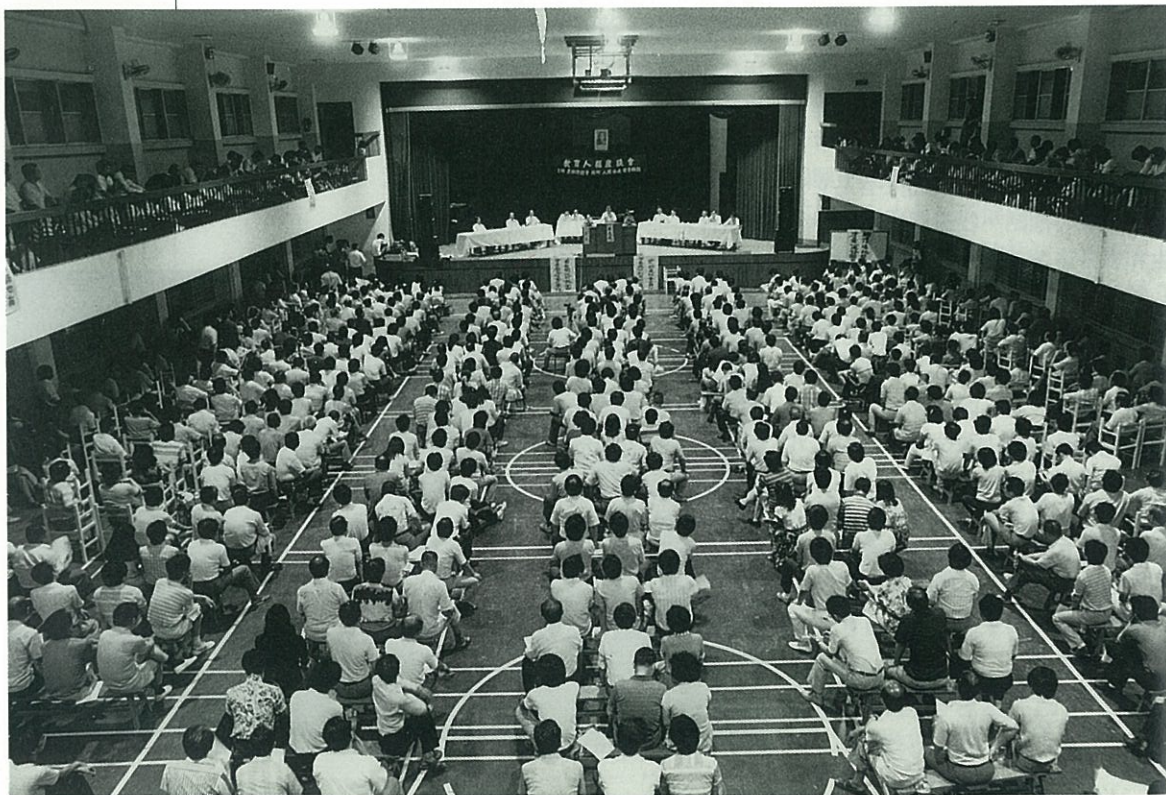
起自動辭職。」但我想到了，把離職日期延到7月1日。

太太問我：「你的工作老是搞不好，怎麼辦？」我看見她臉上極端眩惑的表情。可我不知道，我不是應該被淘汰的劣種？我想起以前台南家專的教務主任，用台語告訴我：「被這種事纏住了，光光是跟你糟蹋，你就死定！」

那陣子，我整日在生活邊緣裡掙扎，總教官向校長告狀，「這個人不能用」，他恐嚇地說：「要不，就報到中央黨部查辦。」總教官不知從哪裡搞到一本我的詩集，繪聲繪影的，像捉賊一樣。他去請教一位國文老師，「這首詩，你看看有沒有問題？」他只等著肯定的答案，國文老師卻說沒有。

1983年，我應邀參加編選「台灣詩選」，負責「關切現實」這一專輯，入選的十首年度「政治詩」，由我執筆寫序。不料，卻引起官方

中山大學不惜剝奪高雄市民到西子灣戲水的權利，藉故封閉海水浴場，並動用十數名手持警棍的警察對付抗議的李勤岸等人。(侯聰慧 攝)





李勤岸在中山大學側門前向群眾控訴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侯聰慧攝)

播起了文藝整風。於是，我的新舊詩作，在校內安全祕書處開始成為話題。這樁事，大家記憶猶新，也不知打哪裡來的消息，傳說要抓人啦，有十個詩人列入黑名單。後來，政治詩就更沒落了。

「你認不認得筆跡？」有一回，總教官很正經地問我。他手上拿著一封黑函，又說：「你可能得罪了校內什

麼人？」我也不清楚，搖搖頭，他喃喃地說：「我最怕事，最好沒有事情。」

從此，鉛層似的陰雲，再也撥不開了，我被劃了記號。調查局幹員跑到鄉下老家，把老人家嚇壞了。我的母親因為中風躺在床上，她發抖啜泣，問我：「發仔，你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我站在老家的土地上，兩眼茫然。我無力面對母親的質問，「兒子，你不要再寫作了。」母親說。

您看吧！這就是我的備忘錄。過不久，我想，可以寫成一部小說。90年代的台灣作家，應該挺身出來，為這個沈疴已久的人權的問題作見證。志氣再怎麼窘迫，筆桿子不能停。任何人，怕沾汙了褲腳的人，就不要踩上泥濘路。

學生是搖錢樹

鹿港，反杜邦運動中，老百姓很親暱地叫他「盧老師」。但兩年前，明道中學校長汪廣平當眾橫加汗辱，斥責他：「你不配當老師，給我滾出去！」後來，他走出書房，參與了社會運動，終於尋找到寬廣的理想空間，當選「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候補理事。

盧思岳，曾任明道中學國文老師。

你怎麼問，我怎麼答。你先說好了……

這陣子，很忙。為了籌組「教師人權促進會」奔走，很多人打電話來查問，我們得加緊行動。對的，籌備處設在「夏潮聯誼會」，台北電話是(02)7012930，我擔任執行祕書。

那是早幾年的事情，提它幹嘛。我被解聘，坦白說，我還挺喜歡這口飯碗，教書的樂趣，很感動人的。聽說，許多學校仍然向畢業生強收捐款，故狀不改。吶喊沒有用的，汪廣平的勢力大，軍統局出身，我就是該校的「搖錢樹事件」被清洗出來。

不用談了，講沒有用，要有行動。你說得對，只能看眼前的遠景。最近，我們提出：「民主的老師+進步的學生=自由的校園。」這個口號，依我來看，暫時可以跨過校長這一關卡，找到更大的空間。

我原是一張白紙，閒暇時寫寫詩，是個典型的文藝青年。讀大學時，喜歡放言高論，擔任校刊總編輯。那一年，遇上雙十節，趕著要出刊，我竟糊塗忘了在校刊封面套上紅色的「雙十」。湊巧，學校又遇上大颶風，路斷難行。於是封面上，我下一個大標題，我忘了，好像是什麼「泥濘路難行」。總之，校方把兩碼事湊在一起，要辦我，給我套上罪名「諷刺國事」，要記兩大過。

這兩大過，系主任不肯簽名，我

也不肯認錯。孰料，日後竟成為汪廣平批我的口實，這是後話。但從此使我認真地思考了一些問題。

畢業後，當過推銷員。不久，明道中學汪廣平給我國文老師的聘書，那是一所挺大的中部學校，挺出名，學生一萬餘，也是全省教師的最大搖籃。不知道為什麼，老師的流動率很高，我想，大概和校內襲著一股陰沈沈的整風有關，高級密探和良心教師互相傾軋，極熱化，完全行一套恐怖統治模式。我被解聘那一年，光是國文科教員這門，辭職加解聘的就將近20名。有一位中部的校長向我說：「貴校的作風如此，就是省錢！」原因是老師大都教不久，薪級多數很低。但我在明道中學教書，仍抱著一個理想目標：「以前學校沒有給我的，現在，我統統要給學生！」

一年又一年，年輕老師的熱情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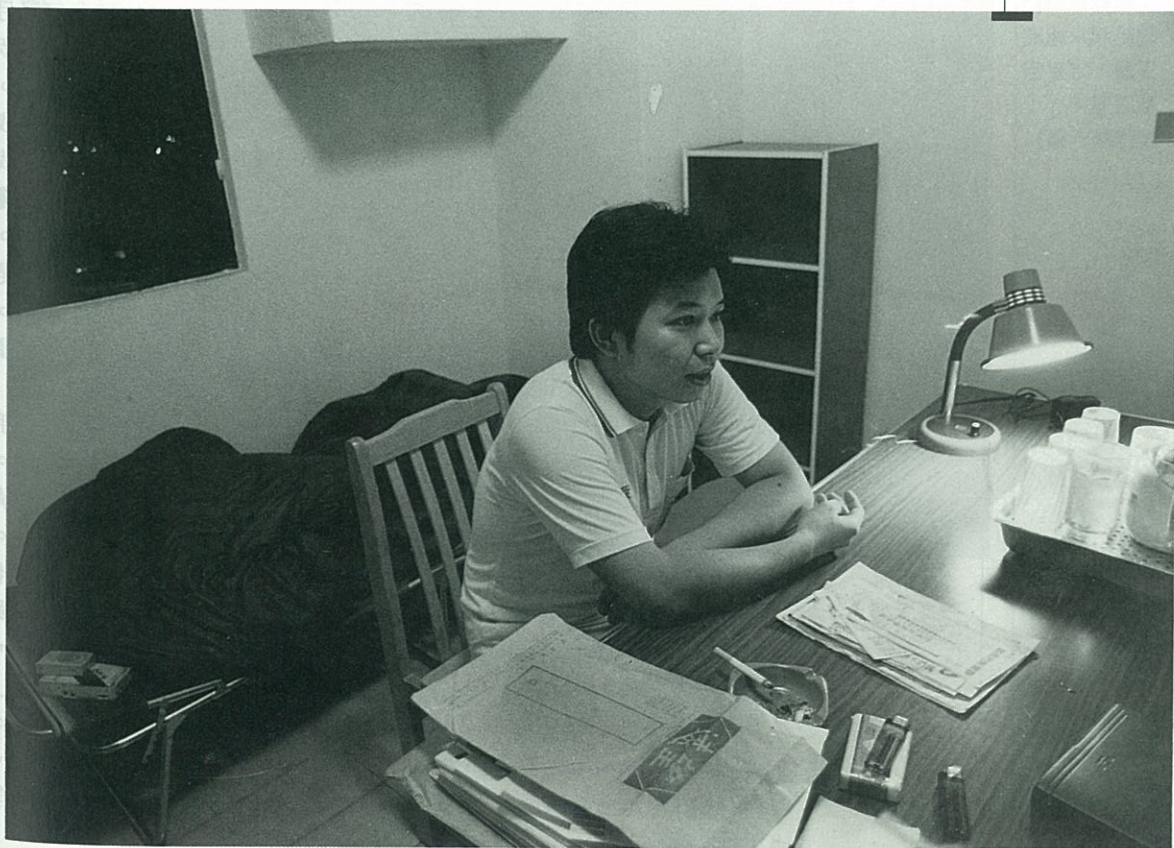
理想，都在這裡給磨碎了。

美工科那一班，曾經鬧罷課，集體偷竊，這也是事實。但我最初以為學校器重我，派我擔任三年級的課。新老師，從沒有這個待遇。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班級沒有人要。我用情感去輔導這個班，終於，有個學生取得全國學生文學獎高中組第一名。就有一位老師說，「美工科那一班，怎麼可能？」無論如何，學生令我多麼驕傲，至今，我們都還保持聯繫。黎妙瑜，就是得文學獎的學生，她家境很苦，畢業後曾經去賣菜，現在讀夜大一年級。我在作文簿上發現她銳利的文筆，我逼她寫作，她不肯。查問很久，才知道，她受過寫作上的挫折。以前，老師說她不會文縷縷的那一套語言；風花雪月，她不肯寫。今年，黎妙瑜又得了大學組第一名。她總算要立志寫作了。



「這整個教育體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反對強迫捐款怎麼竟成了『陰謀破壞校園的團結與和諧』？」盧思岳說。

看著桌上的一大疊剪報，盧思岳說：「有什麼用？教育當局照樣睜眼說瞎話，捐款也照樣收齊。」(李文吉攝)





盧思岳高聲疾呼：「僅靠個人的力量對抗整個腐化的教育體制，永遠只能當犧牲品；唯有教師們團結起來組織工會，才是自救之道。」（侯聰慧 攝）

1985年，學期末。學校召開三年級導師會議，表示應屆畢業生要捐款五百元，回饋母校，並當場發送兩千元獎金給老師。有位導師提出反應，「收費太貴」，校方卻說，私立學校的家長都很有錢，不必減價。「開不開收據呢？」有一位老師又問。校方當然下令不准，多此一問。「學生是搖錢樹」，早就有人指出批評，但一年又一年，這股歪風，仍然藉由開會形式通過，老師被迫成為共犯的人頭。因為，校長說，「某某寺廟的龍柱子，一根造價二、三十萬，就有一堆人排隊樂捐。」相同的道理，把學生當搖錢樹，就是私人興學的辦法。

不久，這股惡風，被我們幾個同仁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披露，試圖糾正惡風的錯誤，奉勸校長，懸崖勒馬。你且說說看，校長如何答覆？他說，「這是陰謀破壞校園和諧，挑撥分化師生團結。」哈，40年的帽子老店，萬靈丹啊！

風暴平息了。全校淨得收款140幾萬，明細表上，註明是「捐款贈送母校增設禮堂空調設備」。但搖錢樹下，也刮起一陣旋風，四處飛揚著怨聲和含有效忠意味的撒嬌聲音。某些讓學生自由樂捐的老師為了保

住聘書，自己補貼一萬多元而忿忿不平。至於不願強收捐款的清流人士，只好自動解職。這時，校內流傳一個笑話，「每到學期末，老師們常在家裡打孩子，打老婆。」因為心情不好，敢怒不敢言；效忠一紙聘書，只得無理發洩。頑皮的學生，則問：「老師，你有沒有收到兩千塊？」

那年6月底。學校舉行期末最後一次的校務會議。我秉著教書的良知，理性地擬好了「畢業生捐款乙案臨時動議」，規規矩矩的寫在十行紙上，呈到主席臺。我心裡想著：校長啊，您應該察納雅言。

坐在主席臺上，校長的臉色很陰沈。一陣乾燥的熱風吹襲，冷熱交加，馬上就要石破天驚了。他溫吞吞地說，「我們全校師生共乘一艘船，風雨生信心，可是，……有人企圖砸破這艘船。」、「學校好，就是大家好！你有意見，你可以另謀高就，我們不要你！散會。」眾老師的頭垂得很低，氣壓也很低。

我挺身站起。「報告主席！」我說：「今天怎麼沒有臨時動議？我提了議案……。」教官跑過來，攙扶著我的肩膀，勸我坐到位置上。「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教官是好意，也是有意不讓我抓到麥克風。偌大的會議室內，有三百多名低頭的老師，鴉雀無聲。

「我沒有看到！」轟然，校長手上抓著我的提案書，狠狠地開罵。「你，大學時就記錄不良。我同情你，看你軍中沒出什麼事才聘用你。你竟然不知感恩圖報。」、「當年我在大陸參加抗戰，我們是多麼愛國。你，不愛國。你不配當老師，沒有資格開會，你給我滾出去！」

我一生沒有受過如此奇恥大辱。汪廣平，他是第一個。他污蔑我、侮辱我夠了，然後喊一聲散會，自己先滾了出去。



走廊上，我們校內最年輕精幹的教學組長，氣呼呼地衝過來。他握緊拳頭，指著我的鼻子說：「盧思岳，我對你今天的態度很不滿意，真想揍你！」我回答，「何能洲，我一切照議程來，你倒說說看，我錯在哪裡？」他無話回答，卻說：

「你就是不對！」

就在走廊上，我學會了說「他媽的」。他這個指責動作，為了效忠而表演，是一種自保自衛，總有人會替他傳報上去的。精彩，知識份子的角色究竟錯在哪裡？我們的校園內，變成另一種格鬥的競技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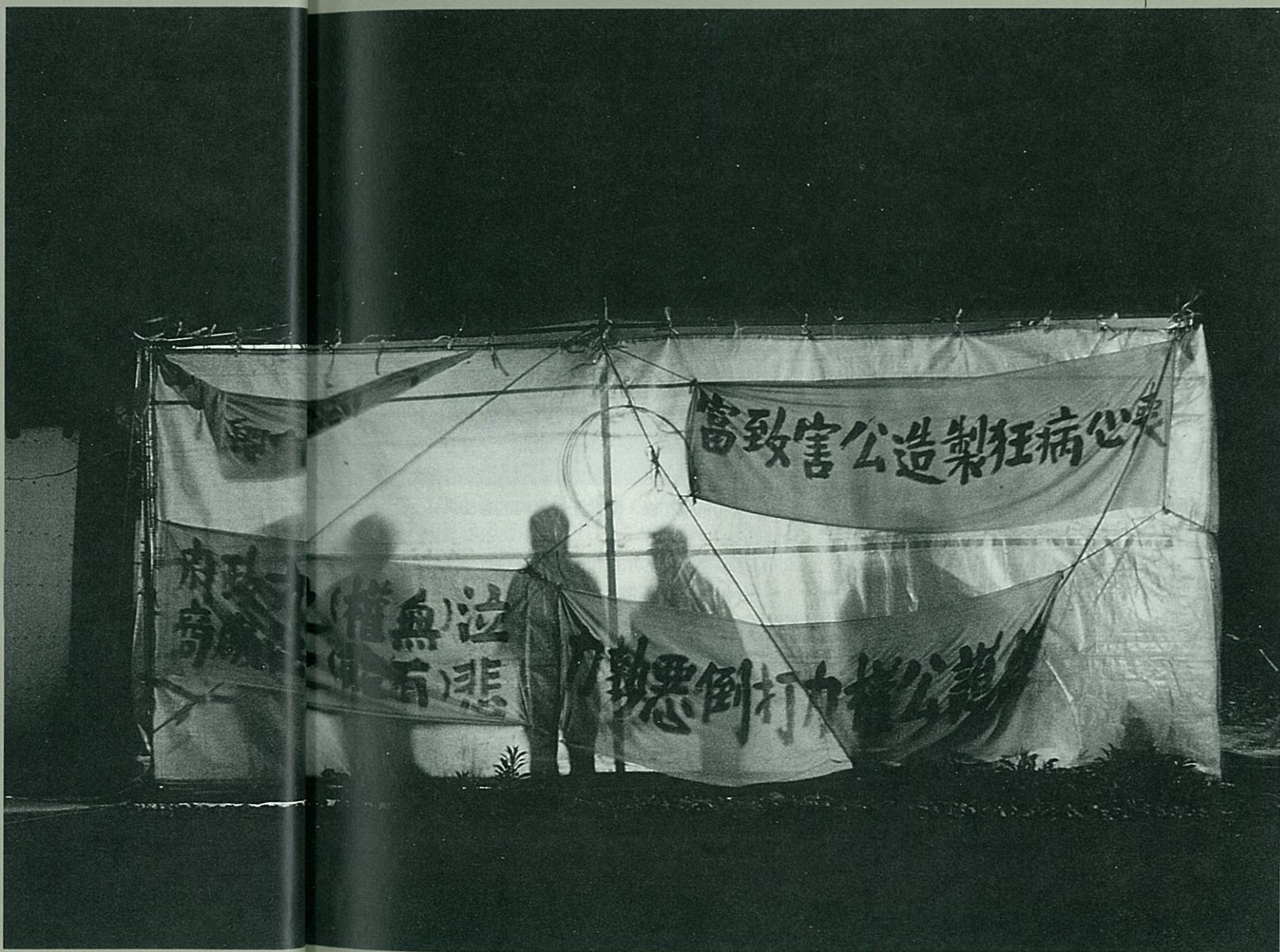
讓我們一起高呼：「還我教師人權！」（侯聰慧 攝）

還我一瓢 清淨水

記水源里與
李長榮化工的抗爭

曾經，這裏是新竹的米倉
芳香甜美的水質
給養了大半市民的生活
而今，恣意排放的
工業廢水毒染了清澈的水源
爲了生存的延續
他們在廠房邊
搭起帳篷：輪流戍守，
「除非停工遷廠，否則決不撒離」
如今圍堵的行動已逾百日
而堅持與污染抗爭到底
水源里民的
精神卻依舊昂揚……。

攝影■蔡明德
撰文■林美娜



晚上，駐紮在帳篷裡，圍堵李長榮化工公司的小源里居民。



水源里居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的現場。工廠門口堆滿了石頭、盆栽和抗議布條，阻擋任何車輛的進出。

鑼聲響起

噹！噹！噹！

「快來李長榮喔！快來李長榮喔！」

鑼聲響囉！

一串一串紛亂急促的敲鑼聲，夾雜著一句一句混濁不清，只含混聽得「××李長榮！××李長榮！」的喊聲，沿路聽得一輛摩托車上傳來的敲鑼聲和喊聲，「一定是李長榮那一邊出事了！」快跑的，騎腳踏車

的，發動摩托車的水源里民從兩側湧向鐵路邊，不過6、7分鐘的功夫，將近200多人便「佔據」了靠近李長榮工廠大門口的九甲埔路。

「不可以讓油罐車駛進去！」

「說好要停工了，怎麼還在進料呢？」

「李長榮沒照約束行，不可以讓車子又駛進去！」

人牆阻擋了原料車駛進工廠。

這是1987年1月21日傍晚發生的事件。

圍堵「李長榮」大事記

去年5月，在台灣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幾幾乎有兩條環境保護的運動軌道同時並行，一是鹿港反杜邦運動，一是水源里居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鹿港的人民率先站出來對抗尚未成立的杜邦二氧化鈦廠，從持續不斷的抗議標語、口號、陳情、遊行、示威的活動衍生出來的草根民氣，終於迫使杜邦公司在3月宣佈取消在彰濱地區設廠的計劃；喧騰年餘的抗爭歷程終於獲得階段性目標的達成，

鹿港民眾欣喜得迎神還願，他們受到的矚目最深刻，他們得到的掌聲也最熱烈。

反觀水源里居民與李長榮化工廠的抗爭，卻顯得寂寞而艱辛。水源里百姓面對的不是「影子工廠」，他們因為地下水的汙染被證實而有切膚之痛，抗拒一個頑強的汙染性工廠、一個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在台灣這個法令不全、執法不嚴的環境下，圍堵抗議即便是下下策，卻也是他們唯一所能採取的解決之道。

記得5月12日夜晚一個泛政治性的

「那時候情況很緊急的，任誰都會馬上敲鑼去討救兵！」水源里林式鑄說：「那天日頭快要下山了，突然有人發現鐵路那邊，一台接一台的油罐車正駛向李長榮這邊來，那時候正交換班，人較少，聽前面的人一喊，我就拿了鑼一路跑一路敲了！」

「剛好碰著打完零工下班的武雄，他叫我：『式鑄仔，快上來！』坐上武雄的摩托車，沿路我就拼命敲，拼命喊囉！」

倚在搭蓋帳篷的竹竿上，聽著一頭花白的林式鑄，半臥在彈簧墊上，回憶著極少有的敲鑼的鲜活景象。隨著他娓娓的訴說，我的眼光不自禁地留在懸在邊上的三面鑼上，緬想鑼聲響起的點滴……。

夜深了，三面「討救兵」的銅鑼，靜悄悄地懸在帳篷內的竹竿上。

圍堵的歷史背景

自從去年5月水源里民再度發現地下水受汙染，四處奔走送水檢驗以來，一年的時間，李長榮化工廠受到水源里民三次的圍堵：

第一次的圍堵是在1986年11月3日上午7時開始，直到5日中午，李長榮化工廠正式宣佈提昇「歲修」、「停工」，為期2天半的圍堵才撤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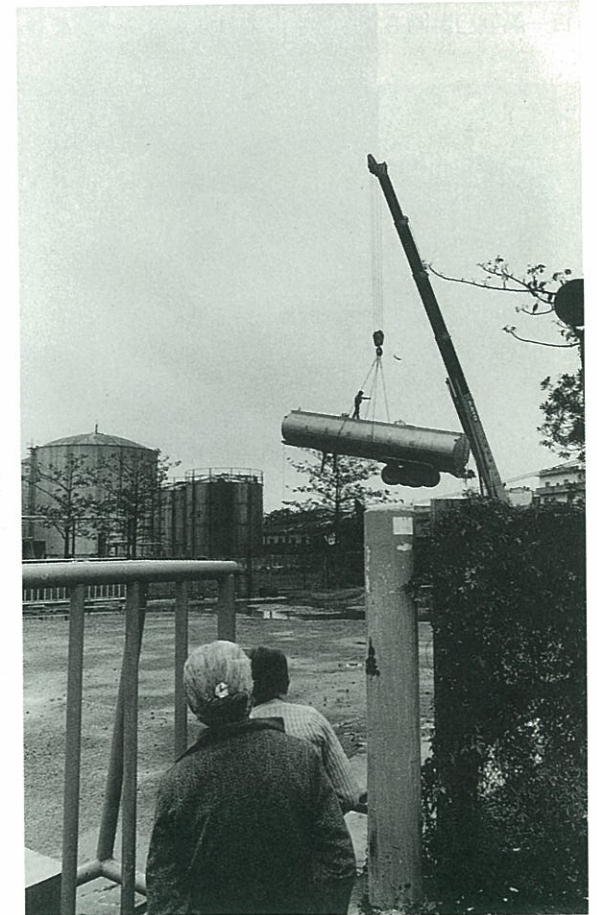
第二次是從1987年1月13日上午9時開始，直到24日下午，李長榮化工廠保證未做好新的廢水排放管線之前絕不復工，為期12天的圍堵終告結束。

第三次則自1987年2月27日上午10時開始，一直到目前超過4個月的時間，李長榮化工廠雖已於3月9日上午9時30分起全面停工，但這一次水源里民的圍堵絲毫未見撤離的跡象。

而早在1983年9月間，李長榮化工廠的廢水未經處理即逕自排放到頭前溪，汙染了滴雅淨水場附近的頭

前溪水源，新竹市區曾一度停止供水，各界震驚一時，水源里民氣憤不已曾集結到李長榮化工廠抗議。經衛生署環保局裁決停工處分，在多次改善、檢驗之後，才於1985年9月復工。

今年3月，水源里民進行第三次圍堵行動，自來水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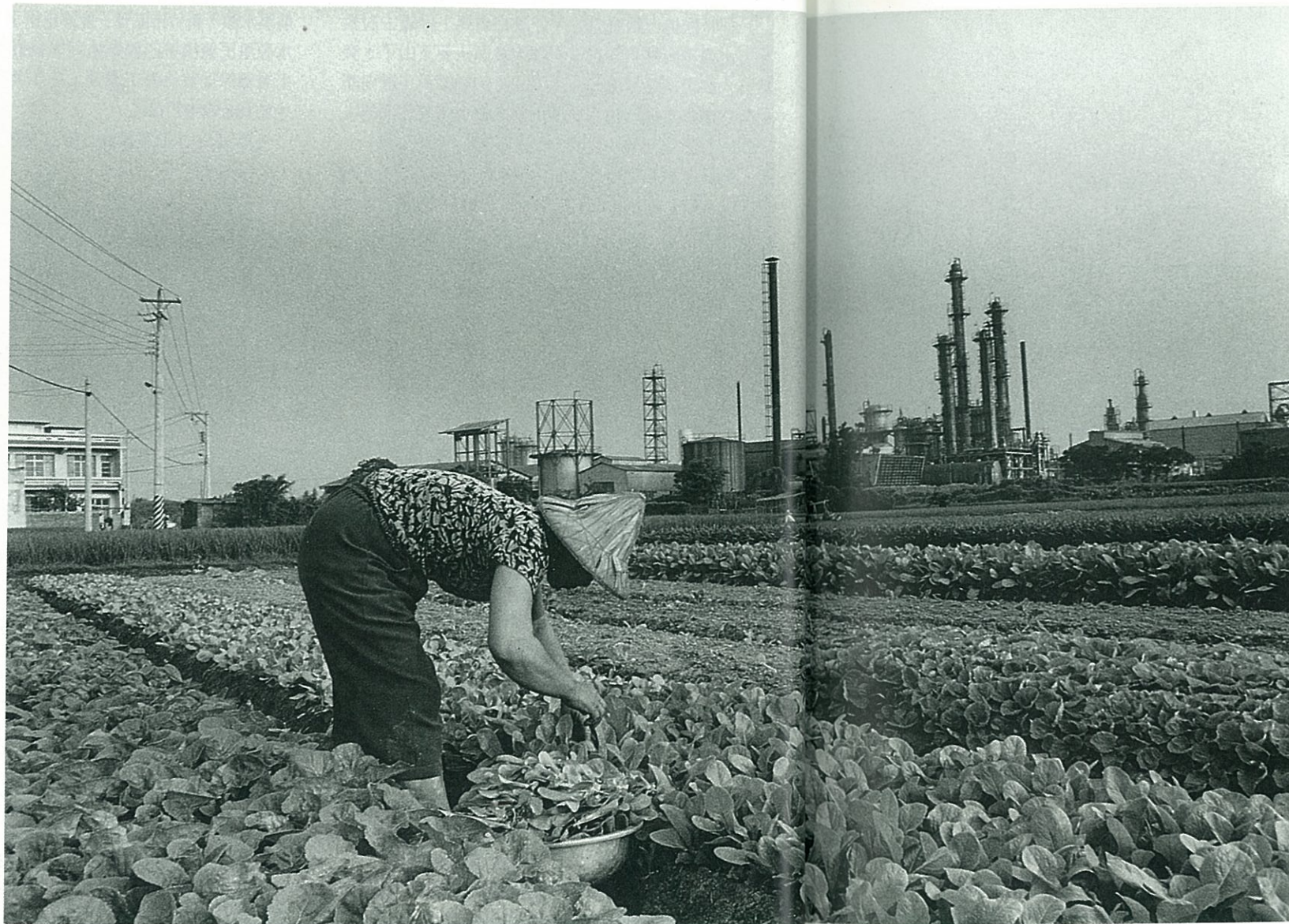
今年5月3日的清晨，李長榮化工廠請來吊車，將被圍在廠內的6輛油罐車——吊出廠外。

救濟與環保運動」座談會中，知名的傳播學者以幾近討伐的口吻，批判反公害的人民走上街頭是一種「造反有理」的變態行為。

然而若我們檢視從1986年元月水源里民送水檢驗開始，至1987年6月第三次圍堵李長榮化工廠屆滿一百天，這一段風吹、日曬、雨淋的艱苦歲月，我們不禁要為據守在九甲埔路上的這一群樸厚村人，如何以堅忍的毅力與製造汙染的巨獸抗爭的獷悍性格，而感嘆不已……

餐會結束之後，在一部宣傳車的前導下，許多人在黑夜裡走過小徑，跨過暗溝，越過田埂，來到李長榮化工廠的圍堵現場，拿著麥克風的政治人物衝著酒氣大聲喊道：「李長榮化工廠，若在5月31日以前不遷離水源里，我們就把它踩平、踏平！」，也記得6月6日圍堵屆滿百日那天，前來聲援的反公害運動的知名人士對著圍堵的民眾說：「這若在咱鹿港，早就衝進去工廠跟它拼個輸贏！」，還記得5月下旬消基會舉辦的一場「自力

李長榮化工廠
座落在水源里
一片稻田和菜
園之間。



司為這件3年多前的汙染案仍在和李長榮公司打官司，
索賠問題仍未解決，李長榮化工廠和水源里民之間的
新仇舊恨糾葛是如此的深遠啊！而除了抗議、圍堵或
稍能平息他們對如此頑劣的汙染者的作為的極端不滿
外，法令對李長榮化工廠的匡正，對受害民眾的救濟
是那麼無力而遲緩的。

李長榮曾不只一次在各種公開場合中說：「我們正
朝著『好鄰居』的目標努力呢！」在圍堵已經滿一百



1986

1月6日

△郭水塗送水樣檢驗。

1月15日

△新竹市衛生局檢驗郭水塗的水質報告
結果指出：「須加消毒」。

3月

△郭水塗家裡養的金魚全部無端暴斃。

5月9日

△溫鈴秋取水樣檢驗。

5月26日

△衛生局對溫鈴秋送檢的水質報告指出：
「亞硝酸氮」、「含游離氨氮」不合
規定。

5月31日

△蘇火旺假借小舅子陳玉禮、女婿曾錦
祥和黃秀雄之名送水檢驗。

6月9日

△蘇火旺送檢驗的三瓶水樣，經衛生局
水質檢驗報告指出：「須加消毒」。
水源里第8鄰居民開始到外地載水飲
用。

6月16日

△第8鄰居民在市議員江政弘、里長彭
榮貴到現場了解實情時反應激烈，聲
言如果情況未獲改善，為了生命與生
活上的安全，必要時將召集里民圍住
李長榮化工廠的大門。

6月17日

△水源里里長彭榮貴率領廿餘名水源里
居民，在市議員曾瑞興陪同下，到衛
生局索取廿餘個塑膠罐子，準備取井
水送驗。

△被懷疑與地下水汙染有關的李長榮公
司下午主動說明，該廠已投資4千多

萬改善廢水處理設備，且經衛生署、
省環境保護局及衛生局取樣化驗，每
月化驗幾達20次，每次均合格。

6月18日

△新竹市政府建設局稱市府對地下水含
量、來源、使用情形，全無詳細調查
資料。地下水層分佈和各井水源互通
情形如何，均無從掌握。

△水源里民懷疑李長榮化工廠正在開鑿
的深水井是用來排放廢水，該公司稱
是為了取水養魚。

6月20日

李長榮化工廠
的廢水，曾經
任意的排放在
稻田旁的水道
，於影響了稻
作的生產，經
水源里居民的
一再陳情抗議
，廠方才用水
泥將排水口封
死。

天，且正朝向第二百天、第三百天抗議行動的水源里民聽來，尤其深覺痛心。由於企業主的強橫，加上市政府的無力，水源里民顯然已經發展出「自治自救」的一種模式，誠如做糰糰生意的何吉營在第一天晚上說的：「水源里目前是無政府狀態，我們自治是要求得自救！」

我到了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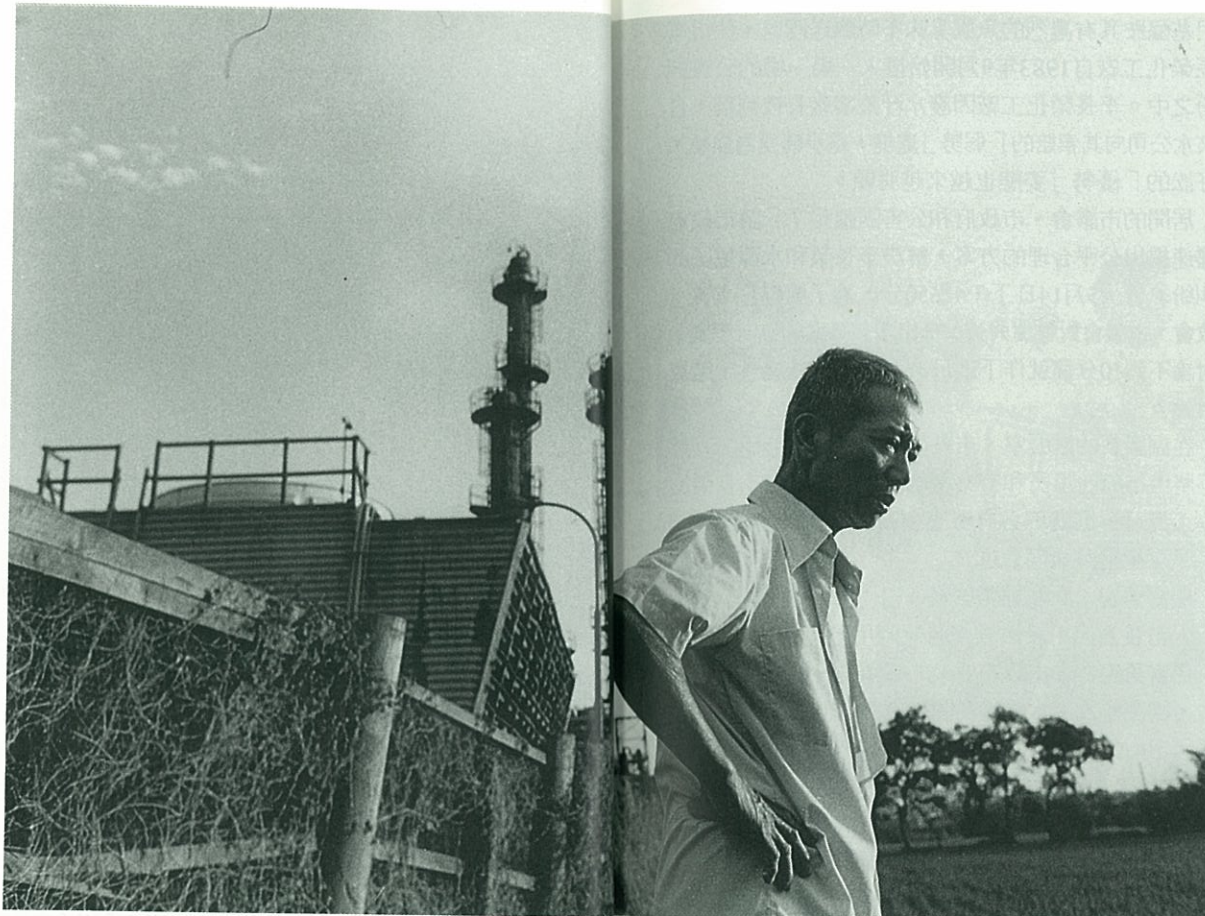
凌晨1點25分，壓低引擎的聲響，從新竹市中心駛向光復路，在靠近清華大學的天橋下向左轉進入水源里，朝著唯一的一條通路，直直地往前走，約5分鐘的車程可看見左邊被一片灰暗塵埃覆蓋的廠房，那就是新竹化工廠；隨著經過一個大彎坡，越過台肥公司新竹廠，前方左邊出現一棟水藍色的三層樓建築，四周延伸出5甲地範圍的廠區，一越過小鐵路，迎面就是圍堵的現場——李長榮化工廠。

1點40分，車子緩緩駛進現場，蹣跚地，深怕驚擾了剛入睡的水源里民，兩盞路燈之間，九甲埔路上「駐紮」著一群世居於此的農民。這已經是他們的第78天露宿了。慘白的路燈映著桃花紅的蚊帳，顏色顯得突兀。在深夜兩點的李長榮化工廠外面。

5點過後，漸漸有人起床了。

蘇乾自車裏出來，伸了伸腰，一旁看著「一仔」掃地。67歲的韓求相，擁有一身硬朗的骨頭，他露了一手，就地翻了兩個大車輪，然後要我附耳過去，他說：「我今天要『請假』，我女婿、女兒要招待我去南部遊覽三天。」他一路搖手擺腳地回去，梳洗一番後，牽著他的愛犬又往李長榮這邊溜著溜著而來。韓求相，有一家鐵工廠，自交接給女兒之後就渡著半退休的清閒生活，他總在晚上來此守夜。

從帳篷裡又出來一個守夜者，田國良，61歲，現場



的雜務由他打點，大家稱他是「領班」，他80歲的母親白天也來駐守，是眾人推崇的母子檔。

田國良說：「半夜我醒來，看到蚊帳外有三個人影在幌動，本來想要起來問問看，待仔細看看，原來是你們這三個少年仔，我就放心睡了！」

路邊空厝也有一個人在掃地，國良輕聲說：「那就

水源里居民林式鑄說，「李長榮化工公司污染了我們的地下水。」

是『風鼓』，名叫周燦，50歲了還未來結婚，和『一仔』同樣每天都來，是那邊的『班長』，凡是掃地、摺被、收蚊帳都是他。」



在省立新竹醫院的病房裡，火旺把藥膏輕輕地塗抹在蘇火旺那雙發生病變的腳。今年76歲的蘇火旺認為，他雙腳的皮膚病，是因為「毒水」所引起。

水源里有將近800戶，5000多人，約2800名公民，到李長榮化工廠抗議、支援圍堵的里民超過千人，平日他們分兩班「輪守」，自早晨7點多起到傍晚5、6點，由60歲以上的阿婆們與平均70、80歲的阿公們留守，晚班則多是白天須下田工作的50、60歲的男子和出外上班的壯漢，他們在現場過夜，人多床位不夠時，還有人悵然而返，打定主意隔天得早些來。溫火木之妻米仔說：「少年人得賺錢過活，自然就由老人來這裡顧著。」許多人家輪人不輪陣，多陸續載送點心、水果前來支援。

李長榮公司

李長榮公司設立於1965年11月，當時的汐止廠年產甲醛6600噸，尿毒甲醛樹脂7700噸，為其最早的經營基礎。1970年又在新竹籌建甲醇廠，在1977年至78年之間，這三項產品創造了連續3年百分之35以上的資本報酬率，業界稱之為該公司業績的黃金時期。但是好景不常，1979年起甲醇供需失調，售價大幅滑落，價

△台灣省環境保護局會同衛生局人員，將水源里第4鄰到第9鄰的井水抽樣送北區公害檢驗中心，檢查有無甲醇、甲醛等物質，以判定水源里地下水汙染是否與李長榮有關。

6月21日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表示，位於李長榮化工廠正後方的新竹市最大一口抽水井，每天都做水質檢驗，並且有養魚試驗，從未發現異樣。

6月27日

△新竹市議員蔡仁堅等四人就李長榮汙

染案提出質詢。

7月6日

△水源里民60餘人晚上在靈安宮前集會，商討「自救」對策，有人提議集體到該廠採取強硬抗議方式，經里長彭榮貴等疏導，決定聯名向行政院等單位提出陳情。

7月10日

△省環保局北區公害檢驗中心檢驗6月20日取樣的井水，發現含有甲醇，可能與化工廠廢水有關。

7月12日

△水源里民晚上在靈安宮聚會，建設局在靈安宮前張貼一張市府公告，謂李長榮已於5月10日提出申請，將挖一口塑管井徑12吋，口徑4吋、67公尺深，使用20馬力的水井供工業用水；居民擔心水源會因而枯竭，決定提出異議。

7月14日

△衛生局第2次採水樣，送省環保局檢驗。

7月15日

△水源里居民400餘人，在市議員曾瑞興和里長彭榮貴率領下，聯名向行政

院衛生署及環保局提出陳情，要求儘速解決水源里地下水汙染及廢氣問題。

7月16日

△衛生署環保局二組組長沈世宏，清大化工系教授陳壽安，工業局第六組科長林志森和工研院化工所人員等多人至水源里進行實地勘察。

7月17日

△李長榮公司在報上刊登一則澄清啟事，謂該公司新竹廠原有設備為重視環境品質，不惜投入鉅資，增建防治汙染設備，曾經工業局、衛生署環保局評鑑

格落於成本之下，故從1983年起新竹廠停止生產甲醇。

一方面自1982年起擴建新竹廠，生產甲醇的下游產品甲胺年產8000噸，二甲基醃胺（DMF）1,000噸；甲胺與二甲基醃胺的推出相當成功，順利取代了日貨市場，是李長榮公司目前最具獲利能力的產品。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經年累月將廢水直接排放新竹市水源的頭前溪，導致汙染的行為東窗事發；加上生產二



溫鈴秋指著由水龍頭上拔下的塑膠水管說：「水管裡面全部污黑一片，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必須換一根新的，你說，這種地下水我敢煮來吃嗎？」

通過，准予復工後，已連續生產一年多，皆符合政府有關法令之規定，並無違規情事。

又謂該廠為正視聽，已經衛生署環保局於7月16日邀集專家學者及有關單位完成第5次評估，對該廠防治汙染所做努力，給予正面之肯定及建議。

7月26日

△水源里居民陳情李長榮化工廠廢氣與廢水汙染一案，迄今毫無下文，部份里民醃醃聯名向市府「報備」採取進一步抗議行動。

甲基醃胺具有濃烈的魚腥臭味不時飄送四處，使得李長榮化工廠自1983年9月開始捲入一場一場的公害糾紛之中。李長榮化工廠因廢水汙染案廠長被判刑，自來水公司向其索賠的「弱勢」處境，逐步轉變為強硬，好訟的「優勢」姿態也越來越明顯。

居間的市議會、市政府和公害團體呢？「請市政府儘速提出公平合理的方案，解決李長榮和水源里民的糾紛。」，5月14日下午4點50分，為了要趕「下班」散會，市議會對曾瑞興議員提出李長榮案的臨時動議，討論不到10分鐘就作下這可有可無的「結論」，結束討論。

在副議長的辦公室，市長任富勇接受訪問說：「最近將由市府、里民和警察聯合派人駐廠監督李長榮的停工情形，則就不必有那麼多人去圍堵了！」

「水源里民會同意嗎？」

任富勇說：「我非常樂觀。」

「市長為何不設法載水給他們用呢？」

任富勇說：「市政府要做的必須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總不能為了水源里疑問就載水給他們用，否則若新竹市內的市民對水有疑問，豈不是得到別縣市載水給大家用？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趕緊同意裝設自來水！」

現在回想5月11日晚上8點多，初抵水源里時的情景，內心仍不免漾著一絲溫暖。憨厚的里民看見初次夜訪的我們，連忙洗了一把手，提起裝著糰子團的水桶，手伸進去捏了一個一個偌大的糰子拋到花生糖堆裡，「來喔，吃糰子，不要客氣！」聽說，這便是此地居民對生客表示友好的方式。在熱情的招呼下，用衛生筷子夾起糰子往嘴裡送，兩、三口大的糰子團吃得我好不辛苦！

由於彼此的陌生，剛開終只得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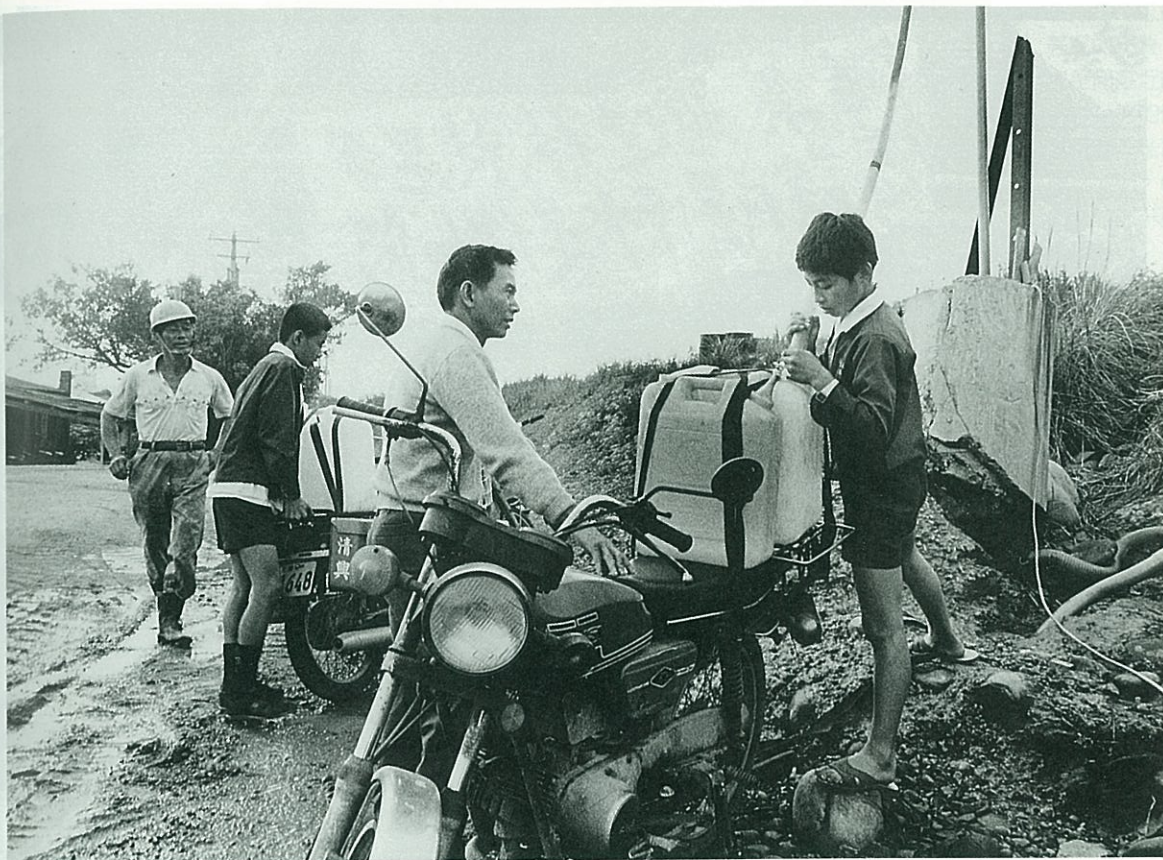
8月2日

△台肥公司新竹廠切斷一條與李長榮化工廠相連的管線，以避免捲入水源里地下水汙染事件中。

8月8日

△水源里居民說服里長彭榮貴出面發起集體抗議行動，彭榮貴向市府等單位「報備」，活動擬訂11日上午9時發動。

△衛生署環保局召開李長榮化工廠所提汙染防治改善計劃審核會議，裁決該廠的廢氣改善之主要工程必須在今年年底以前完工。



許多認為自己家中的地下水遭受汙染的水源里居民，都到臨近村落載水回家飲用。

直到10點多，郭榮地的摩托車聲像針一般戳破空氣中的「氣泡」，才解除了尷尬的氣氛。

郭榮地，退休的蔬菜商，摩托車後頭載著一鍋的碎魚頭、白菜和豆腐。這位宵夜大廚師，熟練的持刀切碎白菜，輕哼著台灣民謠。他說：「政府只一味要賺

錢，殊不知人民若盡失，哪有國家？」問他為什麼要來圍李長榮，他避而不談，反倒一板一眼地說起一段在國賓飯店如何由跑堂升到廚師的故事，說得如影如繪地，待田國良一旁點破，我們才恍然幾乎相信他美麗的謊言呢！

8月9日

△水源里民在靈安宮聚會，建議衛生局和環保單位檢驗自來水公司在水源里的飲水是否含有甲醇。

△署環保局人員於7月9日在李長榮化工廠廢水排放口採樣化驗，結果指出甲醇的含量指數低於0.1，甲醛則為2.5。目前，這兩種化學物質無管制標準。

8月11日

△新竹市長任富勇偕同警察局、衛生局人員拜訪水源里長彭榮貴，力勸里民勿去工廠靜坐抗議，改由市政府召開討

論會研商解決良策。

8月11日

△市長任富勇主持水源里地下水汙染案討論會，場面火爆，廠方代表協理林達聰與里民代表市農會理事長溫漢柱針鋒相對、辯論激烈。

△李長榮化工廠在會中宣稱，該廠的廢水是向農田水利會每月繳納2000餘元的「租金」，而直接排入隆恩圳中。

由於隆恩圳上游是省自來水公司第三區處的水源之一，下游則流經市區東大路匯入湧北圳，成為農田灌溉用水或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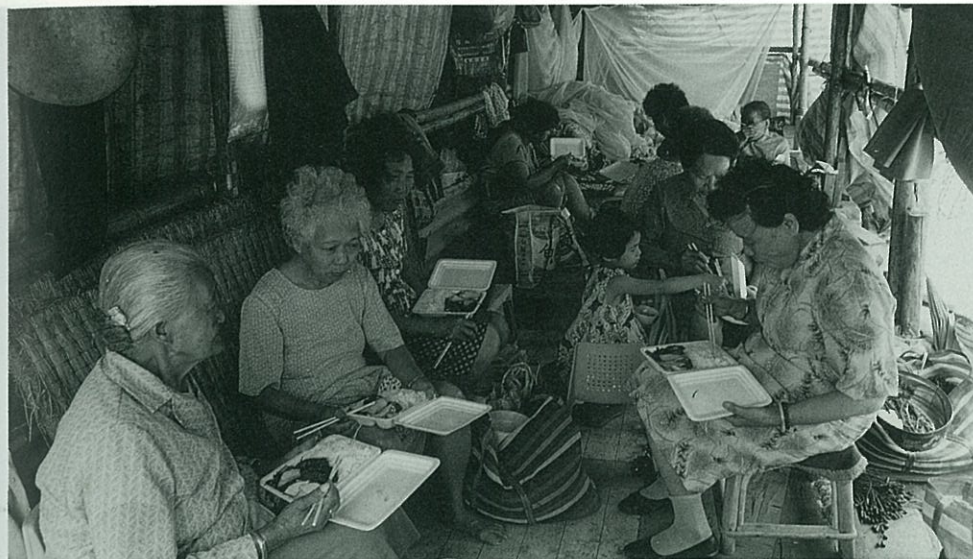
白天，圍堵在李長榮工廠門口的阿婆們以做手工藝品渡日。

煮就一鍋味噌魚湯，大夥兒或捧、或蹲、或坐、或立，甚至在李長榮門口前的石堆間就吃了起來。

郭榮地解下綁在摩托車一側的胡琴，坐在圓板凳上奏起南北管的樂曲，不知樂聲的我們終於藉著一個一個的音符，逐步走進水源里民的生活中；郭榮地又唱又跳又扮的，引我們進入了水源里民心中的大門。

陳溪秀和一仔

12日，晚上有一場由碾米廠林老闆主辦的餐會，準備開二、三十桌為施家班等民進黨人士募款。碾米廠的老闆娘特別先煮了三大鍋的素食送來，於是中午沒叫便當，大家難得吃素食過了一餐。



參與圍堵工廠居民的三餐，都是向臨近飲食店訂購的便當，而這些經費的開銷，由水源里民共同負擔。

現年45歲的「一仔」，以務農為生。平日他負責清理圍堵現場的環境清潔，他掃地、洗碗、摺被、收蚊帳，居民們都很誇獎他，大家都稱他為「班長」。

殖用水，如果含有毒廢水則影響甚鉅。

△數十名水源里民不滿上午討論會無具體結果，晚上8時起聚集在靈安宮前，初步決定採取第二波「不預告」式的抗議行動。

8月12日

△衛生局於6月20日及7月14日採水樣10件送署環保局檢驗，該項檢驗結果於下午5時許送抵衛生局，10瓶地下水中，一瓶甲醇含量達到0.1PPM，其餘最低為0.02PPM；甲醛含量最高為0.16PPM，最低為0.08PPM，超出標準規定0.02PPM

甚多。

△市議員蔡仁堅等4人提出書面質詢，要求市政府全面掌握李長榮化工廠廢水排放的流程，追蹤其對水源汙染、稻田影響的路線，並請環保單位擴大進行第3次檢驗。

△新竹農田水利會以最速件公函發文給李長榮公司，要求在3日內改善廢水「搭排」隆恩圳問題，否則發生意外，將由該公司自行負責。

△清大教授胡德接受記者訪問表示：「生產事業應有『羞恥心』，不應隨地

大小便和放臭屁！」

8月13日

△市長任富勇主持李長榮化工廠汙染座談會，署環保局第四組科長王俊淵表示水源里地下水檢驗出的甲醇和甲醛含量不高，飲用應無問題

△溫漢柱指出，除新竹市農田水利會允許李長榮將廢水「假道」隆恩圳排放外，李長榮可能還築有「暗渠」將廢水排往隆恩圳中。

8月14日

△市長任富勇率同衛生局人員，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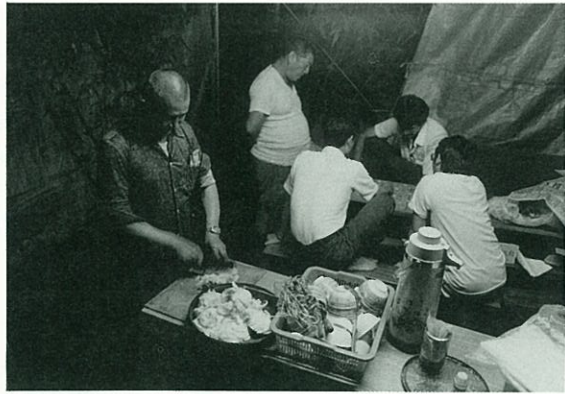
源里長彭榮貴、里民溫火木等陪同下，分別在李長榮化工廠四週廢水排放口及第八鄰、第十鄰住家採集水樣七件，送環保單位檢驗。

8月15日

△衛生局向市府報告指出，李長榮化工廠到8月8日為止，環保單位的評估尚有6項缺失應行改善，並限於年底前完成。

8月18日

△李長榮公司以林炳煌律師名義，寄函給清大教授胡德和陳壽安，希望他們



郭榮地是圍堵現場的廚師，他正爲了宵夜而忙碌，幾個村人聚精會神地在一旁下棋。

以靠種田維生了，他們挑磚、混水泥，出外打零工當副業，繼續他們的耕作，繼續世居的傳統。12日傍晚，正等著溫火木帶我們一起去聚餐時，一個人穿著一件白色汗衫，半禿的頭，赤著腳，遠遠地一跛一跛走來，溫火木喊他：「『一仔』！吃飽沒？到陣來吃桌。」他說：「我吃飽了！我是來看有碗洗沒？」這就是「一仔」！一個腳踏實地的實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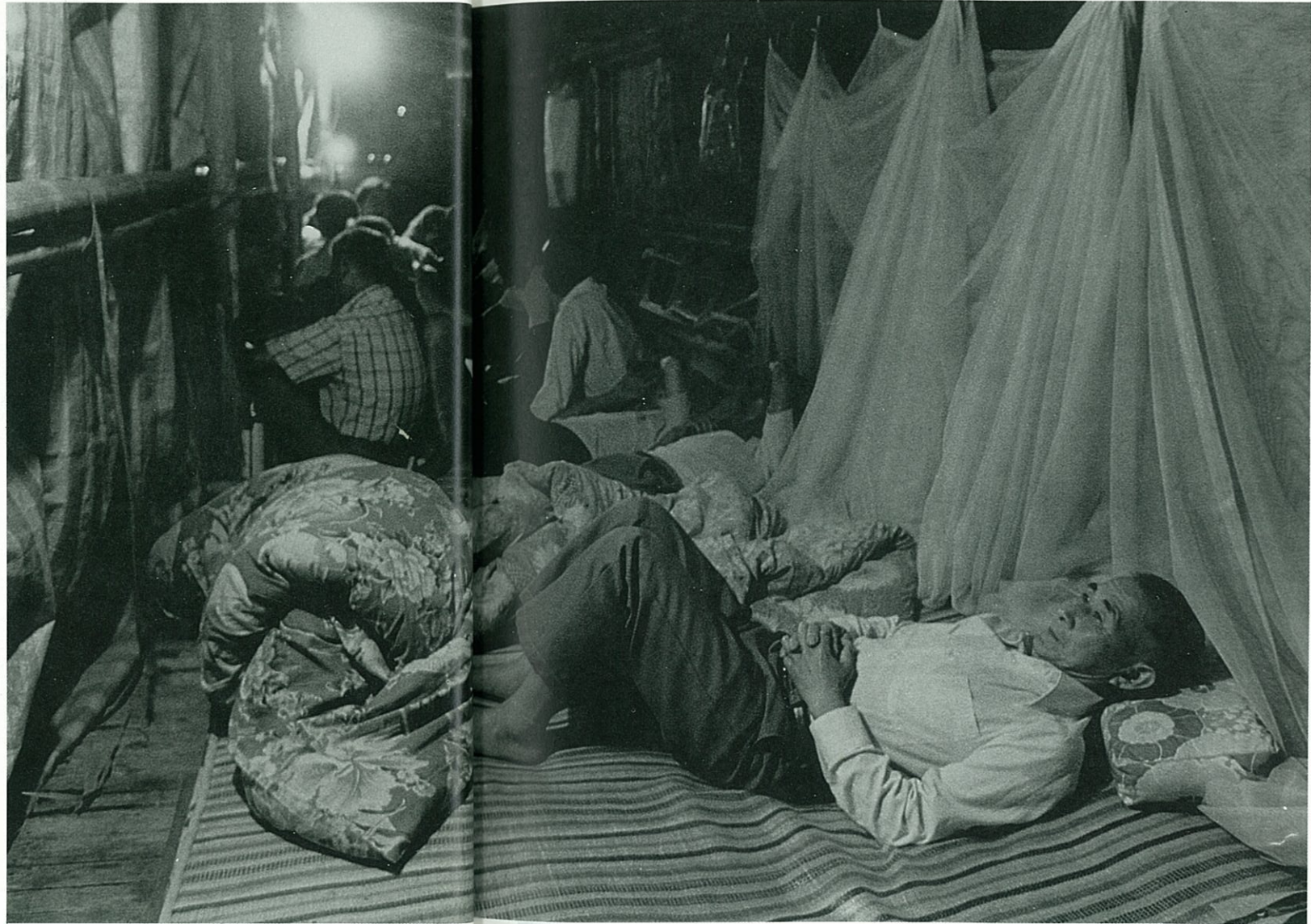
13日上午11點左右，依著前一晚路過「一仔」家的印象，我們在一排連著5棟二層樓房的騎樓盡頭，找到正坐在小凳子整理蔬菜的「一仔」。風很大，穿過李長榮工廠後廣闊的稻田和菜園撲過來，「一仔」咧著嘴，以慣有的笑容迎著我們。「一仔」的頸子上有一道彎刀似的疤痕，這是他一場車禍造成的。

「為什麼要去圍李長榮？」

「唉呀！良心的關係啦！一言難盡」

「政府看到的是表面的事情，人的內心好壞、紅黑，政府看不到的。道德最重要的。」

「他們沒道德？」



這間爲了圍堵工廠而搭建的臨時住屋，可睡20個人。

在無「具體事實」情況下，應該「謹言慎行」，副本應送給校長毛高文。

△李長榮公司就溫漢柱13日在市府指稱「另築非法暗道」、「暗渡陳倉將廢水排往隆恩圳」一事，寄出存證信函，並限溫於3日內提出澄清。

8月19日

△李長榮公司寄出存證信函，引起水源里民強烈不滿，一致決定20日上午前往該廠靜坐抗議。

8月20日

△水源里民近二百人在里長彭榮貴、

溫漢柱率領下，攜帶著海報、布條，於上午八時在靈安宮集會後步行至李長榮化工廠大門抗議一個多小時。

8月22日

△榮民總醫院臨床毒藥防治諮詢中心，答覆水源里民黃智濃有關水質檢驗報告中的亞硝酸鹽氮及游離氨氮之毒害問題指出，其量甚微，不致造成直接傷害，但在濃度高時，可造成血紅素變性問題；此水已遭汙染，不適合繼續飲用。

8月27日

△李長榮公司以誣告罪名控告一名離

職員工陳焜耀。該員涉嫌於兩年前向衛生機關匿名檢舉該公司新竹廠汙染有關內容。

9月8日

△水源里里長彭榮貴與里民代表溫漢柱赴桃園觀音鄉大潭村「參觀」。

△上午九時卅分水源里民代表十餘人，集體到市政府和新竹農田水利會陳情，要求儘速處理李長榮化工廠汙染水源問題。

9月9日

△水源里民遠渡頭前溪對岸竹北某國

小載水遭拒，里民們無計可施，表示將於十日駕駛大卡車赴市府要水喝。

9月10日

△20餘名水源里民分別開卡車、騎機車載著大小水桶到市政府裝水運回家飲用。市長任富勇表示，他會派消防車運水給里民，不勞里民遠道到市府載水。

9月11日

△位於李長榮化工廠旁的水源國小，應學生家長要求，向自來水公司申請設管。

9月12日

在夏日的夜晚，圍堵的居民經常是或蹲、或坐地聚在帳篷外聊天。



早上10點多，第4鄰鄰長陳溪秀的三兒子和媳婦，用小發財送來一大個西瓜，當場就切著分享給眾人。陳溪秀每天早晨載著妻子來「上班」，然後自己下田去，中午再來探個頭，傍晚再來接妻子「下班」。「老囉！這還有什麼話說！」妻子的語氣中充滿「少年夫妻老來伴」的珍惜，充滿著對平淡生活的感謝。

溪秀的妻子說：「工廠若解散，我們這些老人要集錢演一齣戲給大家看，庄仔要在靈安宮燒香放炮。」

溪秀的妻子有十多天沒來，直到兩天前才恢復「上班」，她說：「有一天雨落得好大，大家都感冒了，咱身體較弱撐不住忽冷忽熱的天氣，就休息看醫生去了；我兒子要我多休息兩天，但是，這兒人不多，不來看著怎麼行呢？走得動還是勉強來。」

「工廠的心肝多狠呢！咱被騙了二、三次了，只要

咱們一撤退，他們就準備馬上進料再做。他們失約，咱才來圍，以前僅是臭氣，咱若打電話進去跟工廠說：『臭氣臭死人囉！』，電話小姐就不接掛斷了。」

「我不識字，叫我孫子替我撥號碼哪！」邊做著聖誕燈手工，溪秀的妻子還說：「以前施性忠曾將工廠剪電停工過，現在的任富勇不知怎麼搞的，不肯行動，弄得咱在這裡受苦，在這裡寒，在這裡熱……」

記得第一次到水源里是今年的1月19日，圍堵已逾一週，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長莊進源上午親自到現場主持協調會，要求李長榮立即停工。散會後，現場僅餘稀落的里民在風雨中繼續他們守衛的工作。

李長榮門口對面那個遮雨棚內，是臨時廚房，瓦斯、廚具一應俱全，幾張桌子充當餐桌，角落還擺了兩張破沙發。第一次來時，正中央懸掛著一面國旗，前頭

放著一台電視機，現在，國旗已不見，電視機下面多了一大堆的新竹米粉。

帳篷內滿溢著蕃薯湯的餘香，4點多，孩子們一一放學，騎著腳踏車經過帳篷外。「孫仔，這些線先載回去！」溫火木的妻子米仔喊著孫子幫忙把完工的手工藝送回家；溪秀將一包包的燈線掛在腳踏車的手把，他在前妻子在後，在夕陽的餘暉中，緩緩走回家。直到他們的人影不見了，溪秀妻子的話還在耳邊迴盪不



已，她說：「現在聽說蓋工廠，驚也死！有人笑咱們『自己放屎自己吃』，誰知工廠會放這毒水？」

水源里有20鄰，環據400多甲地世居於此。日據時代開始，這兒的百姓就以務農為主，豐富的地利使它成為新竹縣市的米倉，加上頭前溪充沛的水量蜿蜒而過，也是新竹市的水源；直到台灣光復以後，漸漸有人賣田蓋工廠，屯田蓋房子，投資建築，工廠的人賺得了錢就搬到市內住，留下來的多數的農民，已難

△農田水利會以最速件公文通知李長榮公司，限18日以前拆除該廠通往隆恩圳的工業廢水排水管，逾期將依水利法規定懲處。

9月13日

△市衛生局公布8月14日李長榮化工廠廢水排放口採樣檢驗報告，其中一件懸浮固體達300毫克，一件油脂超過2000毫克，均不符標準，課處罰鍰六萬元。

9月16日

△上百名水源里民晚上齊聚靈安宮，會商決議要求市府即日勒令該廠停工。

9月22日

△水源里民上午會同農田水利會人員，將李長榮化工廠埋在隆恩圳前的排水管挖起，察看是否排放廢水，下午李長榮化工廠又派人把水管埋平。

9月24日

△市長任富勇參加立功和偉功里里民大會指出，行政院環保小組已將新竹化工和李長榮化工廠列為應遷廠的對象之一，汙染問題屆時可解決。遷廠前，市府仍將派專人24小時監測兩廠的汙染情形。

10月8日

△市政府撥款20萬補助水源國小裝設的自來水管線開始動工。

10月9日

△數百名水源里民齊聚靈安宮前舉行里民大會，市長任富勇率衛生局等官員列席答覆有關里民詢問李長榮化工廠公害問題。決議向警方告發李長榮化工廠竊佔公有土地，非法將廢水排入隆恩圳中。

10月15日

△水源里靈安宮大拜拜，因地下水化

驗不適合飲用，許多居民原準備宴請親友被迫作罷。

△市衛生局會同省自來水公司三區管理處，到李長榮化工廠緊鄰的第二抽水站，抽取一號及四號井水樣，檢驗是否含有毒物質。

10月17日

△傍晚水源里民發現一條灌溉溝圳的圳水突然變色，懷疑是李長榮化工廠排放廢水，一時群情激動，數十人圍住該廠員工質詢，場面十分火爆，決定18日報請有關單位處理。

晚上圍堵工廠的任務，由男人們負責。



李長榮公司向新竹地檢處指控溫漢柱妨害員工上班自由，今年6月8日下午，溫漢柱在水源里居民陪同下，赴法院參加偵查庭。

「不是啦！是為要勸世。醒世、勸世的事情，我出車禍以後知道得很徹底，金錢人人愛，連3歲仔也愛，但要有道德。就算全國的財產都給了你，你能永遠不死嗎？人死了光有財產有何用？江山還不是得換人！」

「做人有沒有道德，自己良心摸摸看就知道，道德若做好，不必怕死，做好代代使人懷念，做壞不時受人咒罵！天地、甲子照輪轉，人都是轉世來轉世去的。」

一輛小發財的菜販車停在路邊，播送一曲接一曲的台語流行歌，「一仔」繼續說著封神榜中紂王無道，神明特遣妲己下凡敗之的故事。風很大，吹得眾人頭髮亂飛、耳朵嗡嗡作響。

「有酒喝就不怕作工苦，」康復之後「一仔」專心種菜，不時喝上兩瓶紅露酒。「一仔」充滿自信說：「人生快樂！」。離開「一仔」，回到帳棚處與阿婆

10月20日

△水源里民推派代表和清大、交大及工研院學者專家共同籌組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向市府正式提出申請。

10月20日

△署環保局邀集有關專家討論新竹水源里飲用水含甲醇、甲醛一事，認為該地區的井水大腸菌類含量超過標準，建議該地民眾改用自來水。

10月29日

△水源里民廿餘人晚上在靈安宮內集會，決定今後將進行一連串的自力救濟

行動，直到公害問題獲得解決。

10月30日

△下午市政府召開李長榮化工廠遷廠協調會，雙方協議在市府完成該廠土地分區使用變更以書面通知該公司起，該廠在一年內逐步停工，一年半內全部遷廠。

11月1日

△水源里民於晚上在靈安宮前廣場舉行長達3個多小時的「抗議李長榮公害說明會」—清大教授張昭鼎、李昭仁和黃提源、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理事長李



們一道吃便當，下午2時，我們在省立新竹醫院401房，再度見到去年5月發覺井水有異樣，率先送水檢驗的火旺伯。

火旺伯和溫鈴秋

蘇火旺，76歲，水源里第8鄰鄰長。

5月2日夜晚，我們先到水源里來觀察現況時，他撩起褲管，一雙皮膚發生病變的下田腳，長著一粒一粒不痛不癢的肉粒仔，皮膚表層則龜裂得極癢無比。數落著一大袋的瓶瓶罐罐，有敷的、喝的、吃的、抹的，他說：「久病未必成良醫，一雙腳仍未見好轉，舉凡

棟樑輪流上台演講，希望李長榮化工廠即日起接受新竹市政府建議停車，提早歲修。」

△中午，最近因罹患肝癌死亡而被懷疑與廢氣廢水污染有關的蘇麗娟出殯，特別繞經李長榮化工廠門口稍事停留略示抗議。

△市長任富勇於上午11時緊急邀集黨政軍首長、李長榮公司代表、水源里長彭榮貴等人協調，宣佈李長榮化工廠自動停工保養等4項決議，但未獲民眾接受，眾人非要看到確實停工才肯解散。

有人告知的醫生秘方都去醫過了，恐怕不太有效。」

這位從台灣光復之後即擔任鄰長的受難者，和著衣獨自躺在靠外面的一張病床上，捲著褲管露出一雙乾黑、綳裂、塗抹著藥膏的腳，護士特地為他在床尾鋪了兩張舊報紙，惟恐那雙不知病因的腳沾汙了雪白的床單。

蘇火旺說：「去年農曆10月才開始會起癢，擦了藥好了一陣又裂，入院以後，我也不愛多說，反正讓醫生治療，倒是我自己心裡直想是因為毒水的關係所引起的。全身都癢，雖然換水洗澡，但也沒洗幾次，我想既然已成症頭，換水恐怕也沒效囉。」

11月5日

△上午十時，李長榮化工廠大門口貼出「本工廠經本公司董事會決定，自即儘速遷走，不要為了經濟再犧牲環境。」

11月3日

△50多名水源里民於上午7時許陸續聚集李長榮化工廠靜坐抗議，堵住工廠大門阻止卡車入廠載貨。

11月4日

△百餘名水源里民繼續圍堵李長榮化工廠。凌晨三時許，停在九甲埔路邊的貨車企圖駛進廠內，被睡在門口的民眾

自從水源里居民開始圍堵李長榮公司後，該地派出所每天必定不定時派出警員至現場巡邏。

水源里民在去年5月發現地下水受汙染，蘇火旺送水檢驗最積極。數不清這是第幾次老話重提了，他仍不厭其煩地再說了一次：「去年5月，隔壁的溫鈴秋感到嘴巴黏黏的，水管也汙黑不堪，直覺這水不太對勁，於是送水去檢驗，駭然發現水有毒，加上郭水塗曾於元月6日送水檢驗，13日的報告書上蓋了一個『須加消毒』的章，3月，他家的金魚又死了，我想太不妥當了，早一天檢出有毒，咱就少喝一天的毒水。於是，找到

衛生局要了3支空罐準備取水送驗，這還是騙說是三民里的人，才未被起疑。後來，我想：風聲傳得這麼厲害，反正苗栗衛生所有熟人，不如就送苗栗檢驗好了，孰料，他們怕惹出麻煩，不願代檢，建議我拿回新竹或送台北署環保局檢驗。家裡就我一個人不用上班，加上南北勞頓也不是辦法，「姑不二衷」只好假小舅子陳玉禮、女婿曾錦祥、黃秀雄的名字送檢，心想：他們的地址不在水源里，檢驗結果應不致有假，結果

今年5月14日，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主要成員粘錫麟率同50餘名鹿港居民，乘坐遊覽車到水源里作「公害之旅」。



發現，敲鑼引來其他人堅決阻擋貨車入內，僵持至上午9時卅分，貨車調頭離去態勢才稍為緩和。

△水源里民代表溫漢柱等與李長榮化工厂協調，堅持復工後絕不能再將廢水排入九甲埔圳及隆恩圳、並不得再出現汙染情況，否則將再採取自力救濟行動。抗議居民，於11時開始撤離，結束兩夜兩天半的圍堵行動。

11月7日

△李長榮化工厂要求把設廠土地變更為商業區或住宅區，然後遷廠。須依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方式提出事業計劃辦理土地變更使用，且須省府支持才行。

△衛生局派員至隆恩圳採水樣，以了解李長榮化工厂停工後與平日操作時對水質的影響。

11月13日

△市政府設立李長榮化工厂汙染防治汙染監測督導小組，自17日起至12月14日止，全天候有清大教授6人、水源里民14人，衛生局人員5人，分3班輪值監測。

11月14日

△李長榮化工厂首度邀請水源里民進



仍是『須加消毒』，從此，大家就開始去外處載水煮飯。」

「後來，中美汽車行老闆黃智濃還曾寫信去問榮民總醫院，報告說水不能吃，他就將報告書影印發給鄰居，叫大家不可再吃毒水了。」

火旺姆輕輕地把藥膏塗抹在那雙病腳上。火旺伯繼續說：「從日本時代開始，新竹市吃的米、蔬菜，都是從水源里這兒送去的，等於是新竹市的米倉；而水源里顧名思義就是新竹市的水源所在。」

下午4點，手裡握著一把火旺伯、郭水塗等人送水檢驗的衛生局水質檢驗報告書的影印本，和中美汽車行老闆黃智濃收到的榮民總醫院毒藥物諮詢中心的「此

水已遭汙染不適合繼續飲用」的回函，我們站在蘇火旺家門口往對面望去，有一棟造形特異、牌樓狀的房子，那就是黃智濃的新厝。自從前年他魚池的魚大半無故死光，他送水檢驗發現汙染時，他才死心不再養魚了，圍填魚池改建成這棟房子，遠遠地獨立在稻田之中，成為水源里地下水汙染的一個醒目的標記。

隨後，由火旺姆領著參觀溫鈴秋家，對空氣特別敏感的溫鈴秋把門、窗的縫隙全部用寬大的膠布封起來，廚房的後門非不得已絕不打開，預防李長榮化工廠的臭氣隨著風向吹進來。溫鈴秋的妻子說：「自從咱最先發現地下水有異狀，拿水去檢驗證實水不能吃之後，去年6月在國中教書的大兒子溫義彬就舉家搬到新竹市

廠參觀，但居民以看不懂為由，無人前往，場面甚為尷尬。

11月24日

△市政府召開輔導李長榮化工厂遷廠研商會議，初步決定將該地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訂12月5日前完成規劃。

12月12日

△上午八時四十分，李長榮化工厂因生產機器馬達的橡皮閥壞掉，致管路破裂漏出惡臭毒氣，當場使附近水源里8鄰的孩童李中全、李炳勳昏迷

12月13日

△衛生局以最速件發文給李長榮化工厂，要求立即停止操作。

12月15日

△李長榮化工厂派專人到市府領取停工通知書，決定自16日起全面停工。

12月20日

△水源里民在靈安宮前張貼大幅海報，表示如果公害未獲解決，將採取自力救濟對抗到底。

12月22日

△市政府在水源里靈安宮舉行李長榮

參加「公害之旅」的鹿港居民與水源里居民就汙染抗爭的經驗交換心得。

內去住，兒子希望咱倆老也一起搬過去住，不過，這麼大的一棟厝，沒人願也不是辦法，所以咱老還是住下去。」

溫鈴秋的二兒子溫義輝在高雄的軍醫院當醫師，大媳婦在清大博士班修學分，他們對水的問題都深感困擾，但又勸不動父母遷去同住。溫鈴秋的身體最近不太好，多由隔壁的侄子幫忙載水。

趁著天黑以前，我們開著車子尾隨「皮仔」，到溪埔看他的羊群，「皮仔」一頭白髮，名叫陳添成，61歲，他經營砂石場、農田，最近又熱衷養羊事業。穿著襯衫、西裝褲的他捲起褲管，打赤腳，開著裕隆2400西西的黑頭仔車，到李長榮化工廠的門口和大家一起守夜。

「皮仔」的家族住在水源里已經有百餘年了，是水源里裡很典型的中產階級的代表，舉凡廟會，造橋等公益事項總少不了找他出錢出力。看他在12日那晚，一個人穿梭於餐會之中頻頻寒暄、敬酒，就不難看出「皮仔」在地方上的實力。

「皮仔」說：「咱是跟著別人一道顧的，老仔不要緊，主要是為著顧少年仔。大家到今未要求賠償，就表示純粹是在抗議汙染，過去17、8年沒問題，現在發生危害咱才找上門來，豈是沒道理嗎？」

「吵架咱吵輸他，打人咱打不贏他，李長榮化工廠動不動就要告人，大家只好用圍的，顧到機器壞了不能再做了再說吧！」

「皮仔」邊說邊趕羊回到砂石場旁的羊圈裡；三天前他充當司機晚上送我們回新竹市區，在車上，他說：「咱跟他軟軟仔來，不用硬的，若像有人說要將李長榮化工廠踩平、掀掉，那不是咱水源里的人的作風，沒人會跟著去的！圍堵是一種和平的作法，反正大家

在那兒吃宵夜、守夜、聯絡感情消磨時間也不錯，凡事不可想得那麼極端。」

油罐車事件

聽說被圍在廠內的油罐車隔天大清早要用吊車一一吊出廠，5月3日清晨5點不到，新竹又下著雨，我們趕到圍堵現場。早起的里民正吃著姜坤代訂的肉包、米漿，儘管雨越下越大，人卻越來越多，裝備著大型起重機的吊車從新竹市區駛進水源里九甲埔路，流利的穿入李長榮化工廠隔壁的聯工化學廠的大門，吊車擺好它的姿勢，準備一展身手助油罐車「脫困」。

5點多，東勢派出所主管陳秀朗趕到現場，準備維持秩序；一年多來，他對水源里民認識極深，經過事先的知會，他以為當天應不致「出事」。

6點半，起重機開始作業，兩個身手敏捷的年輕人越過圍牆，將起重機上吊著的頭先行解下，然後開著車頭去懸接被留滯在李長榮化工廠大門內的油罐車身，再駛到圍牆邊，解開車頭，取起重機的繩索和吊鉤綁住油罐車，起重機開始使力地把油罐車高高的吊起，越過圍牆轉個45度，再將油罐車慢慢地放回到聯工化學廠內，「好身手喔！」圍觀的水源里民在聯工化學廠內，在幕蓬外，在屋簷下，紛紛稱奇、叫好。

雨逐漸下小了，又多人以為好戲快結束了，不料，8點多，讓起重機正試圖吊出第6部油罐車時，突然顯得拉拔不起來，正要重新起吊時，有人高喊：「那裡頭裝著成品！」，「對！一定是裝成品，所以過重吊不起來！」，一時群情激動，滿頭白髮，穿著厚衣的「皮仔」上前欲將吊車的駕駛員拉下車來，「你不要再吊了！這台不讓他出來！」「你下來！聽到沒？否則後果你自己負責！」這時，陳秀朗連忙過來勸導，

公害處理說明會，居民仍表示不滿，認為市府答應李長榮遷廠後把廠地變更為住宅區，受益的仍是李長榮，而水源里民以前所受損失卻無法補償。

△市政府決定由李長榮公司立下履行遷廠之切結書，保證依有關規定辦理不得藉故拖延遷廠時間。李長榮公司表示不接受切結書，免外界加深誤會該廠污染情事。

12月23日

△水源里民周文龍等20人，聯名建議市長任富勇派員全面勘查並檢驗地下水，

揪出汙染地下水質的禍首並依法處理。

1987年

1月13日

△李長榮化工廠開俾進行廢水、廢氣測試，上午8時30分，5、60名水源里民在里長彭榮貴和溫火木帶領下，手持白布條、標語群集至李長榮化工廠大門口抗議，因為該廠違反了去年11月5日不得將廢水排入九甲埔埔及隆恩圳的協議。

1月14日

△里民代表下午求見市長任富勇，市



今年6月6日；水源里居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屆滿一百天，居民以作「百日」的民間喪禮習俗，在工廠門口丟蛋殼、撒冥紙，來咀咒廠方。

他奉勸車主放棄第6部油罐車，才化解水源里民的憤怒。

「好意讓你吊車出來，你竟然還想要掩護李長榮運成品出來！你不知好歹啊！」「皮仔」說。

「我不知裡內裝的是成品啊！」車主說。

「你會不知，明明吊不起來大家都看到了，你開車頭駛過來之時，不感到重嗎？」

「失禮啦！失禮啦！我真實不知，多謝，多謝！」車主陪著笑臉和眾人握手。一直到現在那部內藏玄機的油罐車就停在靠近聯工化學廠的圍牆邊。

新竹市的水源

新竹市自來水的最大水源是頭前溪河床下的地下水，

府表示將督促該公司提出廢水排放改善計劃，否則不准該廠復工。

1月15日

△李長榮化工廠員工凌春祥、林春君於下午3點20分，向新竹地檢處按鈴申告溫漢柱妨害他們上班的自由。

△水源里民與李長榮化工廠對峙的緊張氣氛日漸升高，晚上，若干民眾把電視機搬到現場，準備長期對抗。

△去年12月12日李長榮化工廠毒氣外洩意外事件，負責搶修現場的梁進明，以「動機不明」應負全責的原因遭該公

司開除，下午社會科召開協調會，未達成協議。

1月16日

△署環保局人員上午至李長榮化工廠，展開廢水處理的評鑑監測工作。

△省府委員陳正雄，到市政府了解水源里民抗議情事，做成結論○應評鑑所需，署環保局已同意該廠於1月6日至2月15日進行試俾，民眾應靜待結果，若不符合標準，絕不准許復工。○18日召開水源里臨時里民大會，由市長勸導民眾立即撤消圍堵行動。○19日如有民眾

隆思圳和水源里附近的數口水井，而最大的一口水井就位於李長榮化工廠的正後方。水源里民林式鑄說，自來水公司從此處抽水後匯集到第一抽水站，用十八尖山的自來水用戶約佔全新竹市的一半。

水源國小訓導主任林肇焜說：「我們都很相信自來水公司的水，自從裝了自來水之後，就規定小朋友們一定要喝用自來水煮過的水。」

林肇焜對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的作法不予置評，而總務主任林初德則私下說：「若換是我，當然要抗議，但我現在身為是公務員，必須循向上反應的管道比較妥當。」林初德和一個時常到圍堵現場的年輕人歐春榮一樣，都住在李長榮化工廠較遠的地方，附近住著市議員曾瑞興，因他家的地下水檢驗未發現異狀，於是周圍的鄰居就比較放心。他們想：「萬一



圍堵李長榮化工廠屆滿百日當天，水源里居民在工廠門口搭起臨時舞台，表演歌舞蹈。

不願聽從勸導，仍在現場圍堵，則請警方配合對向公權力挑戰者予以嚴格取締。

1月18日

△市長任富勇上午在靈安宮前廣場主持李長榮化工廠試傳評鑑說明會，民眾強烈指責李長榮化工廠多年來製造公害，場面十分火爆，在清大教授黃大仁建議下，同意環保局評鑑至22日，但圍堵行動仍不撤離。

1月19日

△水源里民在李長榮化工廠大門口擺置一台水泥攪拌機，阻擋車輛入內。

△在立委溫錦蘭及衛生署環保局長莊進源的協調下，李長榮化工廠同意立即停工，重新申請廢水排放口，並於21日協商組成防治汙染小組。

1月20日

△李長榮公司向新竹地檢處指控溫漢柱妨害員工上班自由案，下午四點開偵查庭。

1月21日

△署環保局第二組組長沈世宏主持第二次協調會，協議該廠自廿日起確實自動停工；水源里民不反對新放流口設置

市議員家的水也被污染了，總還不至於裝做不知道吧？」而學校的廚工藍敏深則住在第8鄰，他一樣持有「須加消毒」的水質檢驗報告通知書。

水源國小有近700名學童，學校承辦的營養午餐原為一種生活教育，但自從水源里爆發李長榮化工廠汙染案之後，卻也曾一度成為爭議的話題。家長們抱怨水質有問題，校方則認為改用自來水則應可放心，至今，尚有十餘名學童未參加營養午餐而由家長送飯或帶便當。孩童們在家食用父母到遠處載回的、被認為是乾淨的水，在學校則飲用市政府撥款20萬元補助裝設的自來水。

火旺伯的堂弟，44歲的蘇武雄帶著16歲的大兒子和14歲的二兒子蘇兆慶，一道騎摩托車到離第8鄰的約10分至15分鐘車程的砂石場載水，粗大的水管被兩兄弟強按入水桶口內，不消兩三分鐘一桶就裝滿了。裝滿了自家的，也裝滿一起來載水的蘇其明的水桶，強而有力的水柱噴得大夥兒的褲腳、手臉全溼透了。

記得4月16日清晨5點，水源里民以民間喪禮習俗的紀念「七七四九天」、「七巡」祭魂咀咒的方式，集體丟擲兩大籬筐的蕃茄及一大箱的雞蛋到李長榮化工廠內，以示預咒該廠早日「完蛋」，點上香燭，撒落一地的冥紙。這種抗議方式，強烈的透露出水源里居民對李長榮是如何的憎恨。

祭百日

5月14日下午3點，因反杜邦運動著名的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會員，乘坐一輛大型的遊覽車來到水源里作「公害之旅」，50多名的老少朋友，舉著「支援水源里民反公害運動」的紅字的布條，伴著水源里民還送的鞭炮聲，緩緩走向圍堵現場，他們舉步間有著反杜

於頭前溪或科學園區廢水排放管。

△傍晚，李長榮化工廠欲進料，居民敲鑼調集百人阻止原料車進廠。

1月24日

△署環保局第二組組長沈世宏主持第三次協調會，雙方協議李長榮化工廠在未做好新的廢水排放管前不復工；水源里民拆除帳篷及圍堵物。

△12天的圍堵行動終於在下午結束，眾人收拾行囊準備回家過年。

二月

2月10日



「祭百日」那天，新竹市議員魏秀珍，送給水源里居民一塊寫著「永不屈服」的匾額。

邦的驕傲，他們滿懷經驗，感同身受地親臨現場。「哇！你們都在這過夜喔！」「還有電視、瓦斯爐！」看著這一群因反汙染而結識的鄉人，我想起一則失水魚族「相濡以沫」的寓言，內心有說不出的複雜感受。

「你看！廢水就這樣滲入地下！」水源里民說。

然後，鹿港朋友說：「這得要抗議！非抗議不行的！」

「你們知否？若不是那一次咱去總統府陳情抗議，杜邦才不會這樣快宣布放棄。」

「那一次咱也是出來遊覽，先是講要去參加開會，後來到台北之後，先去中正紀念堂吃中飯，順便遊覽大家照相一下，那知喊一聲說要去總統府，好哇！一人拿一字『怨』字，沿路走到總統府抗議！」

這就是鹿港經驗，它毫不吝惜地傳來到水源里。

皮仔說：「撐個兩三年沒問題啦！」

一仔說：「何時才不必去圍，一言難盡啦！」

火旺姆說：「咱赤庄頭仔，跟他撐，看他怎麼辦？」

△客雅溪附近居民及民意代表反對李長榮化工廠將廢水借道科學園區汙水排放管排入客雅溪。

2月24日

△李長榮公司以附有打油詩：「泣（有權？）之地方政府，悲（無能？）之廠商百姓」之公函，向市政府表示將於3日後復工。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電詢有關李長榮化工廠欲復工一事。

2月26日

△水源里長彭榮貴等人向有關單位提出緊急陳情書，謂該廠「公然向公權力

米仔說：「撐個整年沒問題才對。」

田國良80歲的母親說：「工廠若解散，咱就撤退！」
水源里民的圍堵將呈現何種的面貌？

手握著帳篷對面雜貨店老闆姜坤的電話，心中直惦記著：「沒消息就是好消息！」，15日夜晚，暫別水源里的長者，水源里的日夜卻在腦海中盤旋不去……。

6月6日中午12點40分，水源里民又辦了一次「祭百日」的咀咒儀式，在長出雜草的石堆上，一把把的蛋殼、冥紙交疊的拋擲。

他們殺雞宰鴨，炒米粉、做糰糰，全天候地紀念這個「6月6日斷腸時」，三角公園的老人朋友唱山歌來助興，在舞台的正中央貼著一張紅紙寫黑字——

水源里民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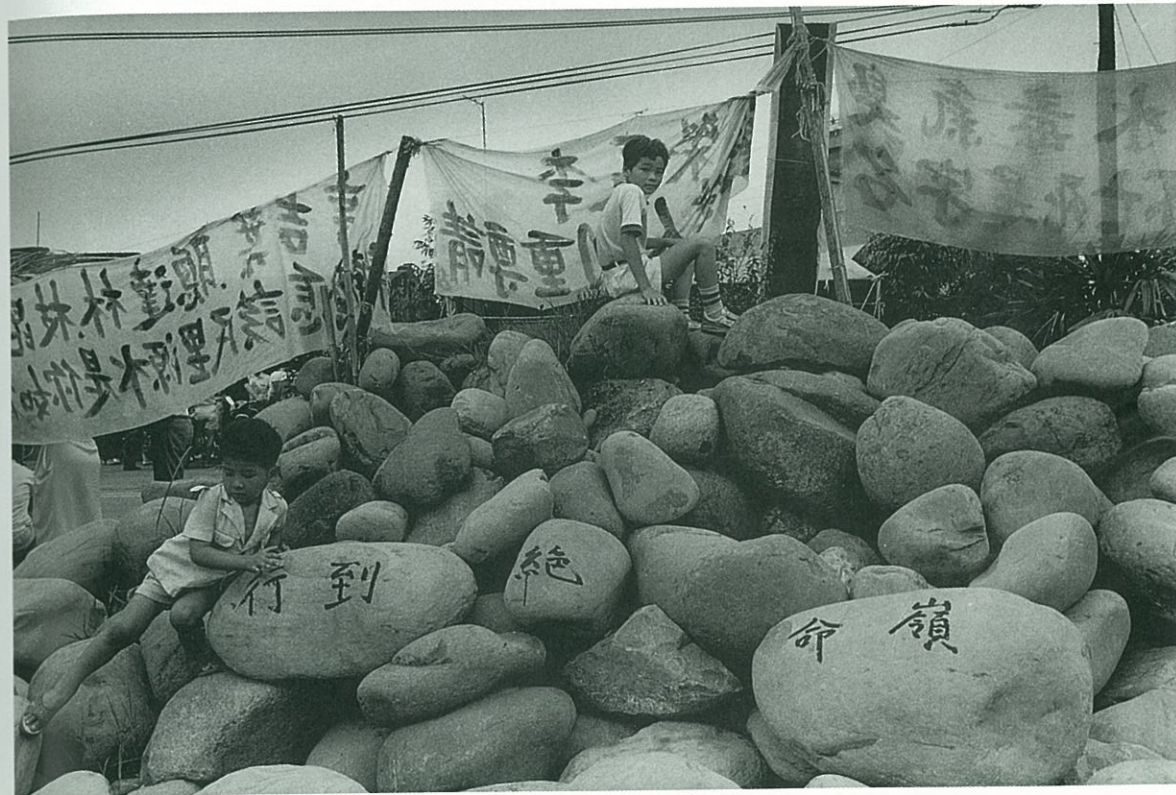
一、我全體里民百分之百遵守 75年11月5日；
76年1月21日；76年1月24日廿四承諾與協議，
但：

(一)我們只支持合法經營而無公害之工廠；

(二)我們堅持反對毒氣、毒水、噪音，永不退縮，絕不向暴力及無恥之鼠輩屈服，這是我們的信心，任何情況下永不變。

二、我們深信政策的錯誤要比貪污更可怕，製造公害之工廠即可變更地目，對嗎？是為了除公害，還是在獎勵造公害者。

(三)我們很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關懷。



挑戰」，為求生存將採取自力救濟抗議。

2月27日

△李長榮化工廠於凌晨三時正式宣佈復工開俾；而水源里民則在上午開始第三波的圍堵抗議行動，澈夜紮好帳棚，聲言勢必迫使廠方遵守埋設新管完成才復工的協議，否則絕不撤離。

3月3日

△市衛生局對李長榮化工廠「擅自復工」開出第1張罰單，罰款10萬銀元。

3月4日

△市衛生局繼續開出第2張罰單，罰款仍為10萬銀元（新台幣30萬元）。

3月5日

△市政府以特急件公文函告李長榮化工廠，除檢送違反空氣汙染法案件處分書令其依期限交款，並指令該廠即時停止操作，否則將依法吊銷執照。

3月6日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成員下午到達圍堵現場聲援水源里民。

3月9日

△李長榮化工廠於上午9時30分宣布全面停工。

3月21日

△市政府與李長榮公司簽訂遷廠協議書，協定變更地日起一年內全面停工，雙方簽署後送法院公證。

3月27日

△南寮地區漁民百餘人聚集市政府，反對李長榮化工廠廢水準備經由東大溝圳到頭前溪出海的決定，不願因此危害其漁獲生計。

3月31日

△李長榮公司協理林達聰被毆打案開庭偵查，被告溫火木、郭國源否認犯罪。

△市政府上午召開協調會，原則上以該廠接管沿隆恩圳南岸至頭前溪下游排放廢水出海，但須由廠方提出申請經核准才可。

4月8日

△清大教授黃大仁下午會同水源里民

溫漢柱等人到廠查看排水溝工程，一致認為廠方沒有誠意，未履行1月24日的協議內容，因此仍不願撤離圍堵行動。

4月9日

△水源里民以嶄新的抗議標語更換破損不堪的布條。

4月16日

△圍堵李長榮化工廠進入第四十九天，水源里長以民間喪禮習俗的「七七」、「七七巡」祭魂行動在李長榮工廠前，集體丟擲兩大籬筐蕃茄及一大箱雞蛋」。

4月17日

△國民黨新竹市業部召開協調會，4小時的討論未作具體決議。水源里民繼續在現場圍堵。

4月25日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正式成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遠哲欣然加入成為會員，當天彰化、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主要成員皆前往祝賀；水源里民仍繼續圍堵李長榮化工廠。

5月3日清晨6時30分

△為李長榮化工廠運載原料，成品的貨運車主，獲水源里民同意，將自2月27日受困於廠內的油罐車自隔壁聯工化學廠圍牆，用起重機吊出，待吊至第六輛時，被旁觀的里民發現其中載有成品，一時群情激烈，包圍起重機阻止其出廠，經派出所主管陳秀朗勸阻，車主放棄吊出第六輛油罐車，才免除一場糾紛。

5月14日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主要成員粘錫麟率同50餘名鹿港居民，乘坐遊覽車到水源里作「公害之旅」，兩地居民就與汙染抗爭的經驗交換心得。

6月6日

△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屆滿一百天，以作「百日」之民間喪禮習俗，丟擲雞蛋殼、冥紙咀咒該廠，並殺雞宰鴨、炒米粉全天供應里民食用。

新竹市、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主要皆到場表示慰問之意。

圍堵李長榮工廠用的石堆，成了小孩們嬉戲的地方。

World Press Photo 荷蘭行 雜感

兼談對新聞攝影的一點反省

4月中旬，我有幸代表「人間」雜誌，隨同中國時報幾位新聞攝影先進，參加了由「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World Press Photo Holland Foundation)舉辦的年度攝影比賽頒獎典禮及首展活動。一行人中，「人間」雜誌是中國時報與頒獎者之外，唯一受邀的單位；這得感謝時報周刊楊人凱先生的推薦和安排。停留期間，楊兄並替大伙兒費心的招呼，加上姚琢奇夫婦的照顧，使此行格外的順利、愉快。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阿姆斯特丹，但是這一回，我才有機會感覺到這個國家許多令人佩服的地方。從荷航的服務品質，到荷蘭觀光局所提供之隨團導遊的工作態度，在在顯示了荷蘭人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一個面積與台灣相仿的蕞爾小國，

卻擁有許多令她的人民感到自豪的名字——無論是美術館中的林布蘭特與梵谷，或者是商店裡的利浦電器品與Heineken啤酒。

得獎作品的水平參差不齊

同樣地，當我看到WPP基金會這個組織的情況，與它所辦出來的活動時，我不得不承認，荷蘭在世界上能有她的位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阿姆斯特丹市區邊緣的住宅區裡，幾位愛好攝影的民間人士，在一棟小小的辦公室內，就這麼煞有其事的連續辦了三十屆的國際性新聞攝影比賽。荷蘭政府與民間的企業團體，也慷慨的給予人力和財物上的贊助。譬如，僅台灣一地，基金會的贊助者之一荷蘭航空公司，即提供免費機票邀請8名新聞攝影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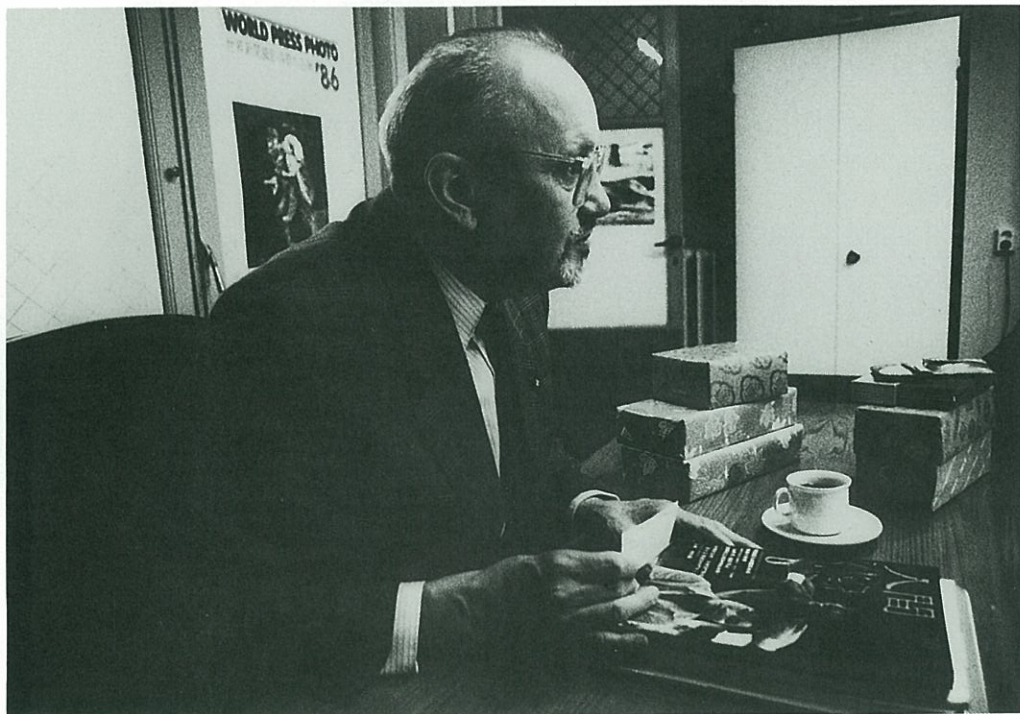
作者(包括兩位得獎人)前往觀禮，該國觀光局也招待我們住進相當高級的旅館，並特別安排參觀遊覽活動與導遊的服務。我不禁感慨：如果今天「人間」雜誌，或是一群新聞攝影的朋友，也計劃舉辦一個國際性的報導攝影比賽或觀摩會之類的活動，邀請各國知名的攝影家來台灣現身說法，我們的華航、新聞局、觀光局等單位，會不會給予同樣的贊助呢？我不敢奢想——這簡直有點癡人說夢了。

當然，若從另一個角度看基金會舉辦的活動，則不免感到它同時帶有相當程度的推展荷蘭觀光旅遊事業的企圖。就專業新聞攝影的尺度來說，此項世界新聞攝影比賽得獎作品的平均水準，我認為並不如全美新聞攝影人協會(The 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與密蘇里新聞學院合辦的美國內「年度片獎」(Pictures of the Year, 或POY)之得獎作品的水平來得整齊。前者雖不乏精采作品，整體上卻良莠不齊，充斥太多趣味性或「軟調」的照片。有些作品，甚至讓人訝異：何以評審仍能使之入選得獎，而不是該獎項「從缺」。

儘管如此，當時報生活版攝影記者林國彰先生勇奪「日常生活」項目的首獎，昂然上台領取一座「金眼獎」時，我仍是抑制不住的興奮和激動，就好像當年我頭一次在電視轉播上看到我們少棒隊奪得世界冠軍一般。台灣能在國際性的比賽或文化交流活動上爭得一席之地，並不容易；在這次比賽中，林國彰與另一位得到「運動系列作品」第

以報導愛死病患獲得年度最佳攝影獎的美國攝影記者 Alon Reininger，於領獎後發表演說。



WPP 荷蘭基金會總裁 Joop Swart。

三名的顏倉吉先生，是唯一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得獎人，尤其難得。

白人世界的宰制

但也正因為這個事實，使我不禁好奇的統計了一下第三十屆新聞攝影比賽的參賽者與得獎者的成份。根據WPP基金會1987年鑑內的參與得獎名單顯示，總共54個國家或地區的950位攝影者報名參賽，其中23個國家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則有24個（其餘7國為蘇聯及其東歐集團）。然而，第一世界國家中，僅美、英、德、法與地主國荷蘭等5國的參加者，就有501人，其中美國一國的參加人數即有249名，佔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強。相反的，第三世界24個國家的參賽者，一共只有155名（其中還包括中共聲勢不小的51人），僅及美國的一半多。至於得獎人的分佈情形，比例就更懸殊了。上述5個國家，在總共61個獎項中，囊括了50個獎，而美國就包辦

了32個獎，佔總數的一半之多。

這些數字說明了些什麼？一方面，它很明顯的反應：目前在「新聞攝影」的領域中最高發達的，仍是那些物質條件與新聞自由都十分充足的西方老牌民主及工業先進國家。另一方面，它也同時透露了一個事實：今日全球的新聞資訊，基本上仍由白人世界的傳播媒體所全面控制。因此，不僅競賽規則與評審標準由他們設定，新聞題材的攝取與發佈，也由他們一併包辦——得獎作品中的菲律賓的革命、南韓的學生運動、海地的動亂、與巴基斯坦的示威活動，不是由這些國家本地記者所拍攝，而是出自美法兩國的大傳播媒體（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及攝影經銷公司（Photo Agency）的攝影記者之手。

我們固然得感謝西方國家的這些攝影記者，常常出生入死的在世界各地的事件現場為讀者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否則我們無法看到許多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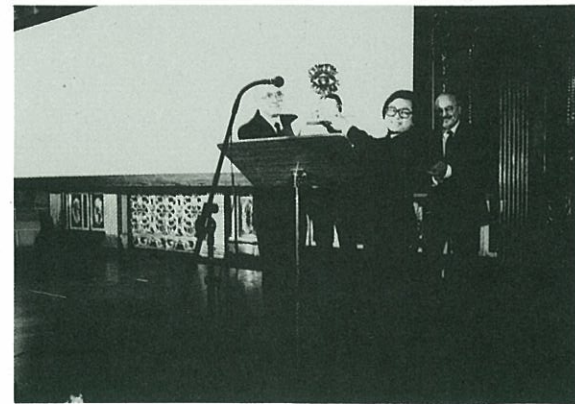
貴的消息；可是，那些第三世界國家，難道完全沒有優秀的攝影記者及傑出的報導作品嗎？不見得。然而，由於國內的新聞媒體被嚴密的控制，國外的發行又缺乏管道，這些本土攝影記者的作品，就很難傳送出去。

在沒有比較、對照的情形下，那些受過一定專業訓練、報導力求「客觀公正」的西方攝影記者，可能很容易就犯了以白人觀點去詮釋事件、捕捉影像的毛病。早在50年間，名攝影家史泰肯（Edward Steichen）在紐約籌畫了一個號稱世界規模最大的攝影展「人類一家」（The Family of Man）。該展覽的每一張照片，分開來看都是傑作，而在其編輯組合時所呈現的白人文化本位觀點，卻遭到歷史學家與人類學者的嚴厲批判。時間的更替，似乎並沒有使太多的西方人改變這種習慣性的態度。而無論是西方國家或世界其他地區的絕大部分讀者，長期以來似乎也毫無保留地接收著這樣的訊息。

新聞攝影的道德問題

另外，由於以美國為最的一些西方國家中，傳播事業常常伴隨著巨大的商業利益，新聞攝影作品因而被要求做為一種促銷的媒介。為了提高照片的「可讀性」以刺激讀者的購買慾，攝影記者常會由於噱頭性、趣味性或視覺效果的考慮，而渲染，或者淡化、美化事件本身的意義，從而扭曲、剝削了題材。一般新聞攝影比賽的評審原則，也就有意無意的朝著肯定作品「市場價值」的方向來挑選作品，將注意力集中於那些題材上千載難逢，可遇不可求的，以及視覺上震撼、強烈、與眾不同的作品。

譬如，在荷蘭基金會1987攝影年



中國時報記者林國彰先生上台領取「金眼鏡」獎座。

鑑裡，可以發現不同的攝影記者所攝相同的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事件，分別在三個不同的項目中獲獎。同樣一個太空梭在空中爆炸一霎那的鏡頭，為什麼在年鑑中需要出現三次？除了它當然是令人驚愕的悲劇發生的一刻之外，據我對這類攝影比賽的評審心態的理解，這三張同獲青睞的一個原因，是它們捕捉到太空梭炸彈開花的角度都不一樣，構圖上各有特色，並且一樣「美麗」。這裡牽涉到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從攝影者、比賽評審、年鑑編者，到所有讀者，究竟是以難受的心情在看這不幸的事件，或是以欣賞奇景的眼光在看這爆炸的動作？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混雜在一起？那些攝影記者與他們作品中所表現的職業性的「冷靜」和準確，有這候令我不寒而慄。

新聞攝影，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們視為當然，且全盤接受的東西。由於它是現場照片，我們從不懷疑它的客觀真實性。新聞攝影確實可以帶給讀者豐富的資訊，但如果過於依附在商業體制的運作之中，它也可以帶來資訊上驚人的扭曲。生活在一個媒體主宰思維的時代裡，我們似乎有必要對這習而不察的「新聞攝影」，重新思考、評估它存在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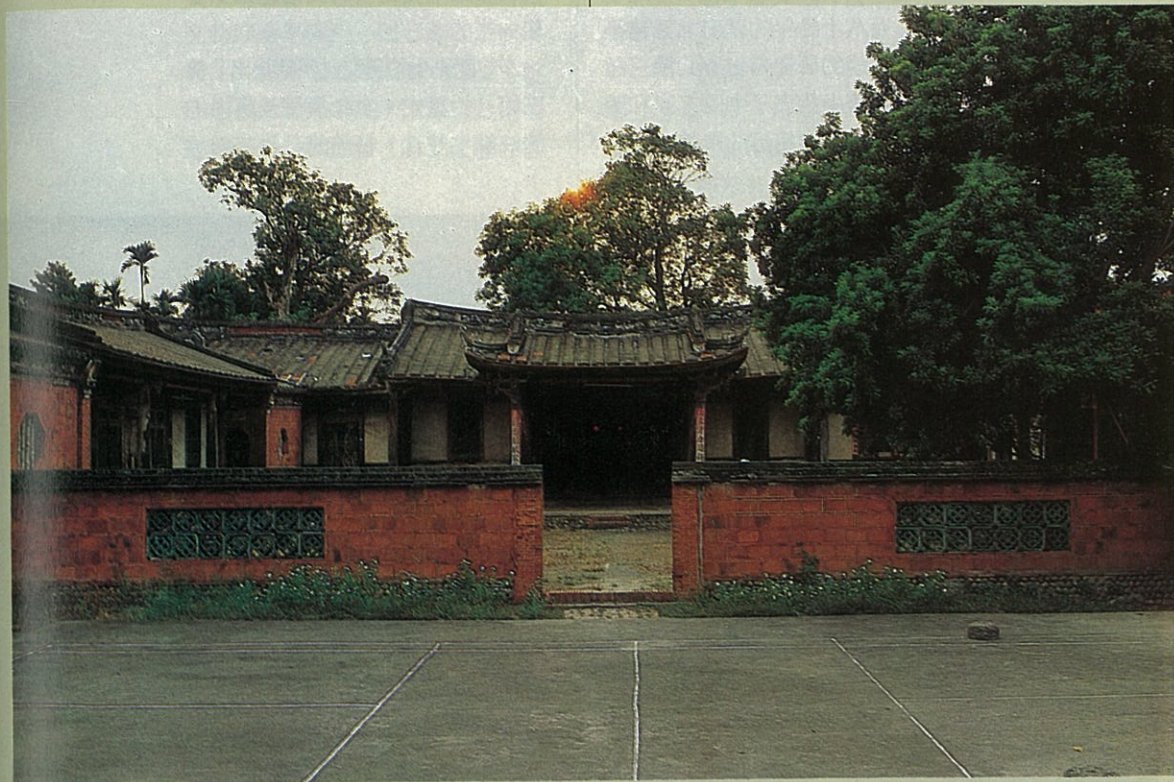
♀

頹圯的 人文堂廡

「餘三館」災劫記

興造於清嘉慶、光緒年間的
餘三館古宅是
台灣民宅建築中
首屈一指的佳構
館內迄今猶留存着
精巧的彩繪藝術
生動的呈現出
早期客家閩南移民
融合的建築特色
然而由於對文化承傳的冷漠
以及古蹟維護法令的網綁
餘三館卻陷入崩解頹圯的噩運……

攝影 ■ 林柏樑
撰文 ■ 李 疾



民國69年的餘三館，還相當完整。

開始被毀棄的命運

位於彰化縣永靖鄉的「餘三館」古蹟，在清朝嘉慶、光緒年間（十九世紀初），即已建造完成，迄今計有一百八十餘年的歷史。據建築學家李乾朗的研究指出：「餘三館在國內建築中代表了中國客家和閩南早期移民兩者相溶的風貌，白色

素牆和內部精美的雕飾，正是廣東饒平福建泉州的建築特色；而餘三館的建築足以為近代福佬和客佬同化的一個實證，尤其是館內留存清代的彩繪，更是台灣民宅建築中首屈一指的。」

李乾朗先生的研究已明確指出「餘三館」的歷史、文化價值及藝術上的成就。並且，目前的「餘三館」

又是國內民間古蹟維護的第一個例子，所以，它的維修意義已不僅僅是對歷史、文化及藝術價值的保護與發揚，更是對其他民間古蹟在接受政府輔導、規劃擴大民間對古蹟文物維護參與的一個示範。然而，自從民國68年10月8日經內政部審定的全省308處古蹟的列管維護政策公佈以後，「餘三館」的「噩運」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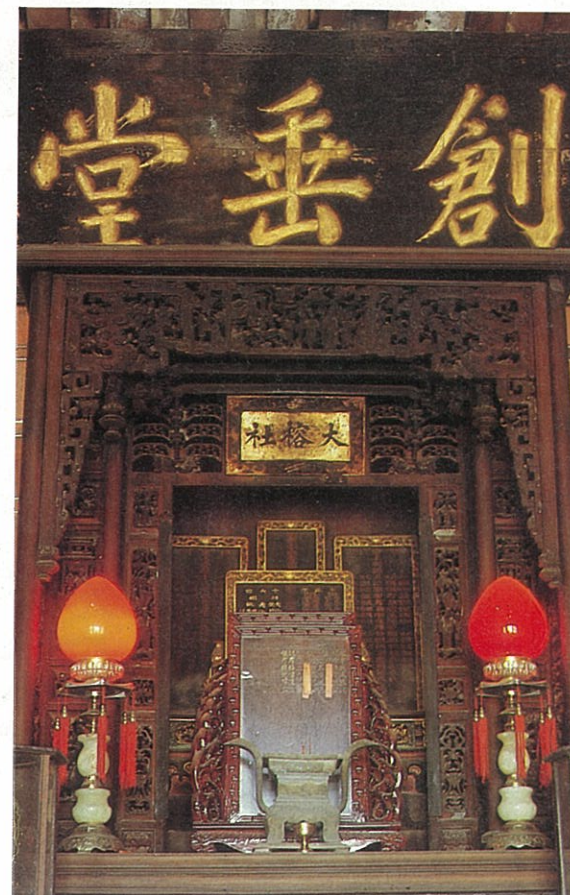
也從此開始。

法令網綁與生活干擾

據「餘三館」子弟陳義雄表示：「（餘三館）被列為古蹟是在民國68年11月3日，那時在中山路縱貫線上立了一個標示牌——『十大古厝餘三館』，從此以後我們家人的生活就開始困擾不斷。每年政府便一直以公文指示我們應該怎麼做，遵守這，遵守那的...」，自「餘三館」被審定為古蹟並立牌明示之後，一些路過的人或遠慕而來的遊客，便肆無忌憚地進入古宅「參觀」，造成陳家生活上的重大干擾。

「『餘三館』被列為古蹟雖然是陳家的光榮，而且我們也願意誠心和政府配合，」陳家的老人陳林翠娥說：「可是，自被列為古蹟開始，政府並沒有全力進行確切的管理，

75年遭竊前完美的神龕。



啊，美麗的台灣植物！

「植物之美」是第一本台灣植物的生態藝術攝影專輯。
青年女植物、自然攝影家陳月霞近200 幀台灣植物、自然、花卉的攝影佳作，創新了植物攝影的新紀元。是台灣自然風土的禮讚，更是美與科學的精緻組本書介紹的台灣植物約90種，以105 頁彩色精印，充份展現了台灣植物令人詫奇的至美與台灣色彩自然的魅力。



〈版本〉12開本正方形 頁數：144頁
(以日本進口150磅雪銅紙精印)
〈定價〉每本500元(現書供應，人間雜誌訂戶以85折優待每本425元，請於劃撥單上註明訂戶編號。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電話：7027609 / 7056801

阮義忠攝影全集——人與土地、北埔、八尺門

「人與土地」、「八尺門」、「北埔」三本攝影集是阮義忠13年攝影工作的成績總結，人間雜誌的讀者，您還缺乏那一本？把這三本書購齊，您就是阮義忠攝影全集的珍藏者。

- 三本合購：精裝 / 816元
平裝 / 670元
- 單本零買：精裝 / 340元
平裝 / 238元

版本：12開正方形 印刷：雙色套印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 / 7056801
郵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統一的心願…… 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讓孩子享有 潔淨的生活空間！

您是否想過——我們要留給孩子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煙塵染灰了天空
垃圾使河水哽咽
汽車在街上叫囂
大廈擋住了視線
而電視螢幕竟是整個世界！
就請您從今天開始，停止預支孩子未來的生存資源
讓天空更清新，陽光更亮麗，山川大地回復健康，
世界萬物生氣蓬勃！
讓孩子擁有藍色的天空、綠色的大地，與孩子
共享生氣蓬勃、彩色繽紛的自然世界！
把健康快樂留給下一代，應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統一小啓事：永遠保持樂觀，隨時要有笑容。
費用者服務專線：(02)7002855·(06)2535064
服務信箱：台南縣永康鄉德行中正路301號

統一企業二十週年



館內留有清代半浮雕式彩繪，精美生動，國內傳統建築中少見的佳作。

或具體的維護工作，因而增加了我們的生活困擾。比如說，有一對青年男女在我們的院子裡閒聊到深夜，當我們勸他們離去時，他們竟然理直氣壯地回答說：你們這裡不是開放給人參觀的嗎？另外，有些老師帶他們的童子軍來參觀之後，把養樂多的空罐子丟得滿地都是，最後還是要由我們一個個地收拾……。」

因為顧慮往後生活與可能遭到的限制與干擾，陳家的子孫本來多不

願「古宅」變成「古蹟」，所以曾倡議變賣祖業。可是，在陳老太太與政府政策配合，俾完成古蹟的維護工作，以保存古宅的文化、歷史價值的堅持下，眾人才一改初衷。

水災與「法」災齊來

「民國69年6月間一個大水災，使古厝門樓右邊的房屋倒塌了，我們拍了照片報請鄉公所處理，等了二年，毫無反應。」陳義雄無奈地說。

因基於68年11月間省府民字P-274號函：「凡該表（古蹟一覽表）所列之古蹟，在未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小組審定前，仍應予維護。其整修並應報請核准……。」的規定，陳家雖欲自費整修，但礙於「報請核准」久無回音，只好一直拖延下去。

在這段期間，由於門房倒塌，亦為宵小大開方便之門，古宅內的大香爐和其他古器陸續被竊。陳義雄眼見門樓倒塌、屢遭偷竊，加上鄉

公所的不聞不問，只好召開親族會議，商討自濟之道，最後決定由每戶提出經費重建門房，搶救門樓全面倒塌的命運。等房門蓋好之後，陳老太太將整個情形寫成一封抗議書給鄉公所，但是鄉公所還是沒有任何答覆。

民國71年5月26日，我國通過了「文化資產保護法」，使古蹟的維護與整修具有法律的明文規定。陳家雖為此一保護法期望已久，並希望從此能有具體的法令依循，使古宅能透過法律的保障與行政單位的執行之下快速恢復舊貌。不然，至少也要做到先防止古宅頹傾的惡運。可是，自「文化資產保護法」頒佈之後，地方政府仍沒有進一步的作為和表示，而「餘三館」的風貌在毀損中日益惡化。雖然，陳家對地方政府不斷反應，可是屢不得改善之道。就在這種希望與失望之間，陳

餘三館的白色素牆和精美木彫，是廣東饒平和泉州建築的特色。



家的子弟陸續地遷出宅院，但這也使陳老太太更加心焦如焚了，因為當初是她執意要與政府配合，如今維修之事一直沒有下文一任古宅頹圮，使她深覺實在無法向陳氏子弟交代。於是一面安撫族人，一面透過其他管道反應苦況。民國72年1月5日，鄉公所終於來了一封公函，函中表示：「嗣後各類古蹟、古物，除由法令主管機關加強保護外，如欲改變，請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協商後，再行辦理。」

是主管？誰來維護？

然而，函中所指之「主管機關」到底是什麼單位並無明示，是內政部？省政府？民政廳？還是縣政府？而文建會居中扮演的角色，除了「協商」的功能外，還能有其他行政擔待嗎？換言之，究竟那個單位是事權中心都弄不清楚了，更遑論要求由誰來負責古蹟的規劃、整建工作。

餘三館古宅，在沒有任何優惠條件下，還誠心誠意的配合政府的文化政策，結果却落得滿屋滄桑。



民國69年6月水災和75年8月的韋恩颱風，造成兩次門牆倒塌，屋瓦破損，在鄉公所毫無反應，縣政府修護工程一再流標下，陳宅古物一再遭竊。

若據「文化資產保護法」第27條規定，古蹟的審查、指定權乃在於內政部；又第28條規定：「古蹟由所在地地方政府管理維護之。」如此看來，似乎已確立了審查、指定及管理、維護的事權分級與範圍了。可事實並非如此，在該條保護法從第四條到第八條的一些規定中，又有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或其他有關機關之間事權相疊之處，亦令執行者無所適從，終於埋下日後行政效率受牽制、政策延宕的伏因。

由於「餘三館」的建材大多以木

料為主，不堪政策延宕、推拖之累，即或建基堅牢，尚有圖救之餘，但亦難以長抵風襲日蝕，在禁建限修的規定未解決以前，餘三館只有愈見毀損破舊。據72年5月12日報載：「……陳家終日為觀光客干擾……。右廂頹傾，恐將危及全部三開間的建築支柱。」

72年5月13日：「部分建築物已破舊倒塌……。」

73年1月14日：「陳家反映被漠視，經費未卜，亦未有有關單位派人維護……。」

73年1月15日：「樑柱、簷楣嚴重腐朽損壞。『創垂堂』（餘三館之正廳）左後方的大柱已蝕朽彎曲……。」

百年果樹長出新葉

在輿論界不斷的報導之後，「餘三館」終於有了一線生機。73年3月7日永靖鄉公所來了一道函文：「本鄉餘三館因年久失修，斷垣殘壁，亟待整修，此次蒙上級重視於七十四年度編列預算補助辦理，本鄉自應配合辦理……。」3月18日報載：



「省府民政廳最近派人視察，報到內政部，獲內政部答應補助200萬元，省、縣府也將各撥100萬元維護……。」

7月17日，彰化縣政府委託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兩位專家：賴明洲博士及趙工杜教授進行初步勘察。事後，趙教授對外表示：「餘三館大體上均能保存下來，損壞不多，僅有後院年久失修，需要徹底整建。」他們均認為，以「餘三館」建築具有的文化、歷史、藝術價值，應能躋身二級古蹟之林。同時，縣政府亦與慶齡中心簽下「餘三館」的維修整建計劃，並由文建會核發49萬6千元專款補助該中心的測繪工作。整個「餘三館」的復救工作於焉開始，在這個經過長期等待與努力爭取而來的轉機中，陳家亦獲規劃單位明確的保證：預計在一個月內完成測繪工作。此時，古宅內一棵百年以上的芒果樹亦出奇的從老幹枯枝中吐出新芽綠葉，更令陳氏子弟

陳宅最精緻的木架構，在長期的漏水中日趨毀壞。

感到一股欣榮之氣，以為那是古宅復健的生命訊息。

瓦翻牆裂·陳情無效

同年10月底規劃報告終於完成，並於12月8日送交專家審議，經初審後，專家們建議修正，於是該計劃就又拖延下去了。日盼一日，陳家再度陷入長期的等待。經八個多月後，在75年8月23日當天，「韋恩」颱風襲擊西海岸，「餘三館」在這次的風災當中再度飽受摧殘：門樓屋頂上的屋瓦，將近80%全部掀起；內窗破損50%；門樓上的「餘三館」匾額亦被吹落，正身四腳亭屋瓦也有七成受損；屋背側翻，部分牆壁龜裂，土磚外露；左護龍的屋瓦掀起五成，木樑暴露在外……。過二天，古宅子弟陳煜璋馬上修函呈請文建會、省府民政廳及縣政府緊急搶修。9月5日，彰化縣政府急函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編制韋恩颱風災害搶修預算書，俾使向省府

「文化資產保護法」在無統一事權及官僚作業的體系下，反而成了破壞古蹟的元凶。

讓
流汗

成爲暢快的感覺
快速充電·誰比我強

賜跑力



武田製藥技術指導，專家配方
除了水及礦物質外
更含有補充體能所必須的維他命B群
運動中，流汗時，人體除了消耗水份之外，
營養素也因而流失；武田配方的賜跑力，
針對人體的需要，提供您足夠的水份，
礦物質及豐富的維他命B群，最能適時補充體能。
無論您做何種運動，賜跑力皆能爲您迅速充電；
專業級的運動飲料 賜跑力！

賜跑力

SPORTS DRINK

運動休閒飲料



成份	鈉 (Na)	鉀 (K)	鎂 (Mg)	磷 (P)	氯 (Cl)	維生素 B ₁	維生素 B ₂	維生素 B ₆	維生素 C
含量	70	74	17.1	13.6	55.3	1.18	0.76	2.3	561

賜跑力成份分析表 (mg/kg)

劉賓雁訪台!?

大陸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報告文學精華
在台出版，徵求預約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一) 第二種忠誠

計編收：關東奇人傳、告訴你一個秘密、路漫漫其修遠兮、畢竟有聲勝利聲、第二種忠誠、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艱難的起飛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二) 人妖之間

計編收：人妖之間、本報內部消息、本報內部消息(續)、川行隨想、在橋樑工地上、傳貴浮沈記、風雨昭昭、在罪人的背後、千秋功罪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關於劉賓雁文學的評介及其他 人血不是胭脂

計編收：我所知道的劉賓雁、我的日記、時代的召喚、關於《人妖之間》答讀者問、劉賓雁的血淚歷程、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路子還可以更寬些、人血不是胭脂(上)(下)、自我檢查、劉賓雁和他的時代、劉賓雁，撥開迷霧、現其真相的勇士、劉賓雁—我的朋友、「做人還是要傻一點好！」—訪劉賓雁、劉賓雁談文藝與改革等計320頁，22萬字左右。

國際知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精華作品；已經在台灣結成兩巨冊堂堂出版！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文學、歷史和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真實，往往招人忌恨、疾視和逼迫。
但歷史上却總有一些不避自身的慘禍、堅持說出真話的文學家、歷史家和思想家。
劉賓雁正是這樣一個現代中國最受尊敬的報告文學家。
在官僚主義、贖職、特權泛濫，理想和信念枯頹的時代，懷著對人間性最深的信賴；
懷著對信仰、理想和愛最後的執念，劉賓雁孤獨地撞擊一道愚昧、自私而殘酷的冷牆。
劉賓雁的勇氣、道德與正直，使他的作品發散出不可逼視的光芒與魅力。
深深相信民衆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劉賓雁，向一個日益與民衆異化的社會發出最尖銳而悃誠的控訴。
從來還沒有典範性報告文學的台灣文壇，劉賓雁的作品集中表現出報告文學的思想、道德與藝術的典範，爲台灣「非小說」的思考與創作，開啓了遼闊的道路。

- 預定民國76年7月30日出書
- 每單本訂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 《預約優待：每本8折優待120元，三本：360元》
- 預約期限 76年7月1日至7月30日止〈一律掛號寄書〉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話：7027609 / 7056801
郵撥帳號：1008791~0號





即使陳宅的神龕上的三片木彫也難逃噩運。

民政廳申請補助，採取緊急搶修措施，以免古蹟加速損壞……。」

9月26日，慶齡工業研究中心才提出緊急防護圖說與預算書（計110萬元）。從74年7月到75年9月，該項計劃總共拖延了一年多。「如果民國74年馬上開始整修，當然就可以避免這些災害了。」陳義雄沉痛地說。

該緊急防護工程的主要措施包括：門樓、地磚與外圍牆的復修，以及搭建一座防護鋼架。可是到了12月時，陳家猶未見到縣府有任何動靜，只好在16日第二次陳情。直到76年1月27日縣政府才將該項工程公開招標，在三度招標之後，陳家於4月15日再度陳情，彰化縣縣長黃石城於4月19日才指示先用帆布加蓋屋頂嚴重破壞部分。

招標流標·古物遭竊

4月29日防護工程再度招標，但又流標。此時的「餘三館」，圍牆已然倒毀，門閭浸水發漲不能關閉，宵小乘隙而入，致使神龕上五片最精美的木雕刻、右耳房古酒罈，及早期留聲機遭竊；更有甚者，亦有小偷鋸開右護龍窗戶，屋內的古磁器亦被搜空……，餘三館已近半毀。

「在私有古蹟中，餘三館是配合意願最好的，但是，在這麼好的條件下，單單是一個緊急搶修工作就拖延了8個月，問題出在那裡？」古宅子弟陳煌璋感慨地說。

問題出在「餘三館」一開始就不該被審定為「古蹟」，從而在所謂的「文化資產」的限制下不得動彈，失去它原有的居家功能；

問題出在陳老太太不該聽信鄉公所函文，而執意與有關單位合作，使「餘三館」變成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古蹟，變成觀光客與遊人的瀏覽對象；

問題出在陳氏子孫不該太熱心配

合鄉府與慶齡工業研究中心的規劃，任使維修工作一拖再拖；

問題出在颱風、水災不該來；

問題出在陳氏祖先根本就不該蓋「餘三館」；

……。

一切發生在「餘三館」身上的塌損與傷害，與自內政部，省政府民政廳到縣政府等主管單位，其它相關的規劃、督察單位都沒任何關係，問題出在「餘三館」活該倒楣，活該走向傾毀……。彷彿這些才是合理的解釋，因為其它的來自各界的指責或推諉諸如：事權中心的模糊不清，縣府作風拖拉，工程招標手續阻礙復建工作的進行、經費的不足……等，都已不足說明「餘三館」的凋蔽為何日甚一日；也不能挽救陳氏子弟在這整個過程中所遭受的傷害；更遑論是鄉政府的公信力與「文化資產保護法」的難以教人信服了。

六月初，我們又再度來到彰化永靖去看那已慢了近八個多月的「緊急防護工程」。

苔汙深染·面目全非

帆布覆蓋在屋頂上有如裹傷的繃帶。「餘三館」正廳「創垂堂」內神龕上的陳氏祖先牌位已移到右護龍的廂房；白牆早已染滿黑青兩色相交的苔汙，在數度的急風勁雨中垂衍散下有如蝕碎的爛桌布；原來的雕樑畫棟已然腐朽，而綉麗豐美的彩繪色線也不見光鮮原跡；傲翹的燕尾橫拱亦已不復其神氣矣。

「蒼涼啊！」對著「餘三館」的破敗傷殘，我心裡不自禁地感嘆著。月移物換固可嘆，人謀不臧更叫人扼腕，我心中感嘆的並不是木石的銷毀，而是當我們蒼惶尋索、創建台灣文化的定位與自信時，「古蹟」除具有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外，在歷史的啟發、文化的自覺與藝術的



蓋了兩個多月的雨篷，餘三館的防護鋼架拖了兩年多還是未見動工。

審美上，也應有它具體的功能才對。但這樣的功能卻那麼無妄地消弭在行政牛步與木石的毀棄當中。即或未來「餘三館」在各方督促下完成復修，如果不能在觀念上紮進「古蹟」（或其他文化資產）確實而具體的功能意識，使其在現代社會中再生新機。那麼，古蹟的重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在木石結構與色設線上的恢復罷了，恐怕難有助於社會價值與文化作用的向上發展。

新舊人文·難以調適

在現年八十歲的陳老太太引領下我們細心檢視了「餘三館」歷年來的損壞情形。伊的小腳踩越院落的雜草，深情地輕撫牆樑——為我們

點數古厝過去的種種。我們回到由昔日的工寮倉庫改建成的現代住宅，陳老太太拿出歷年來的剪報及舊照，為我們解說「餘三館」原來的景況與規格，之後，她感嘆地說：「再不趕快把它修好，我真的是要對不住祖先，也無法向陳氏的子孫交待了!!」老人家的敬祖惜物之情與我們所了解的公家做事延宕，恰成強烈的對比……。

近晚的「餘三館」看起來甚為黯淡、空盪。我們在港西村車站等候車班時，省道上一輛輛車隻快速地來往著。置身新舊人文調動中的現代社會，「餘三館」整建過程中的人為誤失，亦令人為政策立法精神與條文的落實、履踐感到擔心——。

中



人間

非洲
蘇丹 依索匹亞
AFRICA · SUDAN · ETHIOPIA



人間出版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
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7056801

「我不願意以飽食、幸福的人的立場，帶著憐憫的眼光去看飢餓不幸的人。」水禾田說，「我是以同為人類的等高的視角，去看這些在苦難中仍然自有尊嚴的人們……」。

水禾田的「人間」計128頁
彩色照片計59幀 定價150元

●定價150元 ●直接劃撥8折優待：120元

原著暢銷美國·加拿大200,000冊

神經不再脆弱

著名神經醫學博士
威克絲著·冬生譯

好消息！別依賴藥物過日子，自療就能康復！

■身體方面的症狀

- 失眠 ●反胃 ●抖顫 ●咽哽 ●噁心 ●手出汗
- 頭疼 ●心悸 ●氣促 ●失力 ●抽筋 ●怕吐出來

■情緒方面的症狀

- 憂懼焦慮 ●信心失落 ●沮喪頹廢 ●忽忽欲狂
- 取決難定 ●意念與行為不由自主 ●怕出門

被過度敏感的神經折磨的人，很容易退避孤獨，只有這樣一本書能引起他不可自遏的興趣，將他一步一步救出來。此書還另闢專文，教人如何安然渡過人生困境、自責、羞辱、遺棄、喪亡等重大的神經折磨，使人在心力交瘁之餘，不必依賴藥物或電療，依然能康復過來。



定價每本180元·掛號寄書
菊16開·289頁
優待人間讀者·每本160元
郵政劃撥：1085274-2

山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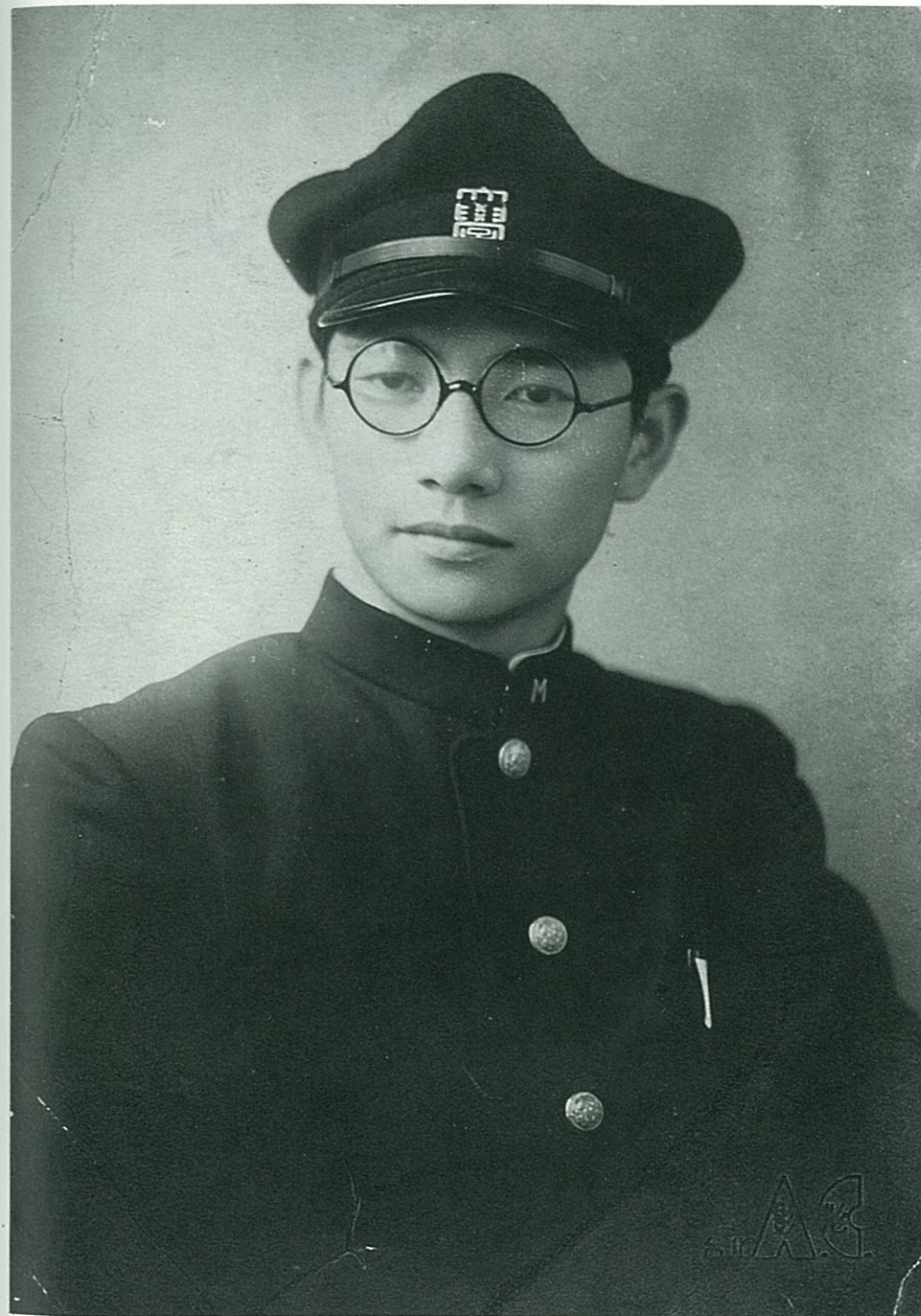
台北市潮州街91-9號
電話：3972761~3

美好的世紀

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

他出身富裕的醫生·地主·知識份子家庭；
他是從日制貴族學校樺山小學、
台北一中而帝大醫學部的台灣秀異青年。
優渥的家財，幸福的家庭，光耀的門楣，最受人艷稱的學歷，
沒有阻止他一顆熱烈地有著祖國和人民的心。
在日政末期，他學習中文，
帶著同學搞抗日組織，而身繫囹圄…
他為台灣光復狂歡；
他忽然領導對陳儀惡政的民衆蜂起；
他不知危險、不知疲倦地為民衆工作，
直到在被抹殺了人間價值的現實前仆地而死…
在激盪的台灣現代史上，
他愛過、工作過、苦悶過、奮起過…

攝影■廖嘉展
撰文■藍博洲



1947年4月26日，郭琇琮送給陳至慧的定情照，陳至慧從此投入台灣的社會改造運動，1950年身繫囹圄，坐了10年的黑牢。

時間太久了。
不義的殺戮
已消失在歷史的煙霧裡，
但它却在人類的良心上
留下可恥的記憶，
…………… ——艾青

前言

1947年2月底到3月中旬，台灣民眾反抗陳儀長官公署接收體制的全面蜂起，不只涉及廣泛的市井民眾，也涉及光復當時一些極為年輕秀異的台灣知識份子。

民眾蜂起在強大的暴力鎮壓下歸於悲慘的失敗。許多倖存的知識份子徬徨、幻滅，卻很快地掙扎著尋求思想的出路。他們在因事變而一度破滅的祖國像中重新探索，不旋踵即投入當時整個內戰的思想與政治漩渦、勇敢地投入為了探索祖國的新生的艱難戰鬥。

1950年，韓戰爆發，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這看似與民眾生活距離遙遠的國際事件，在背地裡卻對台灣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場全面的、堅定的、徹底的政治肅清在星條旗在亞洲「自由世界」的遍插下，在台灣靜靜地展開。

出身台南佳里，台北帝大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27歲獲得博士，被日本人期為「亞洲第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許強醫師；出身台南白河，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四年肄業，迫不及待地潛赴中國大陸投身抗日工作，回到台灣後捨醫而從事勞動運動的吳思漢，都以不同的關係和深度介入了1947年的民眾蜂起，也都在1950年的政治肅清中被殺。

1950年11月，許強、吳思漢等人結束了在「南所」漫長的拷問，送

到當時的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聽候宣判。

數日後，他們14個人被判處死刑。和他們一起從南所送來，一樣被判決死刑的，是這裡初步採集了一些生命史，差可描述成形的郭琇琮……

我跌入被刻意掩埋的歷史荒塚

隨著「人間」編輯部展開台灣「民眾史」的企劃，1960年初葉出生的我，頓時跌入一個被刻意掩埋的歷史的荒塚……

兩個月來，我在這枯寂的荒塚中摸索。我找到了破碎的、噤抑的、餘悸猶存的歷史的碎簡殘篇。我具體地感覺到，在一個湮埋的時代，歷史怎樣被分成「廟堂」和「民眾」兩個分野。前者枯弱、欺瞞；後者生猛而令人悸動地真實。



台北高校時期，標槍擲遠勇奪冠軍的郭琇琮。

我懷著虔誠，含著羞赧和悔恨的熱淚，跪向這被噤殺的歷史，一步一匍匐，虛心地聆聽民眾史的，寬宏而智慧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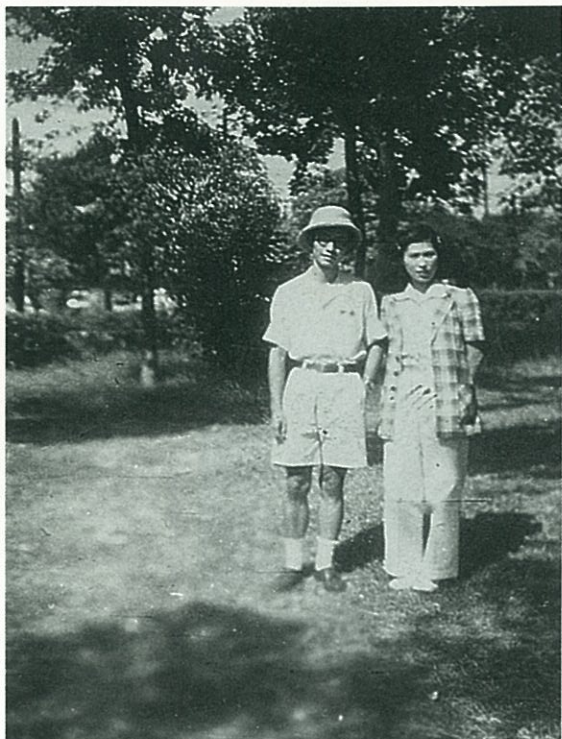
由於幸運的偶然，我找到了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當時，台北幾個最秀異的青年的足跡。他們全是台北帝大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和日本名大學醫學部的高材生；他們也全部從抗日而熱情迎向台灣的光復、到對陳儀體制的腐敗和獨佔忿然抗議、繼之參與1947年台灣2月蜂起，再經蜂起全面潰敗的絕望、幻滅與苦悶，然後在當時中國全面內戰的激越的歷史中，重新找到國家的認同。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對峙之勢儼然而成。這些熱血的一世代的台灣秀俊，在50年堅定而廣泛的肅清（Partisan hunting）

中破家亡身。這激越的青春和狂飈的歷史，在嗣後的恐怖、怯懦和高成長社會的飽嗝中，長埋地下，任歲月不斷沖刷、湮滅。

我找到了充滿希望的身份認同

對於現在尚不滿30歲的我而言，他們的抗日；他們在日政下秘密學習中國白話文和普通話；他們對台灣因日本戰敗而重獲自由的狂喜；對祖國中國的堅定嚮往；他們對陳儀惡政的怒聲，以至崛起抗議，也是出於「本是同根」這個意識所爆發出來的忿慨。2.28事變被暴力鎮壓之後，他們一度徬徨了。中國是什麼？祖國是什麼？台灣要往哪裡去？這些沉重的問題，在他們的心中成為千鈞重壓，等待著解答。19

在50年代的政治肅清中，被湮滅40年的台灣進步青年。



50年代懷抱著
史懷哲之夢的
革命情侶。

47年起，中國內戰形勢急轉直下，他們於是在激盪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中沉思台灣的意義。陰霾廓清，在他們的眼前，因著身份認同的新的解決，開展著遼闊的工作和希望。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在中國往何處去的質問和實踐中，他們取得了明白、堅強的解答。

然而，1950年的全球性冷戰架構的形成，使他們在一場世界性的肅清中被捕、被殺。在漫天飄揚的「自由」的旗幟下，噤默、腐朽、消滅了。

1948年，台灣2.28事變的次年，韓國濟州島居民蜂起。美國和李承晚當局斷然鎮壓，造成7萬人上下的死亡。

對我而言，匍匐在這段荒廢的歷史上，忽然間，「自由」和「奴役」，「解放者」和「虐殺者」這些曾經一度「明確」無疑的概念，產生了混淆。而鮮活的思想與歷史，卻在這混淆中產生。

從這歷史的廢塚中回顧，我驚異

地發現另一種力量，正在企圖噤殺那掩埋地下，卻生猛真實的民眾史。

那些大聲控訴別人在2.28事變中殺了人的人們，原來只在那被掩埋的歷史的荒塚上加封厚重的泥土，只想在別人的舊塚上插上適合自己需要的、不實的墓碑，卻從來不肯走進民眾，採掘生動地活在民眾記憶中的，現代台灣的「民眾史」。

我以顛慄的心，向那無限豐富地教育了我的，荒塚中的歷史，以及那些一度那麼勇敢、純潔、無私且熱烈地活過的、台灣最優秀的靈魂合十祈謝。我彷彿感覺到，透過這歷史的調查，我勝過了絕望，超越了恐懼，在一個又一個從歷史的烟塵中洗滌而重現出來的他們的名字，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得以把已經顛倒過來的歷史顛倒過來，找到充滿著希望與活力的，新的身份認同。

曬衣場

陳至慧：

我是陳至慧。我因為與郭琇琮大夫同案被捕，1950年，我和他同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

當我在每天一次放封的時間，假藉傾倒馬桶的機會，溜到男犯的曬衣場；每天，我得很快認出琇琮的衣物，迅速地從晾曬著的內褲的褲帶縫裡取出琇琮傳遞出來的紙條。在軍法處傳遞紙條，被抓到了是要槍斃的！而我和琇琮卻冒著生命危險以紙條傳遞彼此的信息。那一天，他傳出來的紙條上，只簡單地寫著「二條一。死刑。」

郭大夫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款起訴。在當時，這是絕無活路之條款。

我捏緊紙條，心中悲痛，不能站穩。但我還是警覺地離開曬衣場，在軍法處，我們已經習於天天看見許多青年被判決死刑。入獄快半年了，這段日子來，每天凌晨聽著其它政治受難者被帶出去槍斃時，用瘖



瘖的聲音高喊口號，其實我早已不存郭琇琮大夫能夠存活的妄想了。然而如今一旦面臨殘酷的事實，我還是承受不住那尖銳無比的痛苦。這一夜，我在同房47個人的鼾聲中失眠了。第二天天亮時，我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字：「如果我活下來，我一定會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你在這短短33年的一生，做了他人50年，100年都做不完的事。題目我已經想好了：《美しき世紀》（〈美好的世紀〉）；但這題目好俗氣；怕你不會喜歡。」我這樣寫。

翌日，我從曬衣場上取得琇琮的回條：「題目『俗氣』沒關係，只要你能把我這短暫一生所信仰的理想，所做的事寫下來，我就感到非常安慰了！」

史懷哲之夢

陳至慧：

據我所知郭大夫家是舊舉人出身，士林一帶還有何、潘兩家也是舉人出身的地方望族。日本人剛剛佔領台灣的時候，郭琇琮大夫的祖父，便曾率領不願受日人奴役的三姓壯丁，潛赴芝山岩，殺了在那裡教書的6個日本老師。之後，郭家全家便暫時到艋舺避禍。

郭琇琮大夫自幼耳濡目染，從小就有抗日民族感情。因為家境好，進入日人貴族小學「樺山小學」就讀。畢業後，順利考上台北一中（今建國中學）。在日本殖民統治差別教育下，進入台北一中的台灣人並不多。他的同學中有辜振甫、林挺生……，在歷史的轉捩點上各自作了不同的抉擇，而有絕然不同的

二、二八前，展開全省巡迴醫療，在台南和參與工作的台南高女學生合照；坐在吉普車上，戴眼鏡的青年，是二、二八後奔往大陸的何斌。

際遇。琇琮大夫已經去世快40年了而另外一些人都還活得很體面！誰幸？誰不幸？歷史自有定論吧。2·28事變發生之前，霍亂忽而在台灣各地流行；琇琮大夫在全省展開巡迴治療和公共衛生推廣工作，並且深入各地的山地部落，為原住民同胞治病，教他們讀書識字，深得山地朋友的信任。記得有一天，工作結束後，他忽然感慨地對作為他的助手的我說：「真希望能夠留在山地做史懷哲在非洲所做的工作呀！但是，時代亂成這樣子，我們得先改造社會，為全台灣的人民謀求生存的尊嚴，然後，才能到山地完成我獻身偏遠地區醫療工作的心願」

啊，祖國！

陳至慧：因為受到祖國五四運動流傳到台灣的思想影響，北一中畢業後的郭琇琮便懷抱著「科學救國」的決心，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東京工業大學。但他的父親反對他唸工科；親自迢迢地跑到日本，要他回台灣。

父親說，「你給我讀工科，將來要幹什麼？」郭琇琮說，「我要回大陸建設，讓中國的科學發達起來！」

「你要是不回台灣學醫，我就不供給你學費！」父親威脅說。

郭琇琮笑著說：「我就是學醫也不會為你賺錢的！」

父親：「隨你便，只要你給我回台灣唸醫就好了！」

其實，因為郭大夫資質聰慧過人，他的父親真正的目的，只是要他留在身邊。在日本只唸了一個月書的郭琇琮只好束裝回台。

回台灣以後，郭琇琮便進入台北高校就學。高校3年期間，琇琮不論在騎馬、游泳、田徑、音樂和思想上都展現了傑出的才華。

1942年，郭琇琮考入台北帝

大醫學部。帝大醫科生的郭琇琮，成為個具有強烈中國人意識的民族主義者。這和一位大陸來的北大徐教授有很大的關連。

1941年，徐教授應日人三菱、三井企業之聘，來台訓練派赴大陸的商務人員中文和北京話。教課之餘，徐教授還暗地吸收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進步青年，教他們中文和北京話，帶他們讀30年代的作家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

這年暑假，學了北京話和中文的郭琇琮大夫便渡海到對岸的祖國旅行考察。他到過上海、廈門和廣州等城市，實際瞭解了祖國抗戰的艱苦狀況，也更認識了帝國侵略的本質，堅定了他反帝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就在大學畢業前不久，郭琇琮大夫因為在台北帝大發展漢民族意識的學生聯盟及反日組織，被日本憲兵逮捕，判刑5年。

當日本人問他，何以日治台灣社會下受惠的精英份子，會走上抗日之途，琇琮告訴日本人：「身為一個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人，儘管個人的生活比別的台灣人安定，家境富裕，但這種個人與日本人的『平等』，不過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恥辱罷了！」

這些事情，都是後來約會時，郭琇琮大夫斷斷續續地與我談起來的。

協志會

蔡漢廷醫師：我是蔡漢廷，1950年代，我曾因為「台大醫學案」被捕，判刑15年倖活下來。

第一次聽到郭琇琮的名字，是我讀台北一中的時候罷！聽學長說郭大哥在唸樺山小學時就因為開口罵過來觀察的日本郡守而名噪台北。

進入士林的芝山岩的帝大豫科就學時，我才有機會認識心儀許久的郭大哥。在士林車站附近的基督長老教會，由陳泗治牧師帶領，組織



2.28前，霍亂流行台灣各地，青年醫生郭琇琮在全省展開巡迴醫療和公共衛生推廣工作。右側車上是郭琇琮；左側兩名是三青團員。（廖嘉展攝影）



了以唱歌、彈琴的音樂活動聚合士林一帶的學生與社會人士的「協志會」。

每天早上，當時學于台北帝大醫學部的郭大哥，都帶著他那就讀于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的小妹，從家裡走到不遠處的士林火車站等車上學。每當郭大哥戴著那頂象徵學子心中最高榮譽的四角帽走過士林街上時，都要引起鄰居、路人的側目與誇讚。

郭琇琮的確是日治末期台灣青年的最優秀青年。「協志會」裡還有幾位非常富有理想的台灣青年。記憶中有一位叫何斌的學長，是個在文學、哲學和藝術上的教養都很深邃，思想進步的醫學生。他比郭大哥早了3期，（帝大醫學部第四屆），家就住在士林街上。

1945年12月民族主義者郭琇琮身穿中國長袍與朋友留影。

畢業後，何斌學長在台大皮膚科服務。2、28事變後，他和其它台灣知識青年一般，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思想幻滅的巨大苦悶。腐敗、貪婪、殘暴的官僚獨佔政治深深地擊碎了他對祖國的情愛。他在困頓中苦苦思索，他終於從整個中國現代史和當時方酣的內戰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懷著遠大的理想，何斌學長便義無反顧從香港回返大陸去尋找新的民族認同。

另外，有一個就讀於私立台北中學（今泰北中學）的姜文鑑。也是個思想早熟、進步的年輕人。他是新竹關西的客家人。在陳牧師的「協志會」裡，他與郭琇琮大哥的小妹相識。後來考上台大法律系。終於和郭家小妹戀愛罷？但，2、28時身任台大學生自治聯盟主席的青年姜文鑑，也在五〇年代政治大整肅中被拘入獄，在綠島待了15年。隔著大海，郭家小妹為那一段盛情堅守了15年漫長而孤苦的日子，終於完滿了一段感人的情愛故事。如今，不知他們兩人健在否？

在「協志會」唱歌的那些日子，現在想來仍然是充滿著溫暖啊！我和郭大哥兩人唱的是高音部。而我一直不知道郭大哥從那裡學來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日治末期，帝大醫科生的郭大哥便經常在聚會中用北京話唱〈蘇武牧羊〉、〈滿江紅〉了。後來，我才知道從1941年起罷，郭大哥已跟隨一位北大教授徐先生學習祖國的語言和文字了。

那天下午放學後，我照例前往「協志會」，卻聽人家說，郭大哥失蹤了！說是因為跟一位祖國來的徐教授學北京話、讀《三民主義》而被日本憲兵抓走了。

光復後，郭大哥從日本人牢裡出來。因為被日人刑求，肋骨被打斷；入院手術，切掉化膿的肋骨，住院兩個禮拜才康復。

這時，台灣雖然光復了，但日軍

還足以控制整個台灣。就在那年10月10日，光復後第一次國慶，士林一帶的學生與社會人士集合起來，公開慶祝國慶；這是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以來，台灣同胞第一次能夠公開慶祝國慶，大家都很興奮。在會場上，我看到郭大哥以一口流利標準的北京話領導全體與會者唱國歌和國旗歌；恭讀國父遺囑；並且高唱國父紀念歌。當時我心裡就猜想郭大哥可能受過特別訓練的，否則他怎麼會唱這些歌呢？

一直到2、28事變發生前，我所認識的郭大哥都還是個反日的民族主義者……

幻滅

陳至慧：光復時，郭琇琮大夫已坐了3年的日本牢。來台接收的長官公署，特派奉命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的張士德上校，親自到牢房裡把郭琇琮大夫接出來。

國民黨知道郭琇琮大夫對台灣知識青年有很大的號召力，極力想拉攏吸收他。但他對實際的政治權力沒有什麼野心，就以學業未完而拒絕。

出獄後，郭琇琮大夫回學校補考畢業考，順利地成為光復後台大第一屆醫學系的畢業生。畢業後他擔任台大醫院外科醫生、台大醫學院講師、及台灣省衛生處的防疫科長。



在日本殖民者統治下的帝大田徑場揚眉吐氣的民族主義者郭琇琮。



1941年12月
和親愛的媽媽
在三樓。

這時候，台灣光復已經一年多了。曾經懷著感激的心熱烈迎接祖國的「王師」來台灣的台灣老百姓，逐漸失望了。國府的陳儀政權對台灣人民的政治壓迫與經濟獨佔，已經到了可以忍受的最大限度。

這個時候，大陸來台的船又帶來霍亂。郭琇琮大夫不時在報上撰文呼籲注意公共衛生、接受預防注射。

我認識郭琇琮大夫就是在這個時候罷！因為自己戰前在日本學的是醫護營養，對於當時全省流行的霍亂，也就特別地關心和憂心了。從專業上，人品上，他叫人從心裡尊敬和仰慕。我就透過高女時候的同學張月鳳認識了郭琇琮大夫。月鳳

是郭琇琮大夫在衛生處的同事。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地方是台北新公園。那天，我們聊了許多彼此對台灣的流行霍亂、公共衛生的看法。也就在那時，郭琇琮大夫邀我加入他的工作行列；我也答應了他。

那時的我實在是天真、純樸原來只以為郭大夫是邀我到衛生處工作；不知道他說的是全省巡迴醫療和社會調查；乃至於2、28後的社會改造。

郭琇琮大夫這個男子的心靈懷抱，是那樣深邃廣闊。心智早熟的我，雖然早在小學四年級時就已經從父親的書架上閱讀了《茶花女》、《

1941年，與祖國來的北大徐教授學習中文時的筆跡；這年暑假渡海到對岸的祖國旅行考察，堅定了反帝的立場。



日據時代士林的基督長老教會，組織士林一帶的學生與社會人士，以習歌、彈琴等音樂活動聚集而成的「協志會」。

簡愛》等世界名著；然而，每一次約會，面對著郭琇琮大夫日漸加重的憂愁卻不知如何是好。對政治渾然無知的少女的我，隱隱然可以感受到民間蘊蓄著一股就要爆裂的恨！

那時候，郭大夫總會在約會的時候拿一本書給我，待下次見面時，琇琮就像個指導老師似地，耐心地與我討論讀書的心得。我還記得那時讀過的書主要是中國三十年代作家如魯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作品。我的民族主義思想也就在那時候被他培育起來的。

然而，曾經以學生領袖的身分親至基隆碼頭迎接祖國的「王師」來台的郭琇琮大夫，終於對貪汙無能的陳儀官僚，傲慢、橫暴陳儀獨裁體制批評了。1947年初，2、28事變之前幾日，郭琇琮大夫在新生報發表一篇文章，透露了他對陳儀接收執政的絕望；而且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希望以民主的方式改革台灣的社會。

這時，身為彰化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郭琇琮大夫的父親，非常擔憂這個兒子的政治言論，將要為整個家族帶來無限的禍患。父子之間因此開始時常發生巨大的爭執。

郭琇琮大夫的父親無法理解：他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麼會生出他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

郭琇琮大夫告訴他的父親說：「郭家本來就具有反抗惡政的優良家風。他批評父親「馴服、保守，只顧慮到自己身家的安危，卻全然看不到人民被欺壓的痛苦」！「您不是從小就要我做一個有出息、能幹的人嗎？我不是順從你的意思學醫了嗎？爸爸，醫生有三種。第一種是只給人治病的醫生；第二種醫生不但治病，並且還找出病因；第三種是像孫中山那樣的醫生，他看的是國家、民族的病，是救國的醫生。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完成這第三種醫生的典型。」郭大夫這



樣對他的父親說。

〈2、28〉

蔡漢廷：1947年2月28日一早起來，便聽父親說：昨晚，太平町（今延平北路）有一個賣烟的女攤販被陳儀的手下打死，附近的民眾積累了一年多的怨憤都忍不住地爆發了，紛紛湧到警察局，要求把兇手抓出來槍斃。父親又說，現在街上亂，沒事就不要出去了。

我因為有事要到台大校總部去，還是出門了。我等了一個鐘頭，卻始終沒有公車來。我就決定徒步到學校去。走到現在的羅斯福路上，聽到路人說有人要到專賣局請願；我一時好奇，也就跟著走到那邊去。

請願的人並不很多（大約二、三十人，都是賣煙婦的左鄰右舍）。但專賣局裡的職員嚇得幾乎跑光了！民眾因為沒有請願申訴的對象而生氣了。他們於是把局內的幾箱香烟拿出來燒……。

群眾然後在一輛載著一面大鼓的兩輪木板拖車引領下，沿街示威遊行。我看到擊大鼓的那個中年漢子，頭上綁著一條白布帶，上書「××請願隊」，奮力擂動著大鼓。

當遊行的隊伍走到新公園邊的廣播電台，有人建議順便到電台把事件的經過向全省的同胞廣播。於是，民眾中自發性的代表進入播音室向

播音員說明民眾的要求，播音員只好讓他廣播。

廣播之後，遊行隊伍便經由台大醫院，走向長官公署（今行政院）。這時，聚集的群眾愈聚愈多了。許多當時失業的民眾也加入了抗議的隊伍。長官公署廣場已是一片人海了。我站在人群外頭，遠遠地看，幾個請願代表走進公署大門。就在這時，公署的門關了起來，一陣機槍聲突然從屋頂上掃射過來，一連射倒了幾位民眾。

群聚在廣場中心的民眾就地臥倒；也有些人嚇得拔腿逃跑。我躲在一棵樹後，嚇得一身冷汗。機槍掃射聲停止了。廣場上的民眾卻嚇得不敢起身。

這時候，我忽然看見一輛插著美國國旗的吉甫車向廣場駛來，上面坐著一個年輕的美軍駕駛員。我看到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用手勢把車擋下來，然後吉甫車緩緩前駛，把廣場上的死者、傷患抬到車內，再緩緩開走……

我趁機往火車站那邊跑。街上的秩序已經大亂。民眾開始在路上攔下外省人就打。在車站附近，我看到一個穿唐衫的外省老人，被一個憤怒的本省中年人叫住，一個拳頭就打了下去；那個老人立刻跪在地上求饒，中年人就放他走了。

在北門附近，我看到一個身穿軍

高校的帽徽、帝大的皮帶扣與手刻的印章，是郭琇琮33年短促的一生，僅存的遺物。
（廖嘉展攝影）

褲的男子倒臥在水溝裡，他的手上還拿著一只卷宗夾。我心中害怕，便急急趕回大橋頭的家。

當天晚上，從收音機的廣播上，聽到警總宣布台北地區臨時戒嚴的消息。但是，當時家裡有收音機的人還很少，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宣布戒嚴的事。戒嚴後，陳儀軍隊乘機劫掠的消息，時有所聞。

那天晚上，廣播電台整晚播著音樂。後來，我聽到國大代表謝娥女士對市民廣播；她說：在長官公署廣場，並沒有發生什麼開槍事件。那是因為民眾擁擠，互相踐踏，造成幾個輕微負傷的人。

第二天早上，一群憤怒的民眾就把她的醫院圍住，要她把昨晚的廣播解釋清楚。有些民眾比較激動，就把她家的傢俱、財物搬到街上，放火燒了。還在她家牆上貼了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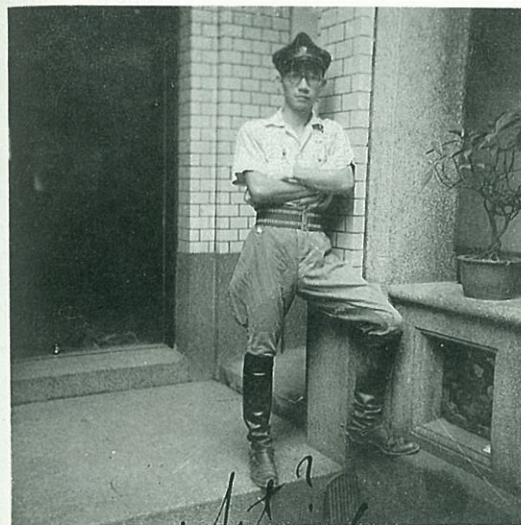
大壁報，寫著：「貪官惡吏之走狗的末路！」她的鄰居馬上響應，貼了一張「感謝人民的義舉，替我們懲罰一隻毒蟲！」

陳至慧：事情終於發生了。壓抑了一年多的民怨，終於被專賣局的查緝員點燃而爆發了。那時候，我與郭琇琮大夫正在熱戀中；外面雖然亂糟糟的，郭琇琮大夫會突然在我家出現，告訴我外頭的狀況。

大概是2.28當天罷！郭琇琮大夫立即以他巡迴醫療時打下的地方基礎，迅速召集了新店烏來的高山族同胞，社子一帶的蕉農、工人與在淡水河域捕魚的居民，會合士林一帶的學生隊，加入民眾的行列，準備到市郊的軍區奪取武器，作長期的戰鬥。

3月1日，我興奮而緊張地跟著郭琇琮大夫到石橋頭（今延平北

帝大醫科生的郭琇琮在11落故宅的天井拍照留念。



*Knight of
The days of
University
Student*

路一段與長安西路交叉口），與王添燈、林茂生等會合，準備前往長官公署抗議。我還記得，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先生特地以師長的身分，告誡郭琇琮大夫絕對不能傷害無辜的外省同胞。

下午，我們到廣播電台找播音員一宋非我；他是台北市人，早年在基隆當礦工，自1930年代起參加台灣新劇活動，1946年，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牆」和「羅漢赴會」，轟動一時，竟遭當局禁演。他所主持的廣播節目「土地公遊台灣」，批評時政，很受民眾歡迎。他立即通過廣播，號召全省人民：「團結起來戰鬥！」。

這一天，我看到市街牆壁上貼滿了各種口號傳單：「打倒陳儀王國」，「台灣同胞趕快起來，爭取麵包，爭取自由，爭取民主！」，「不得妥協，只有武裝鬥爭！」，「不願坐視同胞同學被槍殺，被逮捕！」……。

台北市到處都是軍隊，憲兵治安

警察隊，武裝的巡邏車來來往往，到處都聽得到槍聲，馬路上灑灑著鮮紅的血。學校罷課，工廠罷工，商店罷市，一切交通斷絕了。台北變成了一座死城。

3月2日，上午10時，台大、延平學校、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高年級生，大約數千人，在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會上抨擊陳儀的腐敗政治，要求「政治民主」，「教育自由」，立即製作傳單散發市民，鼓勵民眾團結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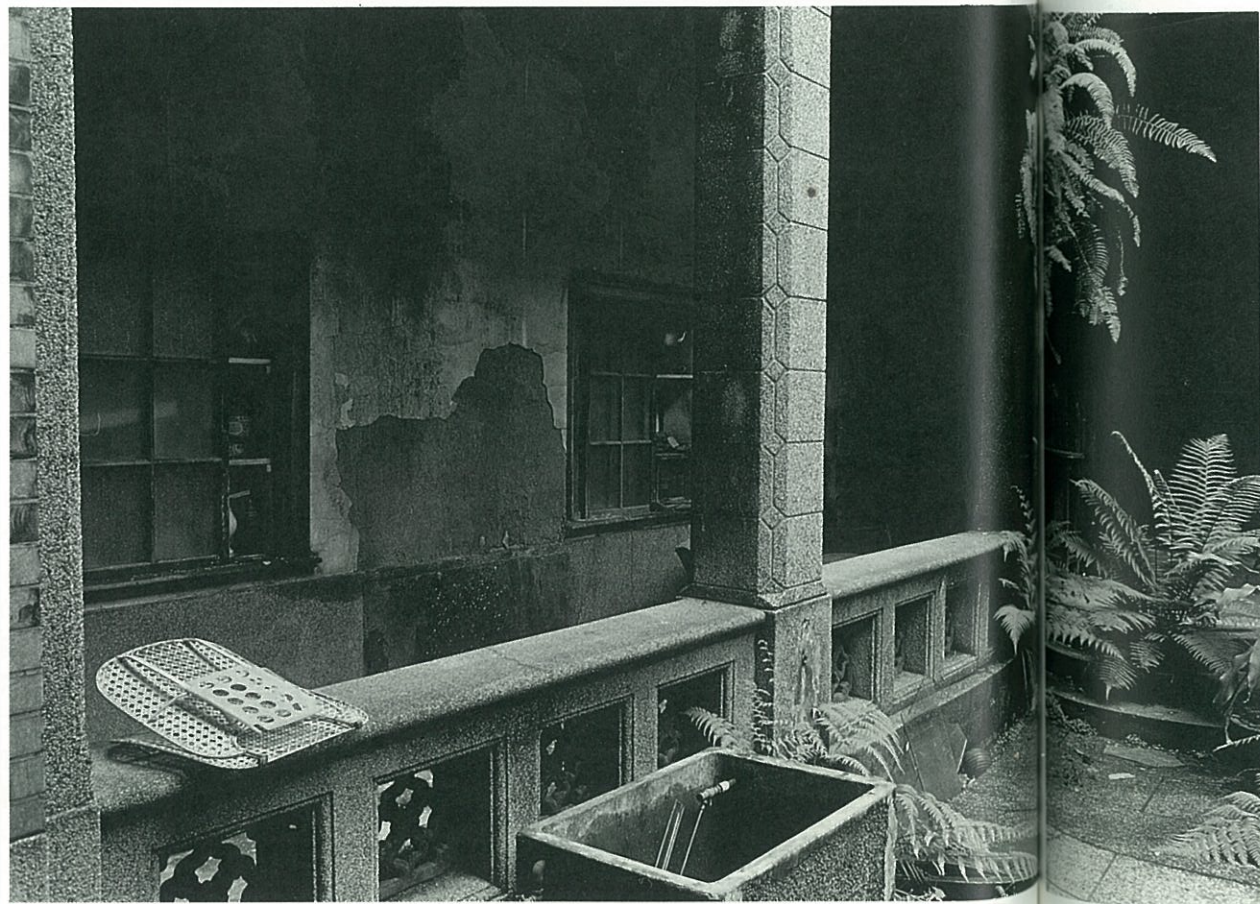
郭琇琮大夫認清陳儀的一切措施，只是他狡詐的緩兵之計；他認為只有把自己武裝起來，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暗地裡糾合許強負責學生組織，吳思漢發展工、農組織，彼此確保聯絡，並加緊奪取武器。

這時候，郭琇琮大夫還特別叮嚀我，隨時準備動員女學生組成醫護隊，加入戰鬥的行列。然而，我父親擔心我的安危，說什麼也不讓我再跑到外面；琇琮他們戰鬥的情形，我就不很清楚了。

蔡漢廷：過了2月28，到3月4日，陰雨不斷，相形之下，市街冷靜多了。「處委會」終日在中山堂開會，決定「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228事件」。這時，全省各地皆有蜂起事件，各地行政機構已經癱瘓。台北「處委會」感到有統一全省的必要，立即決議：通知全省十七縣市組織處理會，推進工作。

下午，我從同學口中接到「學生聯盟」的命令，要我晚上6點到一個指定的地點集合。與學校的同學集合之後，我們便被帶往師大舊禮堂。禮堂前面已經聚集了好幾百人，一區區地坐在地上，秩序非常良好。我還記得風很大，天氣有點冷。我突然看到一名用手巾蒙著嘴的人在指揮陸續到來的學生隊伍。我從聲音聽出他就是郭大哥。就在這時，郭大哥也發現我了，立刻用食指貼著嘴唇，示意我噤聲不語。我至今

50年代政治整肅後，家毀人散的士林郭家。
(廖嘉展攝影)



還記得他那眼鏡後面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光。

郭大哥然後站在隊伍前面，大聲宣布說處委會的內部複雜，委員們的態度曖昧，很可能會與陳儀妥協……，所以我們必須加緊壯大自己的組織與實力，奮戰到底……

那一晚，我們的任務是撤除駐守南機場警衛的武裝。新店烏來的高山同胞後來也攜著日本武士刀、獵槍、竹子下山跟我們會合了。沒有武器的學生便把竹子削尖，一人一支當作武器。這時，萬事俱備，只等待社子、艋舺一帶的隊伍趕來就可以出發。但是我們一直等到凌晨4點，他們都沒有起來。郭大哥這時便斷然下令解散，各自返家。

這天以後，我就有一段時間沒見到「神出鬼沒」的郭大哥了。

陳至慧：3月6日，由於當時偵警林頂立的別動隊員，和軍統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的鼓動，台北市內的秩序逐漸趨於紊亂；搶劫、打人的事件接連發生。我有好幾天沒見到郭琇琮大夫了。外面傳說有「大批武裝隊已由上海出發，來台鎮壓」的消息，也逐漸被證實了。

我父親堅持不讓我出去。他說：「看這個情勢，搞不下去了；琇琮要是來了，要勸他快躲一躲鋒頭！『處委會』上了陳儀的當！」

3月7日，晚餐時間，我聽見收音機傳來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燈的廣播，報告處委會所提「處理大綱」和「改革方案」42條要求，已經被陳儀和柯遠芬（警總司令）拒絕的詳細情形。最後，他沈重地向全省人民呼籲：「處委會的使命已經結束。從今以後，只有團結全體省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在統治者的壓迫下站立起來！」

可是那兩天，我還是沒有郭琇琮大夫的消息。聽說他已經下令所有的學生暫時躲避起來，避免無謂的犧牲。

蔡漢廷：3月8日，整個情勢逆轉了。由福州開來的憲兵第四團已經抵達基隆。台北市民在憤怒與恐懼之中徬徨著。天還沒有黑，馬路上行人就已絕跡，家家戶戶都熄燈閉戶，市街一片死寂，偶爾傳來三兩聲嬰孩的啼哭。

約在晚上十時以後，忽然從圓山那邊傳來一陣緊過一陣的機槍聲，接著槍響聲在靜夜裡響徹雲霄；聽不到一點人聲。我躲在黑暗中不敢睡眠；軍隊真來了，郭大哥和別的同志們不知如何，叫人心焦。

第二天，收音機說又實施戒嚴了。圓山倉庫前面廣場上躺了數百具死屍。都是沒有攜帶武器、18、9歲的中學生……

陳至慧：21師登陸了。從9日起，台北到處都是槍聲；到處都是血肉淋漓的死屍。廣播電台天天傳達警備司令部的新命令：一切公務員必須立刻恢復上班，學生必須照常上課，工人必須照常上工。但許多人一出門就再也沒回來過。一種透明而沈悞的恐怖，籠罩著全市。

郭大哥終於派了人來通知，他已從社子的三角湧坐船逃到三重埔去了。

苦悶

陳至慧：郭琇琮大夫因聽從北大來的徐教授的建議在二二八期間，化名「林逸俊」活動。再加上他一直蒙面指揮，事變後倖免於被逮、被殺。然而，琇琮還是在三重埔躲了一個多月。

1947年4月，郭琇琮大夫的父親因為肺病去逝；他拿下眼鏡，蓄起鬍子，再加上一身工人裝扮，潛回老家幾乎連家裡人都認不出他來。這以後整整一年，他都以這副形容在外游走。

郭琇琮大夫後來告訴我說，一直到21師登陸時，學生隊伍僅有50幾支步槍和少許彈藥，而且攻打下來

2·28後，苦苦地思索著：台灣該往何處去？



的樺山倉庫裡存糧太少。他衡量在軍需極端不足的情況下，如果繼續戰鬥，勢必要付出更大，更慘重的代價；他因此下令所有的高山同胞、工人、農民和學生各自逃躲。3月9日以後，台灣各地陸續有許多學生領袖被殺了……

現在我常會想，郭大夫必定因此而自責吧！事變後，他的思想陷於無出路的苦悶。台灣何處去？在前近代的、殘暴的政治的冷牆之前，他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陷入了重大危機，台灣該往何處去呢？郭琇琮大夫苦苦地思索這個問題……

這時候，是1947年的5月。他的老師徐教授介紹他認識了老蔡。認識老蔡，無論如何是他一生命運中另一個重大轉捩點。雖然我不知道細節，但我知道，老蔡叫他重新認識了苦難中國的全貌，叫他重新找著一顆尋求國家認同的心的新歸宿……

父親死後，士林郭家的11落大宅便成為琇琮安頓三教九流朋友的收容所了。我所認識的郭琇琮大夫私產觀念十分淡泊，且有托爾斯泰的大同胸懷。每逢年節，琇琮的父親總是大量救濟士林街頭的乞丐貧民。琇琮曾經當面跟父親這樣說過：「真正的行善，就該把我們家裡的財產和田地，通通分給這些窮人……」

當我們雙雙送到看守所時，有一回，我曾經用紙條告訴他：「我多麼希望，有一天，後人會用您的名字命名我們士林家的那條大東路……」郭琇琮大夫卻責備我說：「個人英雄主義是沒有價值的。要徹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啊！至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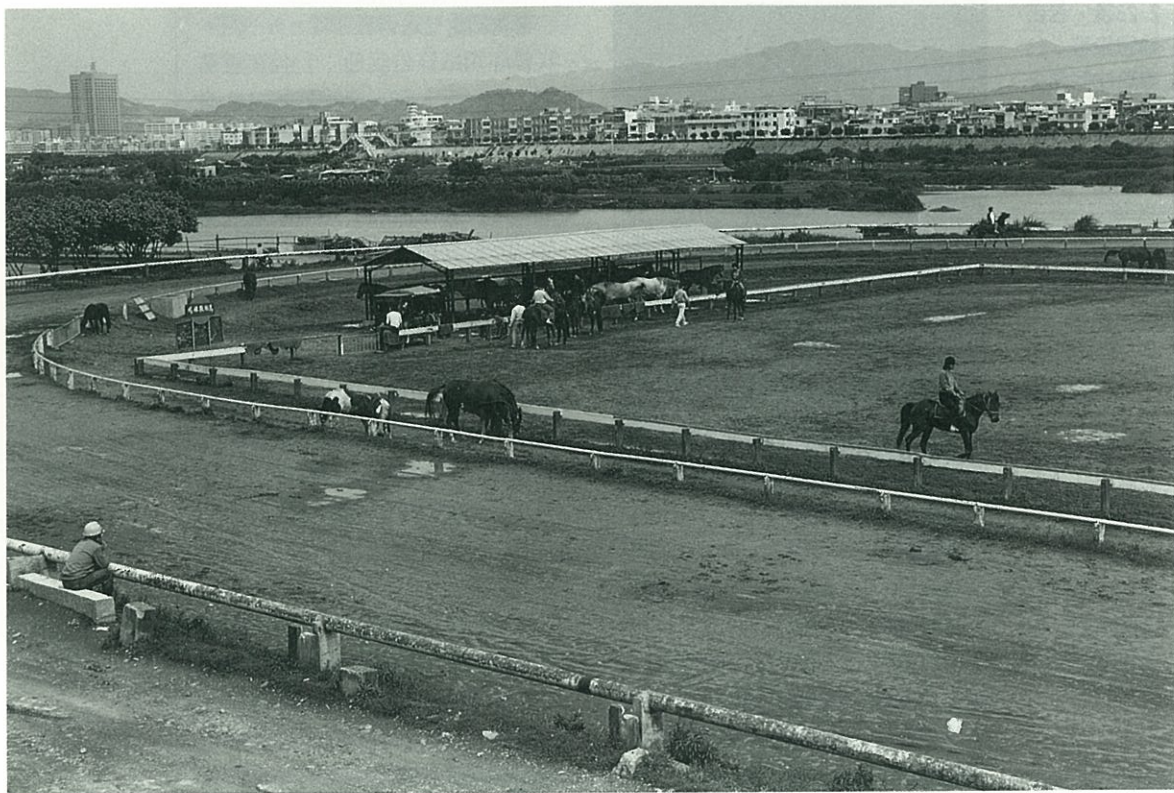
然而，這樣的琇琮，卻是個「小氣」的人。婚前，每次約會，他都只是買一包花生或一節甘蔗而已！看電影還是我買的票呢！我總是不明白，郭家的少爺，怎麼這樣小氣呢？有一次，他竟問我借頸項上的項鍊；問他幹什麼用？他說有個朋友欠錢用，先借給他拿去典當，領薪後再還我……

從三重埔避過2·28鋒頭回士林後，郭琇琮大夫被延聘到衛生署服務。從大陸來的署長經利彬博士，原先是北大教授兼協和醫學院院長；他非常欣賞郭琇琮大夫的熱情與活動能力，要他負責推廣地方基層的醫療保健工作。當時，人們常常對他說：「只要好好地幹，台大醫院院長，遲早是你的！」人們卻一點都不知道，私人的名利祿位，全不是他所要的啊！

1948年，郭琇琮大夫出國走了一趟。回國後的郭琇琮大夫不知為什麼活得更有幹勁！更忙碌了！2·28的陰霾掃光了！我看見：他的眼眸重又燃起炯炯的火光……

「改良歌仔戲」

那一段日子，郭琇琮大夫常常帶著已經是他太太的我，往一些台北市破落、陰暗的地區跑。為了要作萬華江山樓一帶的社會調查，他幾乎天天跑這個古老的綠燈後街，也許怕人家說話吧！他要我換下小姐太太的裝扮，陪他去那種地方。我們就在那裡的小吃攤上與那些女孩聊天。長期下來，他完成了江山樓社會調查報告書，對那些淪落女孩的家庭背景，身心健康狀況，作了



昔日的馬場町，是50年代的無數秀異青年的死地；今為水源路堤防外的跑馬場。

細密的分析報告。

郭琇琮大夫一直沒有間斷地改造自己。為了發展工作，他在生活上的語言、服裝，在不斷學習中幾乎已經能與勞動者打成一片了。他喜歡唱歌；尤其喜歡呂泉生所作的《囚仔歌》。我們的孩子生下來以後，他經常一邊搖孩子睡，一邊唱《囚仔歌》給小嬰兒聽。他也喜歡《五月花》、《河邊春夢》……等等通俗的台灣流行歌。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卻儘唱這些通俗的歌？」這時郭琇琮大夫卻嚴肅地糾正我「這些歌一點也不低俗；這都是勞動民眾愛唱的歌。要跟民眾一道工作，當然要喜愛他們唱的歌！」

後來，郭琇琮大夫加入台灣省郵務工會；在郵電工人補習學校裡，他就是以娛樂的方法，去教育這些工人。1948年夏天，我們還在中山堂一連公演了5場改良的歌仔戲——〈白蛇傳〉。

郭琇琮大夫是這齣新戲的編導。音樂指導是江文也；江文也把歌仔戲的曲調改以中西樂器來伴奏。演員主要是台大學生和郵電工會的工人。記得郭琇琮大夫還教他們以客家的採茶山歌來跳一種江西農民的民俗舞步。這5場新嘗試的勞動歌舞劇還在當時的台北文化界造成一陣轟動呢？郭琇琮大夫後來因為與從大陸過來教中文的計老師在工作、路線上發生矛盾，退出郵務工會的工作。

肅清

也許是因為郭琇琮大夫小資產階級的出身吧！老蔡並不是馬上就吸收他進地下組織，那時候，政府也極力要拉攏他。琇琮如果當時也跟一般人一樣為私利打算，今年該是六十九歲的他，也許是坐在立法院讓人質詢的高官哩！老蔡觀察了一段時日後，終於把郭大夫組織到工作上去……

琇琮以活躍的組織能力，及原有的群眾基礎；迅速號召了許多有熱情，有理想的青年學生。他還帶我參加他主持的一個讀書會。使我得以跟一些學生讀了許多舊俄作家，如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高爾基等人的作品。

1949年秋天吧，有一個晚上入睡前，郭琇琮大夫忽然對我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倆將來可能要犧牲的！」

初為人母，而又對政治的殘虐渾然無知的我，懷抱著初生的嬰孩，自然不願意聽到這種話題。既使日本統治時代，也沒有聽過誰是因為思想被殺的！我竟這樣說

這時候，郭琇琮大夫就到書房拿了一本賽珍珠的小說《愛國者》，然後翻開裡面一段給我看，那是描寫一百多個愛國青年在揚子江畔被槍決的文字。我這才知道，在無條理的歷史和荒蕪的政治下，人是可隨時能被歷史的胎動壓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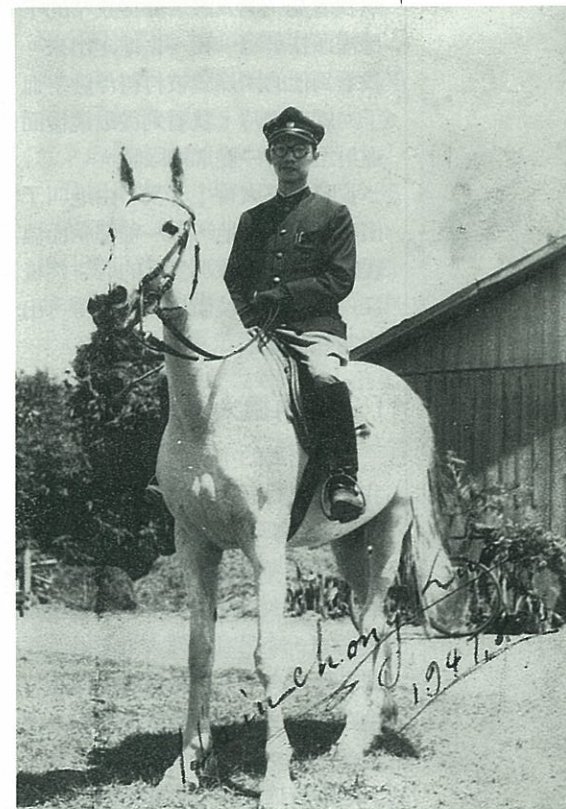
蔡漢廷：1950年，五月十三日情治機關向台大傅斯年校長要求約談幾名台大醫院的主任，傅斯年答應了。傅校長讓台大醫院院長魏火曜知道情治單位所要談的人。那天是禮拜六，原本要開主任會議的。情治人員便在院長室等候了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小提琴家胡乃元之父），以及第一內科主任翁庭藩……

許強與胡鑫麟在會客室被捕；翁庭藩因為有事回到苗栗老家而暫過一劫。情治人員把許強等人先帶到保密局。那時畢業不久，剛到台大醫院服務的我，也因為跟許強主任借了幾本書而涉案入獄。事實上，我們什麼也沒做，只是讀了一些政治和思想上的禁書……

陳至慧：對於政治一點警覺性也沒有的我們，竟然不知道早在公演新歌仔戲《白蛇傳》時已被安全單位跟踪監視了。一直要到台大「光

明日報」案後，「基隆中學」案相繼偵破，無數個純真青年被大量逮捕後，郭琇琮大夫才帶著我離開台北，逃避偵探的緝捕。

郭琇琮大夫真是個有工作狂的人啊！我看他那裡是在避難！他是走到那，就與當地的組織聯繫，繼續發展工作。我們的足跡從台中、台南、高雄到蘭陽，幾乎踏遍了台灣的高山與鄉村。後來因為我耐不住對於初生嬰兒的思念；郭琇琮大夫不得不帶我回到台北了。



是自己的隣人密報的吧？剛回到娘家，晚上，四處就被治安人員重重包圍了。我狠下心丟下才6個月大的嬰兒，再度跟著他從家裡的祕洞逃出來。我聽到鄰居正在替我們掩護騙那些特務說：「聽說他們到大陸去了。」

1950年4月末。老蔡被捕了！但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後來，被逮到牢裡，我才知道老蔡知無不供，

在馬場町，騎白馬的郭琇琮英姿。

而且第一個就出賣了郭琇琮大夫。我不知道郭大夫知不知道這件事？我更不知道他心裡的感受。自己思想，信仰的啟蒙著，竟然出賣了自己的人！這要怎麼說呢？

蔡漢廷：當天下午，我們被逮捕送到保密局。當我填好資料，把衣服、皮帶、鞋子脫下來交給衛兵，進入牢房；只聽背後一聲鐵門用力關上的聲音；我整個人立刻陷入驚恐的狀態。

我緊貼著牢門入口處的牆壁，忽然我看見一個人跛著腳從狹窄的牢房裡頭扶著牆一拐一拐地走出來。我看到他的兩條腿被打得浮腫瘀血了。就在這時，我看到從眼鏡後面逼射出來的一雙爛爛眼睛。

「啊，郭大哥！」我不由地叫了出來。他無語地，以一種堅執而溫暖的眼神安撫我那受驚的心；然後又一拐一拐地被衛兵押出牢房，出去開庭受審！

「不要再擴大下去了……」

在保密局的牢房裡，老蔡就關在我們的斜對面押房裡。當老蔡被提出押房受審時，走過各個牢房前面，幾乎每間牢房裡的人都對他唾罵。然而，郭大哥卻一直不曾流露出對老蔡的一絲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罵老蔡，有一次還跟我說，他這一生在做入、處事上最欽佩的人，便是老蔡了。

老蔡被捕後，把全部組織交了出來，造成50年肅清的高潮。當革命者變成叛徒，人們就不再以革命者視之。但郭大哥卻似乎能同時看待一個告密者的雙重人格吧。到現在，我一直無法理解郭大哥對人人恨之入骨的老蔡所抱的諒解與尊敬。這是怎樣的一種恢宏的人格啊！而老蔡卻以出賣無數愛國者珍貴的生命，換取變節後在情治機構擔任極高的職位，到最近數年前死去。

然而，眼看著老蔡每出去受審回



來，沒幾天就會送進來一批同志的郭大哥，也開始有點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審，經過我們牢房時，郭大哥走向前說：「蔡大哥，不要再說了，不要再擴大下去了……」

有一天，郭大哥突然笑著對我說：「我是澈底覺悟，這次再也難逃一死了！你們只是讀了幾本書，大概只要感訓幾個月就會放你們出去罷！」



1949年11月28日，郭琇琮說：「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陳至慧的母親抱著她與郭琇琮留下來的愛子。

其實，我已經多活了七年。早在日本憲兵抓去那一回就該死了；運氣好，還是多活了這七年。只可惜，沒讓我再多活幾年，多做一些工作；我有很多事還沒做完呢！」

後來，國府當局欲說服他向全省廣播以換取個人自新的機會。他們以高官厚祿利誘他；並且舉陳獨秀為例，說像他這樣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終有一天也會被批鬥的。然而，郭大哥卻為那純粹的信仰堅持不渝。

後來，郭大哥，許強老師等核心份子被移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結案，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郭大哥了。

沾血的金條

陳至慧：那年5月，我們在嘉義一個友人家中躲避。是5月2號深夜罷！熄燈之後，有警察以槍柄用力敲門，然後把我們拖下床帶走了。我們的朋友姓徐，兩個兄弟都是台

大法律系畢業生；後來都被槍斃了。

我們連夜被押往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的南所。剛入獄，他們就用一套10斤重的腳鐐銬在郭琇琮大夫的雙腳上。我整個人已經崩潰了，害他不時傳小紙條來安撫我。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在千鈞一髮之際逃離家門後，家裡五百坪大的房子，包括廁所在內都被搜遍了。父親被帶去逼供；弟弟被押到台中一個親戚家找我們。父親被關了三個月，要他供出我們的行踪。我跟郭琇琮大夫被捕後，有些不肖人員騙父親說只要打通三關就可以放父親出來，每一關要20條金條。父親相信了他們，就送了他們六十條金條。他們這才放了父親。

我至愛的丈夫郭琇琮大夫判決死刑確定後，那些肖小又來向我詐騙，說什麼只要八十條金條就可以救琇琮一命。父親明知是個騙局，但愛子心切的父親還是賣了4棟樓房以供訛索，想救他的女婿出來。但，他的女婿終究免不了一死！

勇敢的活下去

陳至慧 1950年，11月28日。

凌晨4、5點罷！軍法處的牢房裡又響起了一連串呼喊激烈的政治口號的聲音，在寂如墓塚的押房的甬道上迴盪。

我坐在擁擠汗穢的牢房裡，凝視著高牆上小窗口外欲明未明的天色，整個人已然完全崩潰了。我知道那是我的琇琮哥和他的同志們許強、吳思漢三人赴死前最後的嘯喊……

臨刑前一天，我從晒衣場收到琇琮給我的最後一張小紙條。小紙條上祇寫了簡單的幾個字：

「至慧，請交待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的生活下去……」

● 人間出版社叢書目錄 ●

■「非洲·人間」

作者：水禾田
定價：150元，郵撥：120元



■「人與土地」

作者：阮義忠
定價：平裝 / 280元，精裝 / 400元
《郵撥一律85折優待，平裝 / 238元，精裝 / 340元》

人與土地 阮義忠攝影集



■「植物之美」

作者：陳月霞
定價：500元(人間訂戶郵撥85折，425元)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三巨冊

- 第二種忠誠(一)
- 人妖之間(二)
- 人血不是胭脂(三)

《徵求預約》
每本訂價：150元，三本：450元
《預約特價》
每本：120元，三本：360元
《預約期限》
76年7月1日~7月31日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TEL: 7027609 / 7056801
郵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電影人間！ 電影知識普及化

電影劇場研究室
電影研習系列講座



《主旨》普及電影教育，為喜愛電影及追求電影知識人士提供瞭解的機會

《對象》凡對電影有興趣，資歷年齡不拘

《時間》自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日止，為期二月

《地點》電影劇場研究室
和平東路二段177號3樓之一 TEL. 702-2147

《師資》焦雄屏 任教國立藝術學院
黃建業 任教國立藝術學院

電影專題課程

- 電影入門(下午班)
- 電影入門(晚上班)
- 電影大師風格研究
- 類型電影與社會關係
- 大師名作欣賞
- 類型名作欣賞

報名時間及辦法

- 每週二、四、六下午一時至六時半
- 攜帶本人一寸照片兩張及報名費，至電影劇場研究室報名
- 地址：和平東路二段177號3樓之一
- 詳情請於上述時間電話詢問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

分開來，「人間」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雜誌；
合訂後，「人間」是一部值得典藏的好書！



- 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特價大優待
合訂版「人間」〈9-12〉及〈13-16〉2巨冊
每卷4期訂價：500元，2卷8期1000元
特價供應：每卷360元，2卷：720元

冊數不多，請從速訂購！

優待期間：76年7月1日~76年7月30日
● 供書時間：〈9-12〉合訂版(現書供應)
〈13-16〉合訂版76年7月底寄書

- 郵寄：掛號交寄
-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 查詢電話：(02) 7027609 / 7056801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啊！美麗的台灣〉

紅檜族群 的輓歌

西林林道記事

1987年6月我來到花蓮縣鳳林鄉
深入西林林道50公里處的伐木區
在那裏，我親睹了台灣原始森林的屠戮過程
在電動鏈鋸的虐殺下瞬間傾倒
一株株傲挺的紅檜滾輪四處……

■紅檜

紅檜扁柏材質良好，不易腐朽，是台灣最珍貴的高級木材。西林伐木區因山高險峻，砍伐時深怕摔損，故伐木師父下鋸前，總要觀察樹高、方位、地形以做為伐木的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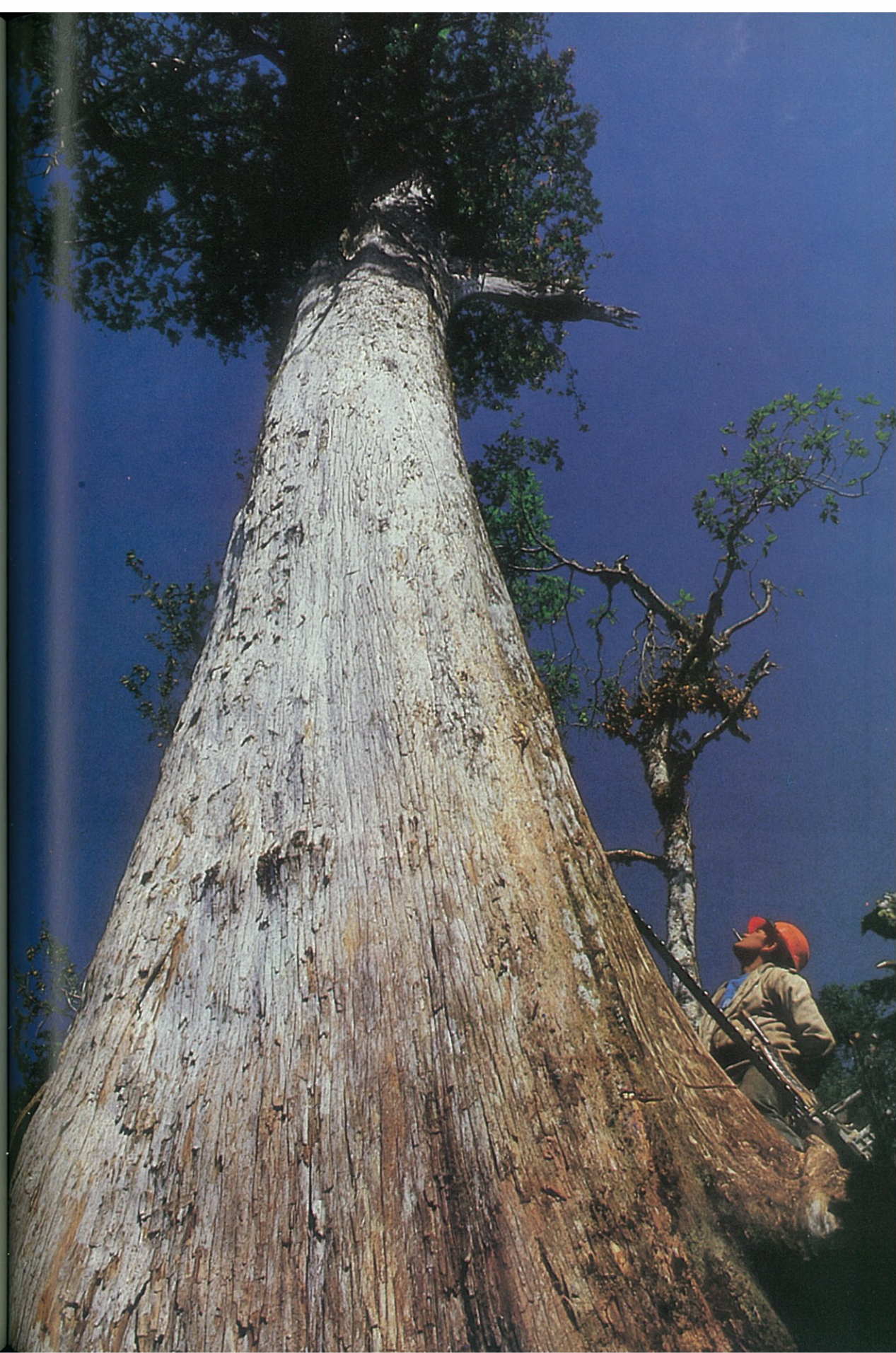
這棵紅檜，直徑約2公尺樹高20餘公尺，換算為材積已在20立方公尺以上。

當我透過觀景窗，察看這棵巨木時，陪著我同來的林班業主蘇山河說：「以紅檜高級木市價1立方公尺5萬元計算，眼前這棵檜木價格即在一百萬元以上。」

經他如此一說，我驚訝得差點忘了按快門，僅是這棵樹就有如此的高價，那麼躺在我腳下的，倒在我身旁的紅檜豈不是價值連城。

望著這片已成墳場的森林，我心痛的想著：是否正因紅檜擁有如此高的經濟價值，以致使「她」間接的成為台灣原始森林的禍首呢？

攝影 / 撰文 ■ 賴春標





■ 上山

6月10日清晨6時，居住在位於西林林道50公里處背陽山腹工寮的伐木工人，於灰漠的天色中，帶著飯包，腰佩柴刀，動身上山。此時林道南側的萬里溪，已被壯闊的雲海所掩覆，雪白的雲絮直伸至對岸的萬榮林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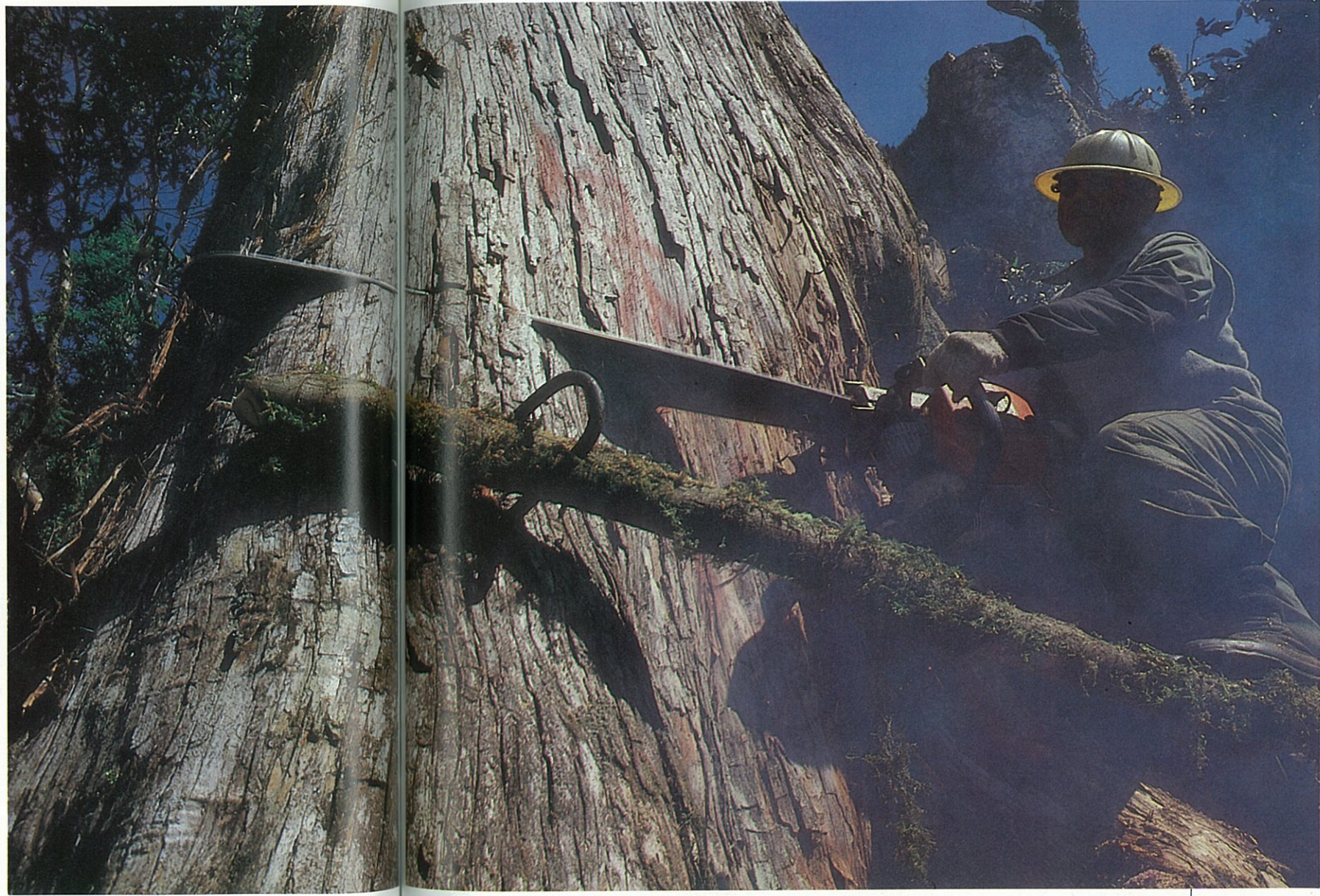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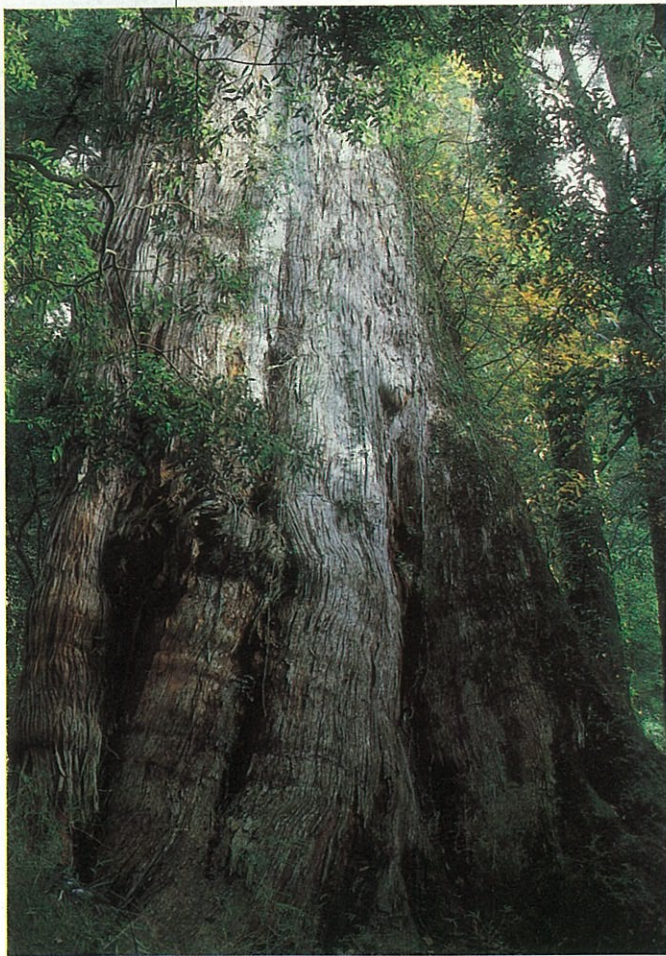
伐木區就在工寮前方2公里處，騎車不過數分鐘路程，到了伐木地，林區的主任王龍盛不厭其煩的告訴工人們，檜木很值錢，在這險峻的西林山區，不管伐木、吊材、集材、運材，都應該特別注意檜木的完好。

王主任總喜歡告誡工人說：「作業時檜木折損了，老闆是會心痛的。」伐木工人在林地工作的時間相當長，從早晨6點到傍晚6點才收工，中飯也以冰冷的飯包在林場就地解決，飯後甚致都沒有休息。

西林伐木區的山稜地形相當險峻，工人在林區上下作業備極艱險。我隨著伐木師巫瑞江，單由林道爬至伐木現場，即花了40分鐘。

踏進伐木現場，觸目所見盡是幹基膨大，側枝平展，葉部下垂的熟悉「紅檜林」。巫瑞江說：在他的伐木生涯裡，像西林這樣盡是紅檜族群的純林相當少有。

他又告訴我：「林務單位人員曾更深入該山區做林相調查，結果證實林道盡頭以後的深山區，有更廣大的紅檜族群。」而我也懷著相當慨嘆與驚訝的心情，由山稜的林相形狀得知，由中央山脈能高山區延伸下來的支稜——西林林道——確是台灣目前極稀有珍貴的紅檜扁柏族群林帶。



■ 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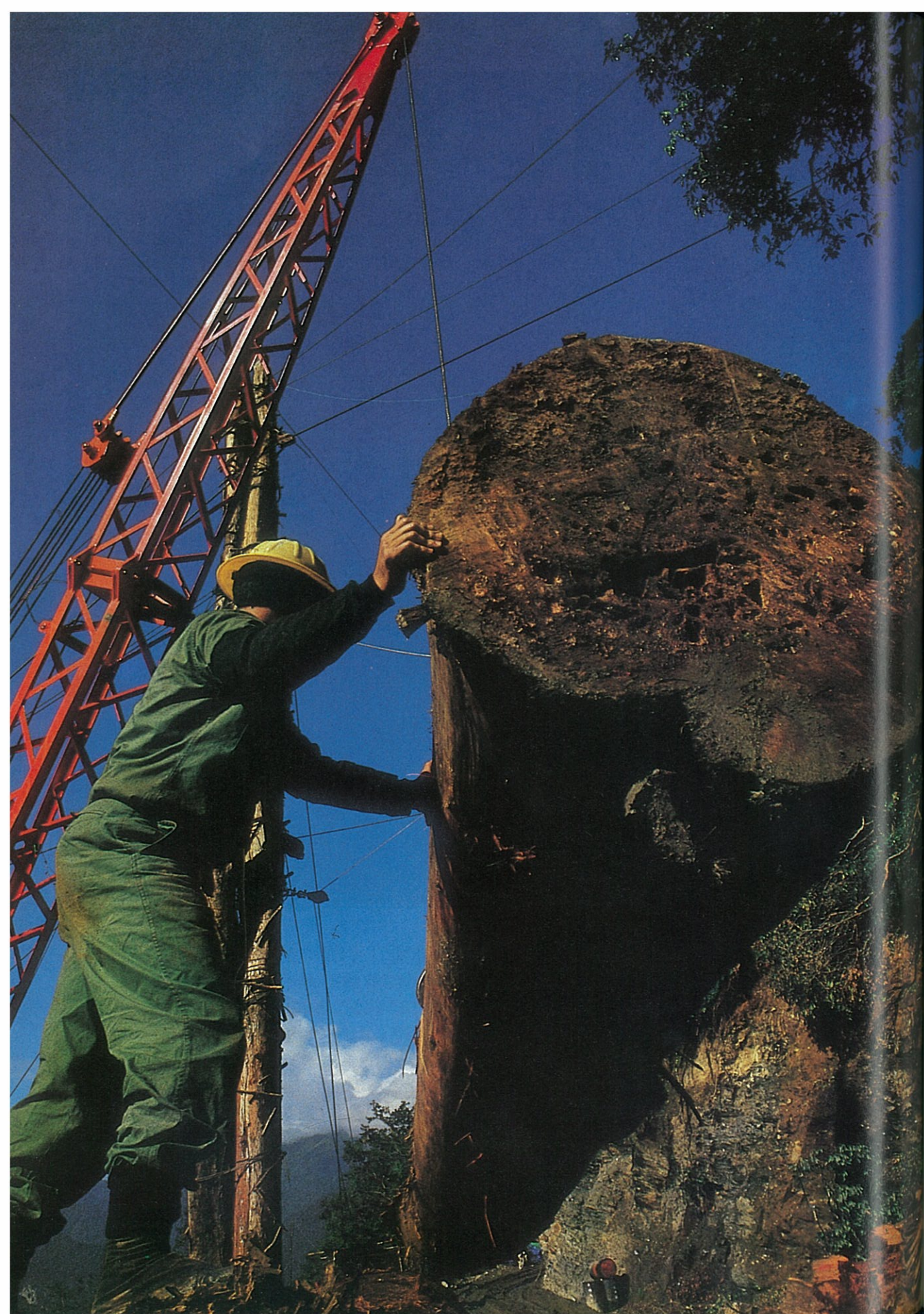
這棵樹齡千年的紅檜，在現代化的鏈鋸下，只需要一到兩個小時即可伐倒。家住花蓮瑞穗的「巫瑞德」，是西林林道此一伐木區主要的伐木師父。6月10日早晨8點，巫瑞德、巫瑞江兩兄弟扛著長1公尺半的鏈鋸到了巨木前。身手矯健的巫瑞江拔出柴刀，就著身旁的一棵小闊葉木，連砍帶削，不需數刀已削出一截長3公尺碗口大的木幹交給巫瑞德，巫瑞德接過木幹，將一端穿過早已釘在巨木上的小鐵架，另一端則置於樹側的土坡上。定好了支架，站穩了身體，巫瑞德啟動了鏈鋸，飛快的鋸刀劃裂了樹皮，撕碎了樹身，剎那間黃金色的木屑自鋸頭處奔飛而出。

不到數刻鐘，這棵千百年來自然變異都無法損傷的巨檜，便在人力和機械的夾擊下黯然傾倒。

今年42歲的巫瑞德，已有18年伐木歷史。他說：「年輕時以手拉鋸伐木，那時由於鋸慢、賺錢少，工作相當辛苦。類似這樣的一棵巨檜，在手拉鋸時期，從鋸倒再整材，須花上10天半個月，可現在只要2至3個小時即完成。」他又說：「伐木就如同包工，不分樹種每伐一噸工資100元，以這個林班而言，十甲林地8個伐木工人，一個月的伐木期，其材積重量約為6000噸，100元乘總噸數即是我們工資。」

6000噸的木材要運送多久啊？我茫然的問道。「以一部十噸重的卡車載25噸的木材，單此十甲林地即要240部大卡車才載運得完。」巫瑞德輕鬆的說道。

十甲林地竟蘊藏如此豐富的材積量，我深為如此豐富的台灣森林資源震動，我更為在如此高峻的山稜，對種植成長皆極度困難的檜木扁柏，竟能在毫不預留母樹林做自然繁殖下進行皆伐行為，深感納悶痛心。



■ 集材與運材



張清林與許阿輝都是宜蘭人，在早期太平山林業興盛時投入林場工作，至今也都有了20年以上的林場工作經驗。張清林說：「我們是負責集材的班，一班約為10人，內分吊材、集材、操作集材機等工作。」許阿輝也說：「像西林這地區相當高聳，單由林道起到最高山稜架固定點，我們就設兩部集材機和拉上數條近千公尺長，比姆指粗的鋼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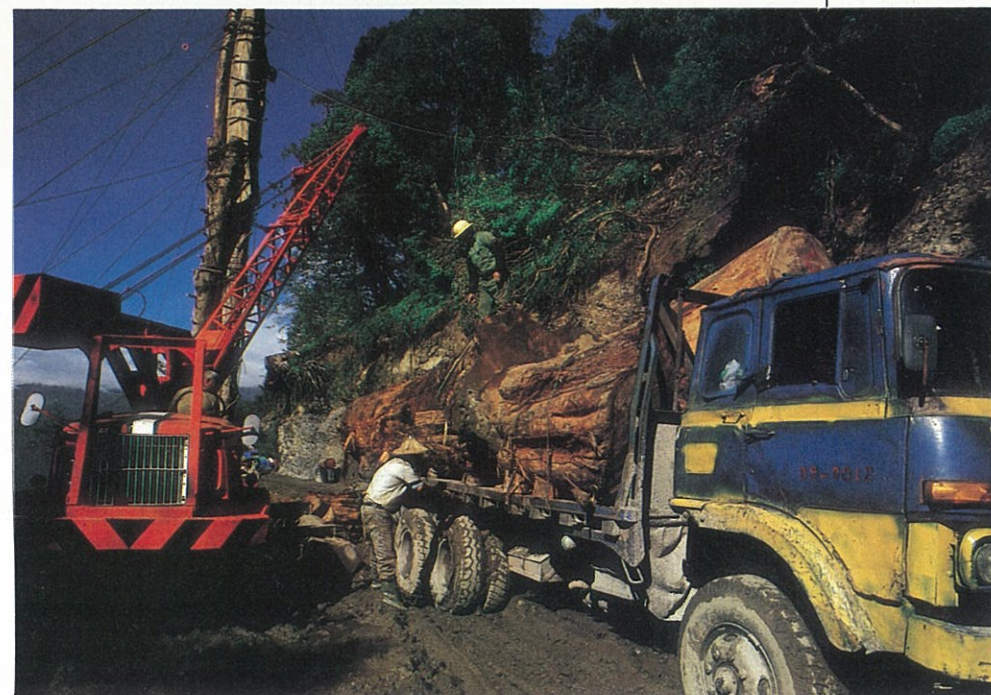
6月11日我整個下午參觀他們集材作業，當原木向下吊送時，往往因鋼索著力不足，以致常落地滾動，當巨木滾壓碰撞材地時，不要說小樹雜木無一倖免，就是連土石也一同碎裂。另一王姓集材班員就說，在這種地形吊柴這是無法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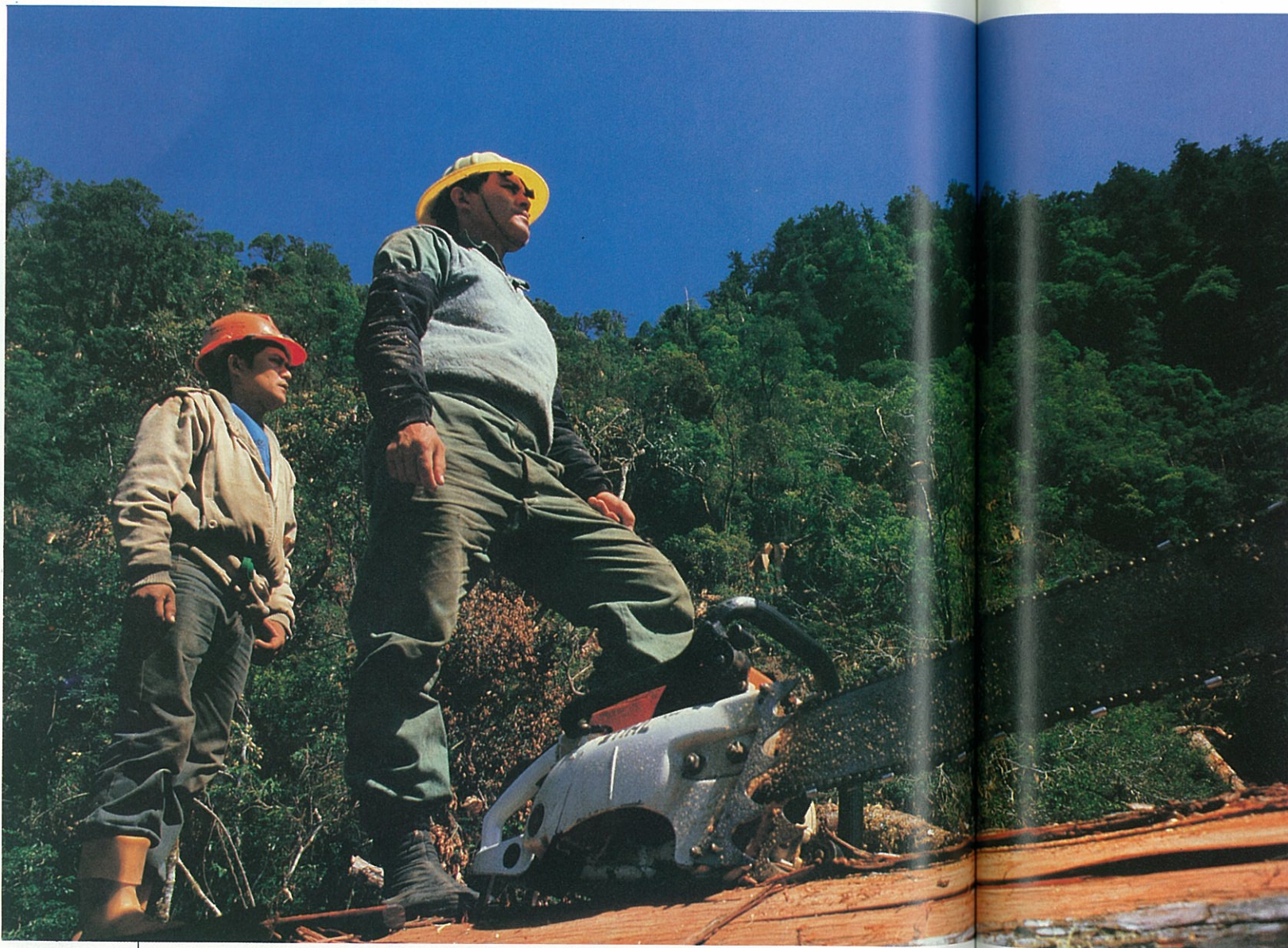
在材班地，伐木與集材是兩個不同的獨立單位，他們同時受包於材班事業主。而他們的工資都是以砍伐後的材積噸數計算，故運下山的木材快慢多少，便決定了他們的工資多寡。

據一位運材的卡車司機說：「一噸原木的運費為450元左右，多載就多賺，以致一部十噸的空車，載重往往超過25噸以上。」總重35噸有如中型坦克的柴車，就這樣壓碎了窄小林道的寸寸土地。

因此，高效率是他們唯一的追求，而在此高山峻嶺中，以效率為前提的伐木作業，要求他們對沒有經濟價值的闊葉樹、雜木心存仁念，簡直就是苛求。

「因為地形太險，作業太難了，所以不能怪我們。」張清林便如是向我說過。那樣應該怪誰呢？我疑惑的想著，此時已近黃昏。





■ 砍伐前後

巫瑞德、巫瑞江兩兄弟，伐完該區最後一棵檜木後，站在傾倒的橫木上交談。驀然，尖銳的鏈鋸聲響起，這次是響自東面那片翠綠的原始森林，鋸木聲有如黃蜂附耳般的嗡嗡作響，令人難安。不斷交疊響起的鏈鋸聲有如兇殘的猛獸，在餓狼的吞噬整座森林。

巫瑞德說，東鄰的這片檜木林，已由另一木材商標得，從現在砍伐起，也得一個多月時間，聽到此一噩耗，內心倍覺無奈，我不禁想問：「為什麼一定要在這種陡峻的山稜，做這種連續式的皆伐呢？」還有，在此惡劣的地形與環境下，人工種植能存活多少？母樹林又在那裡？

眼見腳下這塊近十公頃的山地，已成了森林的墳場。而一個月後，東面這片原始檜木林，肯定又將成為一片焦土，此時我內心的絞痛，已非言辭所能形容。

採訪後記

到西林的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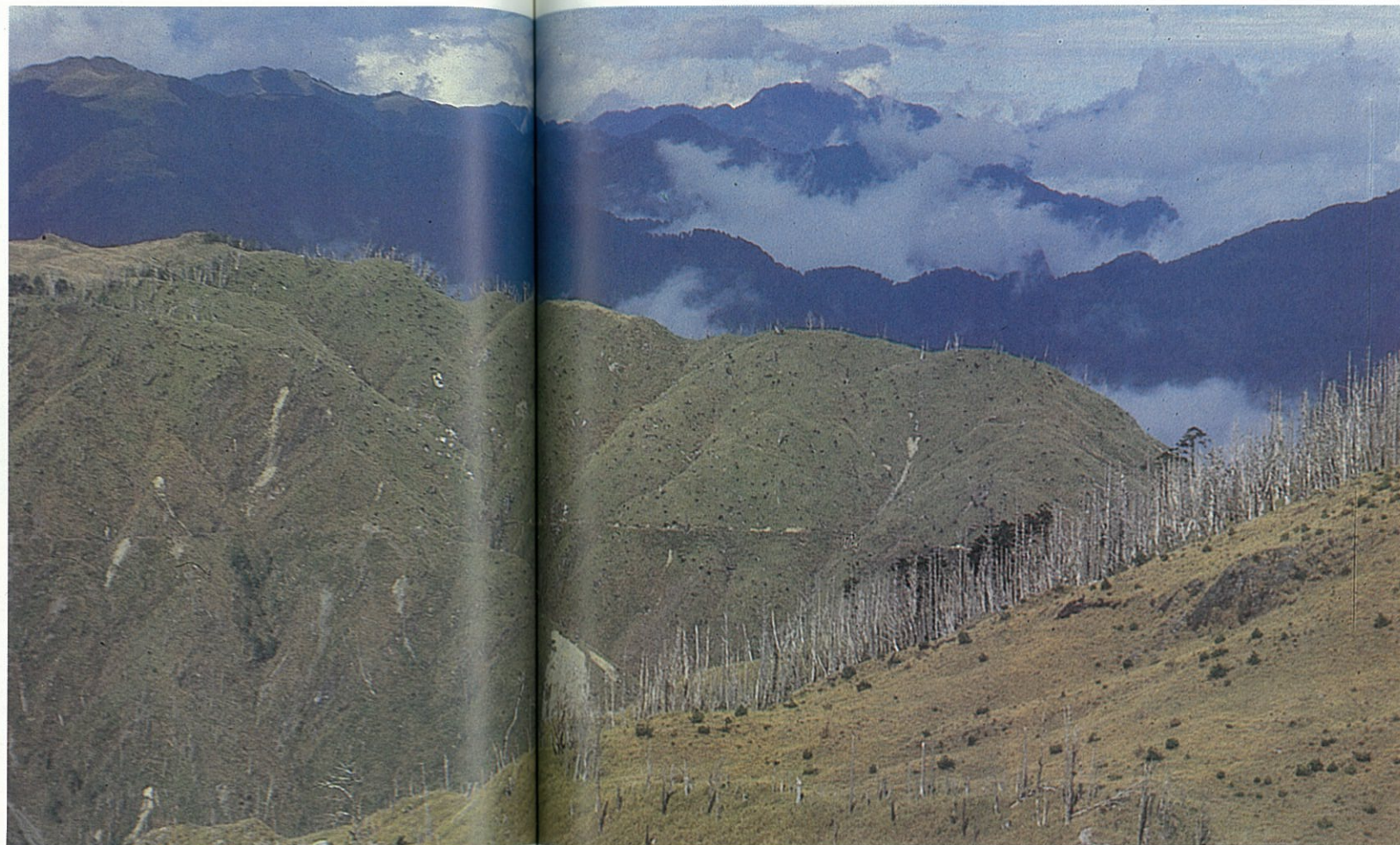
今年5月9日，我和社內記者藍博洲一同拜訪了位於花蓮萬榮鄉的林田山工作站。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尋訪那廢棄了的林田山鐵路最高索道處——高嶺舊站，以瞭解日據時代迄今整個林田山的伐木歷史和伐木之後的更新造林情況。



林田山工作站的模型圖標示著：七彩湖下的七星崗，現在都已完成針葉林相更新，畫草綠色部份都是針葉林區，黑色線條即是伐木鐵路。

5月10日，我們在林田山工作站搭乘柴車，沿著新建的萬榮林道，一路顛簸轉折直到47公里處的伐木地。在此，我們看見西邊的山嶺上，橫出了一條和海拔平行的車道，細小如線地割裂過滿山禿黃的「高嶺」，往北延伸到盡頭。林場林務局的職員告訴我們：那就是穿過六順、七彩湖、卡社山區的高嶺伐木鐵路；南面鐵路的橫出點，即是高嶺舊站的所在。

站在47公里處的伐木地西望高嶺山，但見從高嶺以北34公里長的伐木跡地，至今仍是荒蕪滿山、雜草遍地，未曾更新種植新樹苗。我想起在林田山工作站時，工作站主任胡登福先生曾經向我們介紹林區的



模型解說板（這個模型解說板的作用，是讓參觀訪問的人或上級單位，瞭解整個林田山林相的分佈、林場作業和伐木後種植更新的情形）。當時我曾問胡主任：

「高嶺以北鐵路沿線的伐木區，現在是否都已經完成更新、種植樹苗？」

胡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我們在當地已經全部完成更新種植。」

我又問：「從高嶺往北一直到卡社山中間34公里的區域，模形上標示是草綠色的針葉林，這塊伐木跡地現在是否還是針葉林區？」

胡主任答：「是的，我們在整個伐木跡地都種上了新的針葉木，以後你如果有時間到上面去看看，應

該已經長得很漂亮了。」（笑）

言猶在耳。眼前的滿山荒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年屆六十的胡登福主任是林務單位的老兵，一生的青春都獻給了台灣森林，看他為我們解說模型時那份熱情真切的神情，我相信他不會說謊？但，說明與差距之間的距離為什麼這麼大？是他從未上到七星崗伐木跡地，或者是……，沈思中，我深深感到今日台灣的林業問題，病痛得比我們想像的嚴重。

當天下午，我們帶著沈悶和不解的心情下山。在柴車的奔馳中，赫然發現：隔著萬里溪的對岸山嶺，又有一條灰白的線痕劃過山林深處。經司機先生的解說，原來那是一條

新闢的林道——西林林道。看林道的走向，似乎已深入了七星崗正對面的不知名的黑色森林。這片森林隔著萬里溪和七星崗相對，蒼蒼鬱鬱非常美麗；難道它竟也難逃被砍伐的命運嗎？

帶著疑問也為了求證，我決定深入那片黑色森林——西林山。

穿戮過群山的路痕

6月初，得到西林林區業主蘇山河先生的幫助，我終能如願探訪西林伐木區。帶著好奇心上山，卻懷著悸動的心情歸來。

西林伐木區，屬於花蓮木瓜林區——鳳林工作站，林道由花蓮萬榮入山，經亞干溪南岸輾轉攀爬，在30餘

今年5月我在七彩湖所見到的七星崗伐木跡地，仍是禿黃滿山不見新樹，山腹的路痕就是廢鐵路，鐵路後面的藍色山嶺，就是今日正在砍伐的西林林區。

公里處翻越的初見山（1526公尺）後，即和萬榮林道隔著萬里溪遙遙相對。今林道已闢至50餘公里處，即安來山（2794公尺）附近。而在地圖上，這條山稜很快的將接上能高安東軍山群的白石山（3108公尺）。

6月9日，又是一次漫長的柴車之旅。經過5個小時的顛簸搖晃，下午1點，終於來到了西林林道50公里處的第一伐木區。簡陋的工寮、勤奮的工人、和那墳場式的伐木區，與其他地區的林班並無二致。爆碎的裸岩，山崩土瀉，柔腸寸斷的西林林道——和其他山區的林道也是一樣。

然而，此時此地面對著西方的山嶺，心情卻是不同。因為隔著深谷，對面那片光禿的山坡上，正穿戮著一條沒有盡處的路痕，那不正是七彩湖山區與廢棄的鐵路道嗎？而我如今所立之處，不也正是我在七彩湖上東望的那片「既高且聳的黑森林」嗎？

答案是肯定的！眼見隔溪的彼岸，歷經20年的砍伐，34公里長的翠綠山河為之變色；而今河的這岸，卻又再度進行著砍盡伐絕的模式！這哪是今天林務單位，口口聲聲對外宣傳的：「植伐並重、山林永續」的做法？何況，這廣大的山區，都是中央山脈的集水區，國土保安、水土保持、水源涵養的保育理念，又在哪裡？

實際作業與森林法規的矛盾

我們曾在林田山工作站見到一份工作站業務股的內部資料。文件所載為69歲年度高嶺到七星崗一帶，造林預定地的勘查結果報告（文件為68年8月4日瓜造9663號），內容詳細談到林田山第100、98、95等林班，共240公頃造林預定地的調查完成，而以上三處林班正是高嶺到七星崗的伐木跡地。



由此調查文件觀之，七星崗那片伐木跡地，早已編入木瓜林區造林計劃內，然完成調查至今已7年，整個七星崗到現在卻見不到任何新的種植。

根據台灣省森林法（74年12月13日總統令修正公佈施行），第21條規定如下：「主管機關對伐木跡地、火災跡地，應指定森林所有人，限期完成造林及必要之水土保持處理。」林業的主管機關是林務局，七星崗山區的森林所有人也是林務局，但林務局對此並沒有完成植伐並續的責任，而是聽任跡地荒蕪！

或許主管林務的單位會說：超過2000公尺的山區造林不易；林地陡峻、土層淺薄之山區造林不易；而34公里長的七星崗伐木跡地正好是屬於不易造林的地形。但，我們也想反問：林務主管單位既然有這種造林不易的地形知識，為什麼偏偏要在高海拔的七星崗山區做全面的砍伐，造成水土難復森林資源永絕的損傷？

或許七星崗伐木區在10數年前被砍伐時，彼時還沒有充份的造林知識。那我們更要問：比七星崗更陡峻的西林林道，今日為何又要接受大肆皆伐的噩運？

森林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林地陡峻或土地層淺薄、復舊造林困難者，林業主管機關應限制採伐。」而西林林道的山稜，大都是50到70度的險峻，它還不夠陡峻嗎？這種地形造林容易成功嗎？如果砍伐後，造林失敗，西林伐木區是否又會成為下一個光禿的林田山、七星崗？

森林法第五條又說：「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木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目標。」台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第十條也提示：「為執行林業政策，實施林業經營改革方案，擴大造林，加強治山防洪、維護森林資源，今後林業經營，不以開發森林

為財源，林務機關應節節開支，增加營運效能。」

擁有以上這些森林法規，照理說我們的森林資源，尤其是目前相當稀少珍貴的原生森，應該受到較好的維護才是；其實並不然。就以整個東部林區而言：和平林道、西林林道、嵐山、哈崙、林田山等工作站、玉里管理處，都針對針葉原生材以為砍伐對象。

特別在我們深入訪問過的西林林道一帶，目前就有3個事業單位，平均每個月運出200部大卡車的森林國寶——紅檜。如果再加上其他林場的事業單位，整個東部林區一天要砍掉多少針葉原始森？一個月又要運出多少部卡車的紅檜？……

下山

6月12日，我準備下山。在山上的這些日子，交到了好多遠離家鄉、秉性熱誠的工人朋友；也達成了來到西林的願望，有幸進入這處高聳的黑森林，瞻仰那紅檜族群的壯美。當然，最令人痛切難忘的，是跟著林道的開闢延伸而遍野倒臥的紅檜木屍。看著這些因人類的短視貪財而橫遭砍伐的檜木，比對著它們生前族群之壯美，我有一股難言的淒楚之感。

早上9點，從萬里溪湧起瀰天蓋地的大霧，七里崗和西林山都埋進霧海裡；下午2點，霧漸漸散去，溫煦的陽光移行到西方的七星崗上——

七星崗，20年前有著一身翠綠的木質衣裳的妳，是誰一年又一年褫奪妳的華衣，換上一處又一處枯黃的野草？

我望著光禿的七星崗，心神幾可與之相忘。而隔著萬里溪緊臨的西林山，現在正不由自主地步入七星崗的後塵。當現代文明終於也褫奪了西林山上美麗的黑森林，誰來為她換回慣穿的衣裳？



肯尼士

賀

87' 台北國際青少年網球賽
 張德培榮獲單打冠軍
 張君培、張德培 榮獲雙打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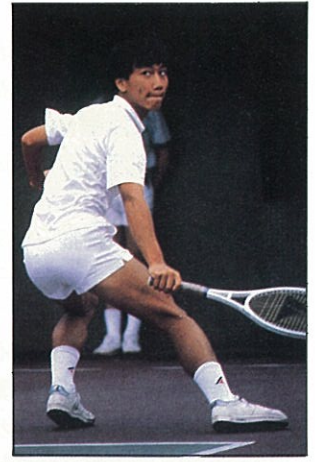
肯尼士簽約選手執拍CERAMIC ACE

網球神童張德培，終於不負眾望，以精湛的球技，出神入化的演出，勇奪『台北國際青少年網球賽』單打冠軍。

出生年月日 61年2月22日
 年齡 15歲
 身高 170公分
 體重 56公斤
 住處 美國·聖地牙哥
 執拍
 1. 單手正拍
 2. 雙手反拍

擅長武器 肯尼士 CERAMIC ACE

主要戰績
 1. 1986年世界16歲級 排名第一
 2. 1986年世界青年杯 全勝
 3. 1987年2月擊敗ATP 排名121職業選手



新推出CERAMIC ACE

不但質輕且執感絕佳，碳纖維與陶瓷纖維材質，使振動更小，彈性更佳，控球自如。

CERAMIC ACE
 TKN-8000
 NT\$5,000

結構 80%碳纖維 15%玻璃纖維
 5%陶瓷纖維

平衡感 Head-light
 硬度 23.5 ± 1.5mm
 扭力 5 ± 1mm



謹防仿冒請認明附有中文保證卡的CERAMIC ACE球拍

PRO KENNEX 肯尼士

肯尼士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栗林村祥和路33號電話：(045)338507~8 台北聯絡處：台北市松江路132巷20號2F電話：(02)5638344~9

全省專賣店：台北：長春路77號(02)5433256 南京東路二段43號(02)5519867 遼寧街3號(02)7414784 信義路四段141號(02)7063141 民生東路907號(02)7684039
 台中：中山路83號(04)2264735 尚武路10號 台南：立人路3號(06)2214072 高雄：七賢二路181號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豐原肯尼士大飯店專櫃

團體訂貨免費專線080-451000



百服寧®

保護您

適應症：
 頭痛、牙痛、
 生理痛及解熱

《請收聽ICRT“祝君健康”廣播節目》

必美股份有限公司

省衛藥廣字第7606205號

塵埃下的薪傳餘燼

盛裝採收禮芋具有儀式性意義。

在傳統木屋興造完成
盛裝採芋、吟誦祭歌、分食禮肉的
祭典過程中
雅美文明告訴了我們
人與生存居所是如何的親稔
而在國宅硬體變異，以及
異質文明入侵的多重破壞下
我們更看到了
雅美獨特的文明
在逐步崩解的命運中
如何卑微的散發著
燼餘殘溫……





一塊田採完換往另一塊芋田。

新屋落成

自開墾土地栽植新屋落成的慶典所需的禮芋，直到新屋建造完成，歷時兩年多的辛勤勞動。5月中旬，曾家的長子曾士佩自台返鄉，21日起曾國仁、謝玉環夫婦，在兒子的協助下，開始逐日採收數量龐大的

禮芋。23日，購自台東富岡養豬場的八隻豬，隨星期六的船班運到。新屋落成的慶典，在29、30兩日達到高潮。

31日晨9時左右，曾國仁在儀式高潮退後，安靜地在主屋前進將一只小小的熟芋切為三截，取來贈予象徵財富之金箔的豬腿禮肉切下三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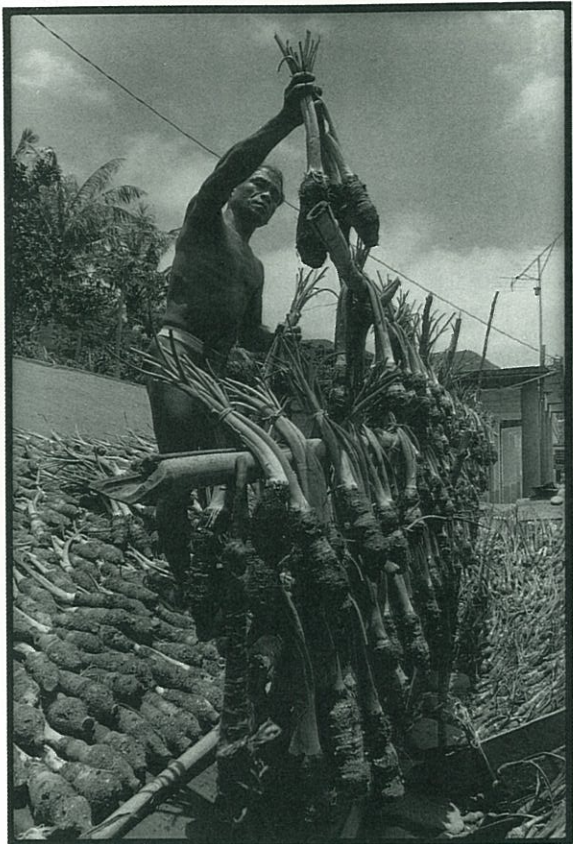
塊，配上兩份佐以荖藤、石灰的檳榔，盛於鋁盆中上覆姑婆芋葉。夫婦二人盛裝，男執銀盃，由妻子手捧祭品前行，丈夫隨行在後，來到紅頭村古傳至今的一處山泉取水處。夫婦二人虔敬地面朝祭品蹲下，將祭品一一吃完，然後以清澈的泉水洗淨雙手並漱口，以雅美語唸著禱詞：「造屋的辛勞與祭典的種種，到此告一段落，現並我們忙完了這一切，希望我們的心情得以清淨，就如同這泉水一樣……。」

蘭嶼國宅的硬體變異，全面窒息了傳統雅美文明的發展，傳統儀式因喪失了生存的空間，而面臨崩解與失落的命運。戰後出生現已成家生子、三十出頭的雅美青年，參加了曾國仁的新屋落成儀式之後感嘆道：「從出生到現在，這還是第一次經歷新屋落成的儀式，許多行事連我們都不知道了……。」祭典忙完後，李秋平為我翻譯，詢問他的岳父有關儀式的意義時，他興緻昂揚地擱下水芋田裡的除草工作。翻譯與談話中間，他對在旁聽的妻子說道：「這對我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哩……。」

5月21日，曾家在未請幫工的情形下，默默地開始連續4天的禮芋採收工作。25日起，謝玉環邀請了同村婦女來幫忙，連同丈夫、兒子、兩個女兒和女婿，一共14人參加工作。禮芋的採收，自生長情況較差或因缺水而受損的芋田開始，較好的芋田，則留待預定在26日儀式性地邀請更多的幫工前來採收。下午5時左右。當日收成的芋運返新屋時，曾國仁以一本小女兒在國中所用的英文習字簿，以五劃一個單位的「正」字符號，記錄禮芋的籬筐數目。然後分別將有梗和去梗的禮芋堆藏在



集中已採收的芋以便洗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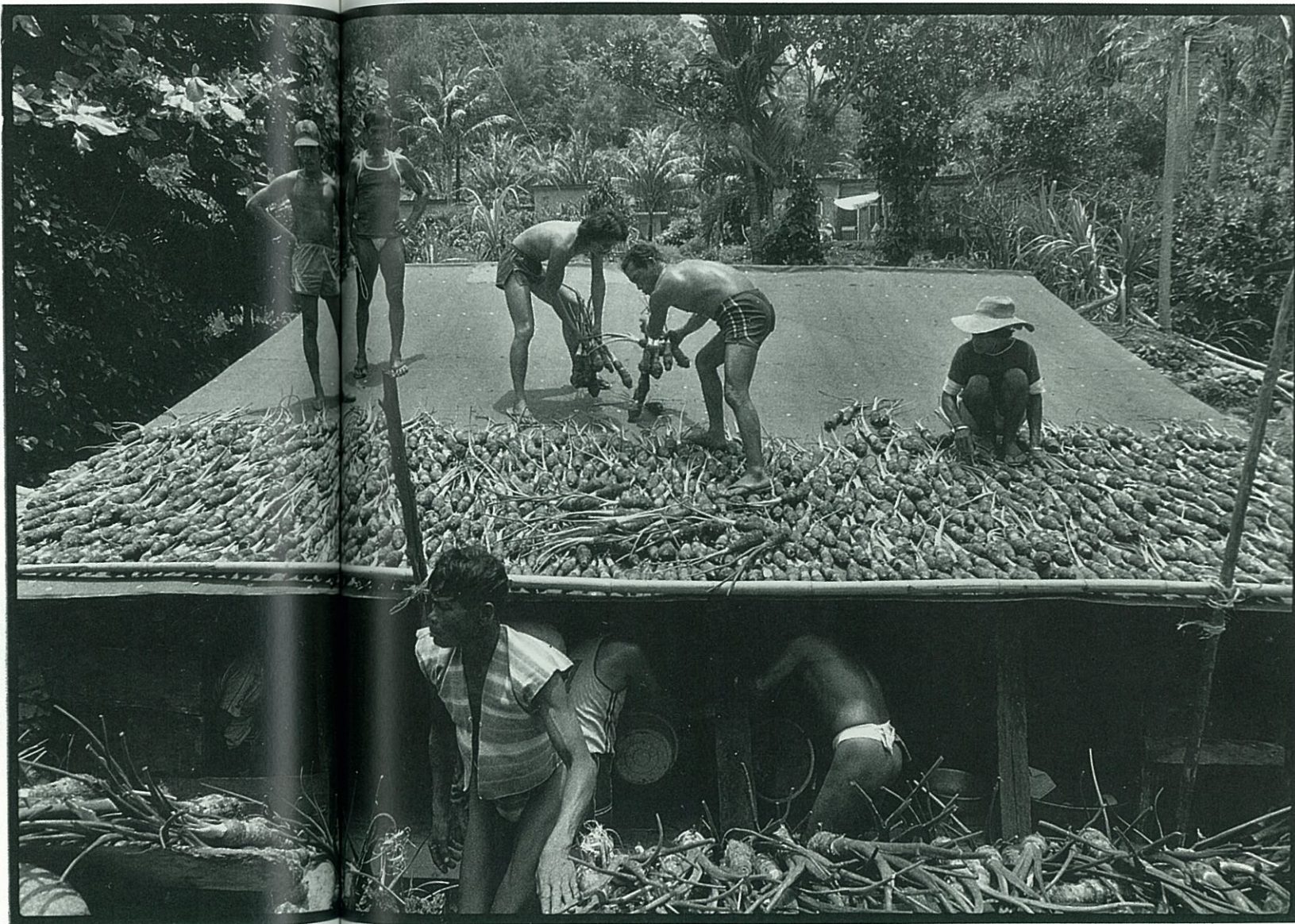


最好的禮芋掛在顯眼的地方。

主屋的中進與內進，並將門板拉攏關好。

25日夜，曾家二女婿江仁義獲知：次日清晨受邀幫工的婦女儀式性地盛裝採收禮芋的行事，因文建會僱請的錄影小組未及趕來，顧問徐先生請求延後。江仁義強抑心中的不滿與徐先生討論此事，並向徐先生轉達幫工的婦女們獲知將做動畫錄影後，提出每人支付300元酬勞的要求，討論並未獲得最後的結果。

26日晨，因預定行事延後，僅5名幫工婦人繼續採收禮芋的工作。夜間在李秋平的家中，接受曾國仁夫婦表示謝忱的聚食。席間，徐先生帶著三位電子攝影工作人員前來，向主人夫婦引介。曾士佩向徐先生表示了儀式受阻的不滿，並要求錄影人員，在未來的工作中不得因錄製工作的需要，干預儀式的進行，



禮芋佈置在主屋周圍。

或因錯失了鏡頭而要求「重演」……。氣氛緊張而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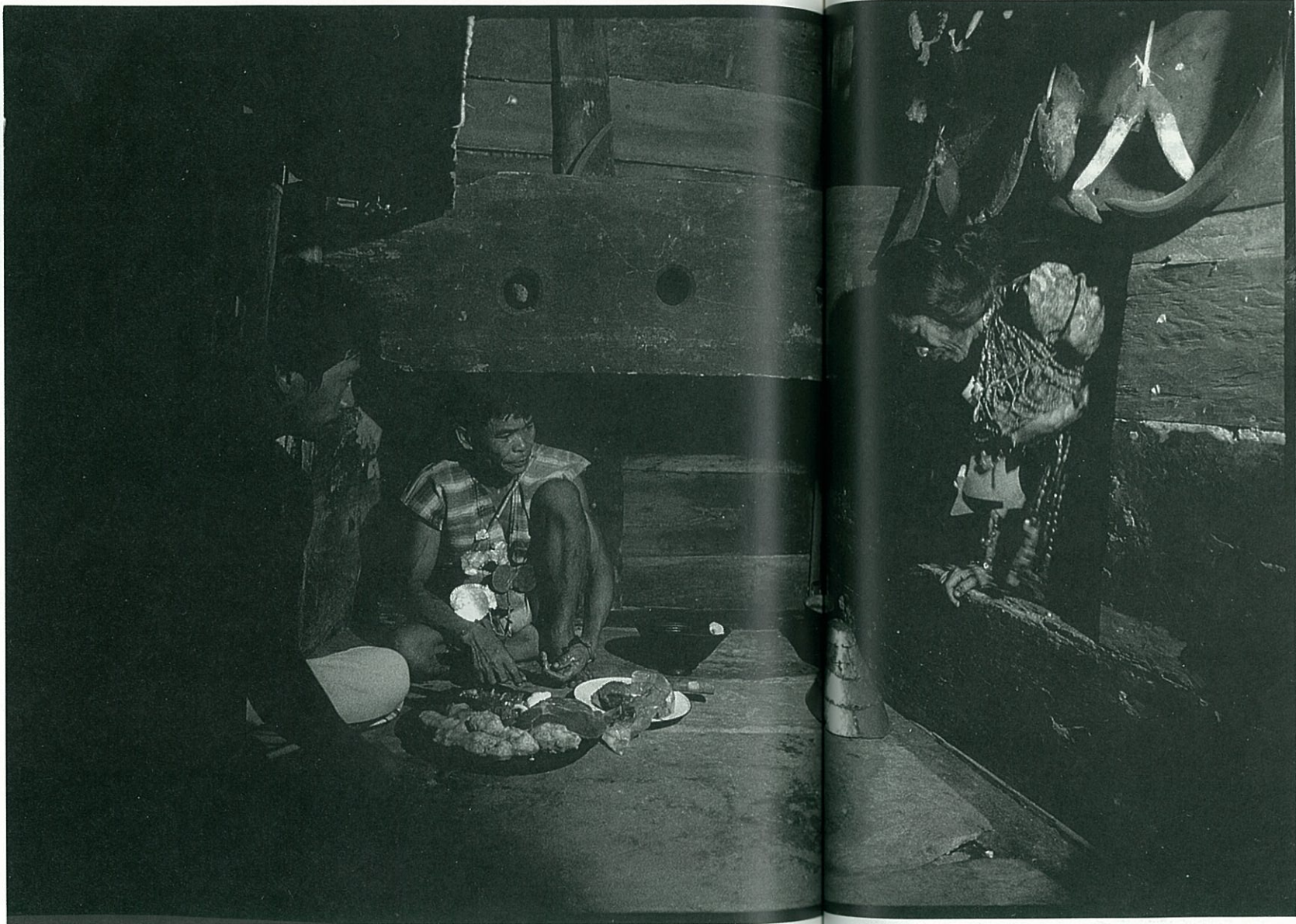
採收禮芋

27日晨，受邀幫工的16名村中婦女，自6:30過後在各自家中打扮停當，陸續地聚集在落成主屋的前庭。婦人們盛裝，頭戴禮帽，配掛瑪瑙珠串的胸飾，揹籐籐筐，手執挖掘禮芋專用的木雕掘棒。7:10左右，由謝玉環領頭，在屋前方低下的水泥道

路上排成二列縱隊，緩行前進。途中因通道的侷限而漸成一列縱隊，出了村落走上環島公路。珠玉墜串在行走運動中，擺震碰擊，發出規律的輕響。隊伍經過軍方的蘭嶼指揮部後百餘公尺，循序，小心地一一攀越路邊的障籬，來到位於中興農場左緣河邊的芋田。婦人們成半圓弧形駐足，紛紛地各自卸下禮帽、籐筐與掘棒，開始更換平日工作時所穿的台灣化服裝。眾人們經

主婦指點後，在一塊芋田邊緣一字橫向比肩展開，擊掌兩下出聲驅邪之後，開始採收禮芋。收成的芋集中堆放在近水處，周圍插放割去葉尖的新採芋枝以驅邪，然後摘除芋頭的鬚根，並將黏附的污泥滌淨。數日來，採收禮芋的工作在烈日與芋頭引起的難耐騷癢中進行，到今日傍晚完成了全部採收的工作，由李秋平駕駛友人相借的貨車，運返新屋，分類堆藏。曾國仁點算了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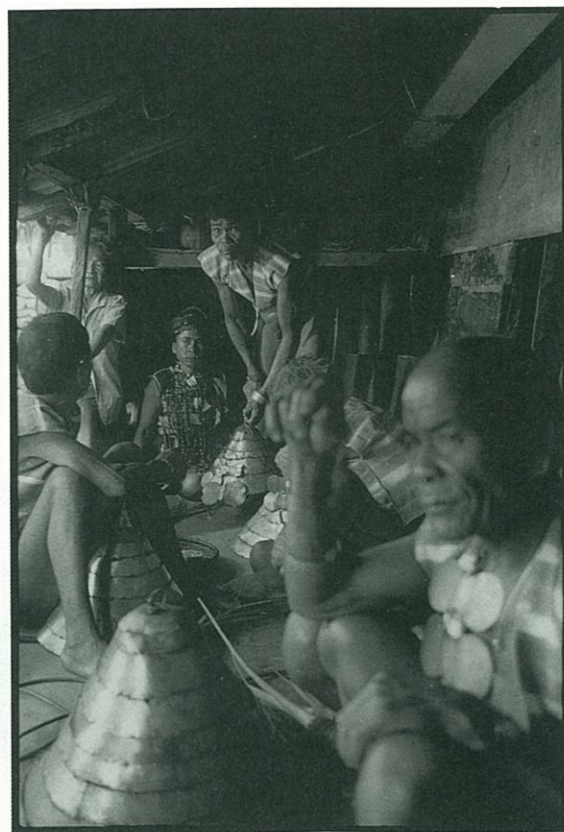
父母與兒子準備
在新屋中的首次
進食。



文習字本上記錄的符號，共計136籬筐，每籬筐重約10公斤，不滿一籬筐者未計。由於禮芋的多寡，在落成儀式的誇示性質中佔有首要的地位，在尚未計算出確切的客人數目之前，曾國仁緊鎖雙眉，為禮芋的數目與分配擔著心事。晨間，在採芋婦人們出發後，8位受邀的同村男子往曾家林地採收分贈親友的芼籬，整理停當，與一大堆的姑婆芋葉，堆放在主屋前進的左側。禮芋收藏

完畢後，宅的四個門都嚴密關起，不得任意進入。

薄暮時分，曾士佩獨往海邊，以塑膠袋盛裝斤餘重的小石子返回新宅，堂兄弟與一好友，三人協助曾國仁點算受邀親友的數目。每唸一人名皆以一粒石子為代表，每一村落點成一小堆，再計算各村數目與全部的總和。受邀者共計154位，每人將分禮芋一份，為了補遺應急，依慣例，禮芋的份數比受邀人數多



使用。由於這項工作並非單純的算數問題，在計數之間夾纏著以主人為中心而向外擴散的親戚、友朋，以及在這一生中的往來恩怨、情份輕重等錯綜複雜的關係，都一一在粒粒石子的點算之中，反覆斟酌。從旁協助的近親，常在這中間與主人交換意見，慎重其事地增添和補遺。從傍晚7時左右開始，這吃力費心的工作直忙到11時半才告結束。人們鬆了一口氣，開始吃東西、喝酒，並與主人練習落成儀式中的傳統對唱，直到凌晨。

忙累的祭典中難得的清閒。

28日，清晨5時許，曾國仁親往鄰近的漁人村，一一拜訪受邀者。李秋平、曾士佩等5人，分乘機車，自野銀村一一邀請客人。曾國仁的小舅子謝哲史隨他返村，與鄰人施豐山合力，在屋前椿打小米，為明早邀請全村男子聚食預做準備。11時

備5份，相當於136隻多的禮芋。這次事關重大的落成儀式，每人至少可分得一滿籬禮芋，數量雖不算豪足，至少可以應付過去，使屋主寬心不少。禮芋數目點完之後，開始在紙張上逐人、逐村地以日文拼音記下受邀者名字，並在其下增列該男子家中的男口數目，做為分贈禮肉的依據。最後，分別將這繁雜工作的結果，一一以石子堆為據，分別包在塑膠袋裡，以便分配點算時

工作完成，李多難等二人往山林中採摘待客的檳榔，滿載而歸。文建會官員與隨行者共4人到場，逗留片刻後離去。早上7時，往村郊核廢料儲存場第二期工程預定地，採掘地瓜的婦女們於12時返回。文建會一行人，在「海老人」海產店進用午餐，席間，著青年裝的官員向隨行者問道：「這次來是要參觀什麼？」答道：「明天舉行的新屋落成儀式……。」午餐費用3千元。往各村邀請客人者於12：45返回，帶回兩

大肥料袋的客贈禮物，其中包括：小米、飛魚乾和一只南瓜。

夜7時，曾國仁父子二人，開始挨家拜訪本村的受邀親友，受邀者對屋主做簡短的祝福，並致贈禮物，以小米居多。拜訪於9時左右結束返家，為明日的忙碌早做休息，父子二人靠坐主屋的前進，在搖曳著量黃燭光的夜暗裡，傳來喁喁私語。父親回憶著墾地以來的種種辛勞與自己的心事，並且叮嚀兒子在台灣要好好工作，不要淪為暴虐的壞

人，好生照顧自己……。

村人齊集

29日，清晨，紅頭村中所有的成年男子受邀，各自攜帶一只湯匙，陸續聚集在新宅周圍。6時，謝玉環在國宅中煮熟的小米軟糕，分置4個大盆中送到，村中男子分食後離去。7時，本村年長男子盛裝帶銀盃陸續到來，堂表近親聚於屋前進，鄰人友朋聚外圍，屋主開左邊第二門，讓客人參觀所採收的禮芋，並略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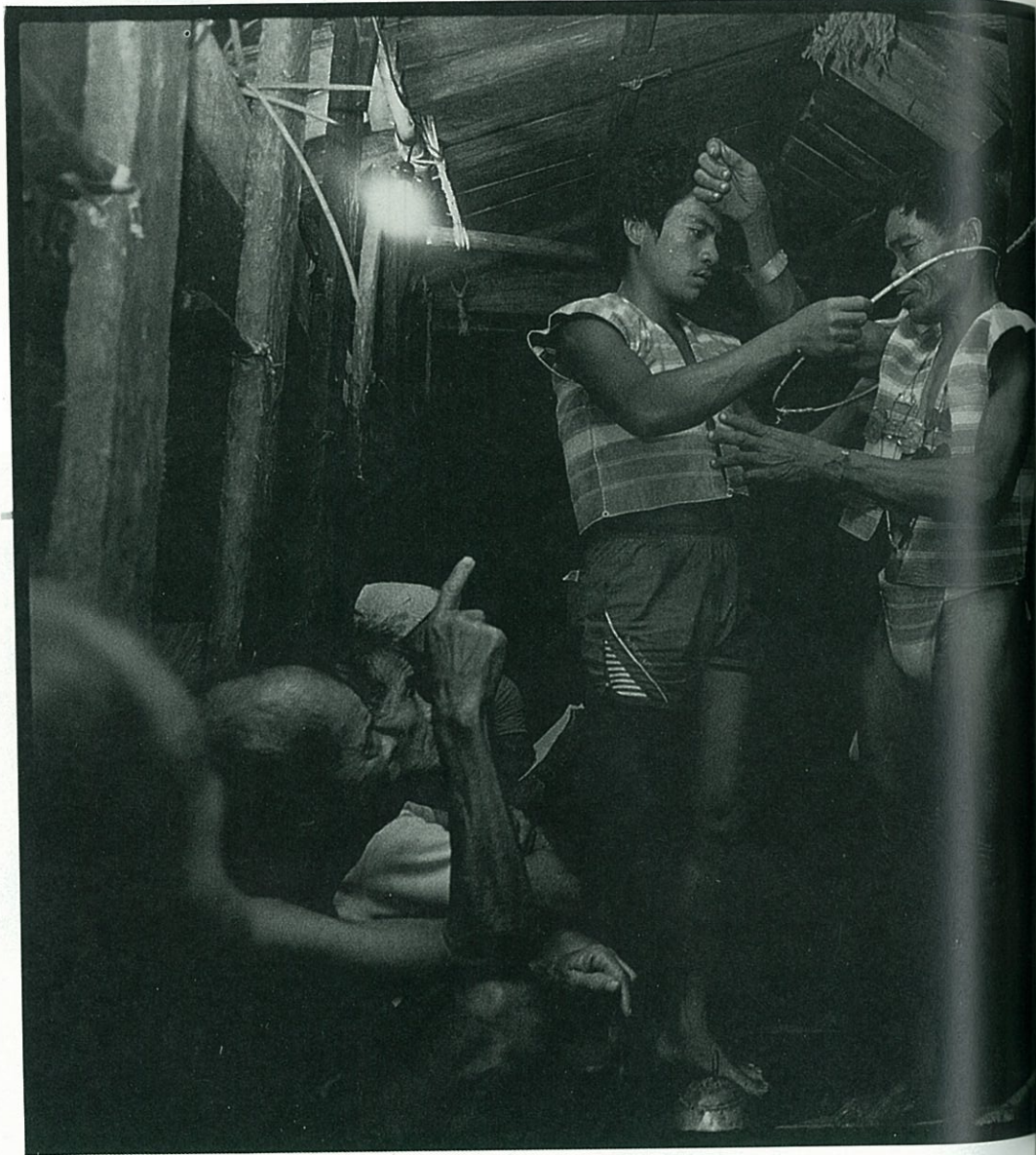
種植概況，眾人開始吟唱古調讚揚屋主的收穫，並祝福主人，主人則因全村人眾濟濟一堂，取其擁擠，祈求年年皆能如今日之場面般熱鬧豐收。來自別村的堂表近親到來，擠入人群，聆屋主簡介後，與屋主在中進的芋堆裡對唱頌讚祝福之詞。來自朗島的一位表姐夫，向屋主解釋：因日前村中人往山中採芋藤不慎摔死，當時因無人協助，由他料理死者，以習俗故不能帶銀盃前來致敬，為此致歉。9：30曾國仁取三



同村的近親聚集在一起吟唱古調頌讚主人的成就。

芋，二無梗、一帶梗置鋁盆中，放在屋脊面南處，以祭鬼靈，祈求汝等在我新屋落成、搬出禮芋佈置時，勿搗蛋把芋弄少了。接著，取帶梗之芋贈予帶銀盃前來致敬者表示謝忱，青年們開始攜著臉盆聚集等待，曾國仁象徵性地取出無梗禮芋，陳放在屋前的右方石階上，並指示在屋中進的協助者有關芋堆搬運的先後順序。10時起，等待中的青年開始聯手將禮芋搬出佈置，無梗禮芋鋪滿了主屋前庭周圍的砌石階梯後，運出有梗芋，在其上陳鋪一層，將它們全部蓋住，並插上交叉的蘆桿以驅邪。青年們開始在屋頂前緣架設高出屋緣約二公尺的兩層竹架，

曾國仁以吟唱答謝來客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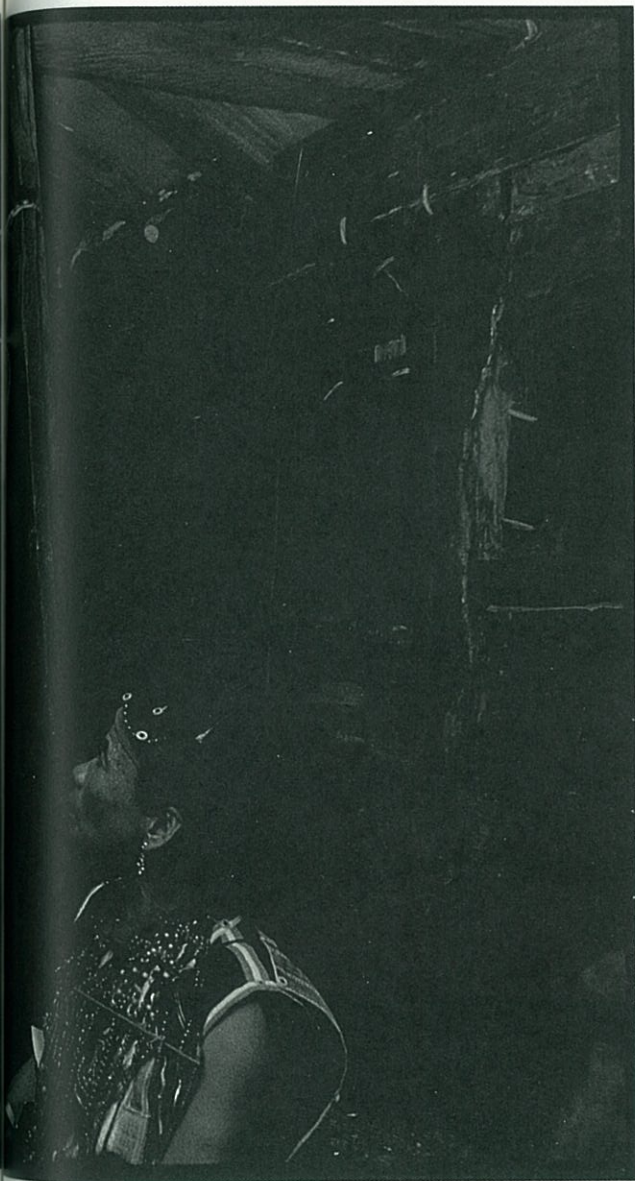
主屋權屬與繼承關係在套圈儀式中完成。

運出剩下的禮芋鋪排在屋頂上。李秋平等在屋的內進將最好的禮芋，每4只綁成一束，依序吊掛在竹架上方，多出來的續排屋頂，直鋪蓋了半個屋頂。忙碌告一段落，曾國仁親自在竹架的四支觸地直柱頂端插以驅邪物，然後鋸掉超出竹架頂層的尖突部份，以示無物可阻擋新屋的運氣和福份。

中午時分，禮芋佈置完成，青年開始將芎藤運出，分份捆紮成束備贈親友。曾士佩取一陶碗小米，在

長者指點下加水椿搗成糊，以芋葉分包成5份後收起，村人與協助者分別返家淨身、進食，準備下午前來參加祭儀。屋主夫婦與兒子在新宅前進儀式性地用午餐；女兒將屬夫家，此餐不能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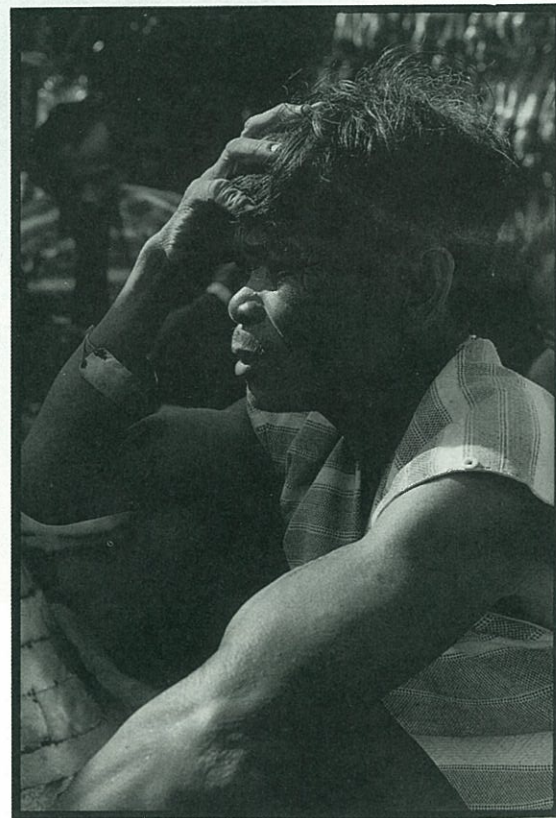
午後，本村近親友鄰盛裝到來，與主人談話並吟唱祝賀之詞；外村親友已到，但不能進入宅地，在鄰近隱蔽處等待。曾國仁將業已煮熟的小米糊，以筍殼與細繩包紮製成一個香包狀的小粽，進入屋子中進，



將之懸掛於排列羊角獸骨的牆上，禱詞大意是：我造新屋居住於此，希望往後的種植與豬羊的飼養，都能順利，有好的收穫……。剩餘的小米糊由妻子製成同樣的小粽，分給每一個孫子，祈福兼耍玩之用。曾國仁又取青蔗約八寸長，搗裂後以雙手扭絞，將蔗汁擠入一陶甕，後取小米一穗，唸禱中將穗粒搓下放進甕內，禱詞內容為祈求來客之平安，家居生活的一切皆得福佑，並及子孫興旺。完成後手捧陶甕入

主屋內進，置於右方親柱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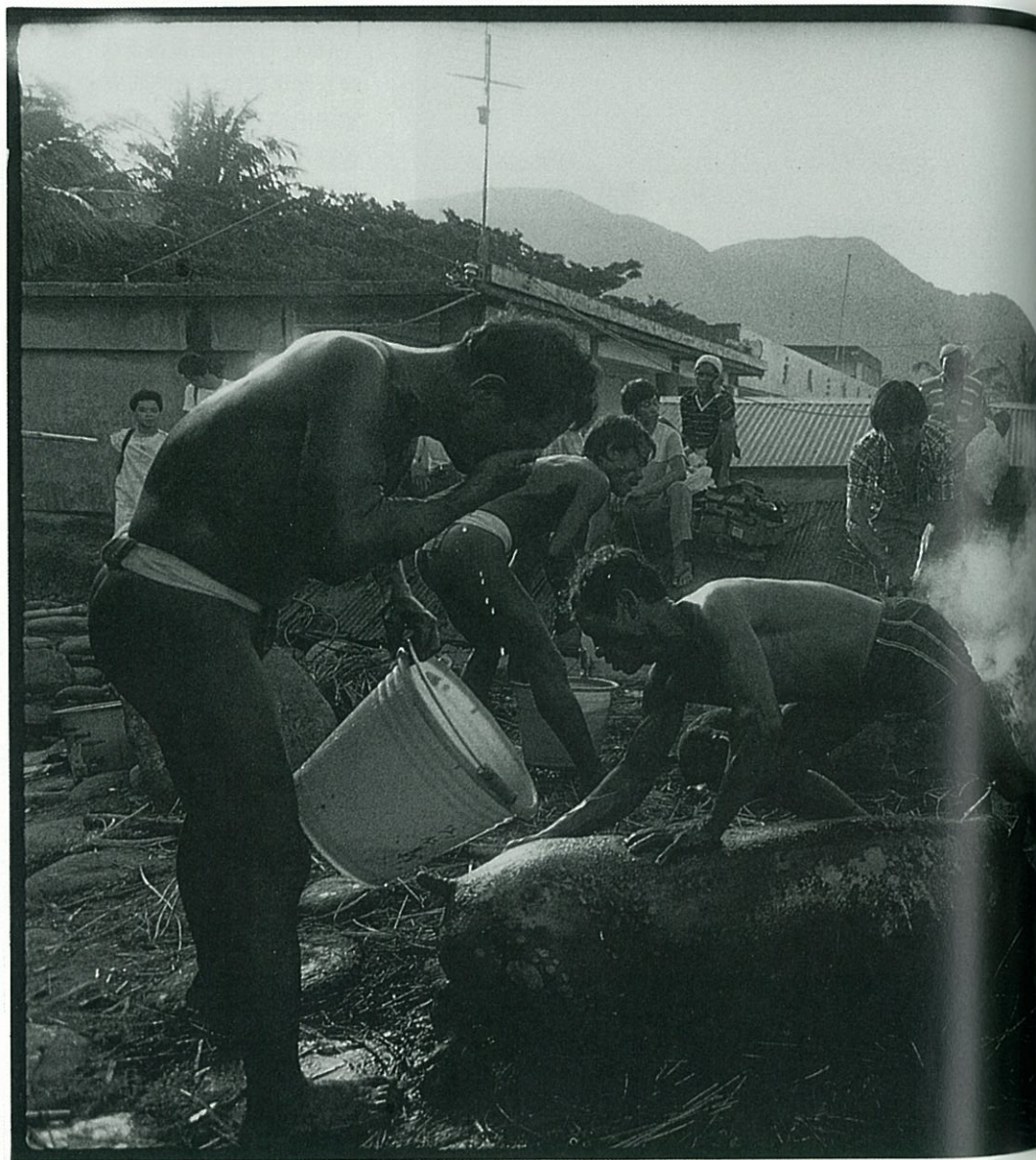
4時左右，曾士佩與李秋平往外村親友聚集處邀請他們前來，本村人眾讓出涼亭邊靠背石周圍的空間，曾國仁夫婦盛裝停當，男右女左蹲在靠背石的主位上待客。外村客眾禮貌地推讓後，依輩份年齡三兩成群地戴上銀盔，右手執舉禮刀，循序成縱隊進入落成儀式的祭場。當第一位客人拾級而上跨進宅地的範圍時，屋主夫婦起立於原位迎賓。來客逐一與男主人面對而立，湊近他的臉頰行禮問候，就主位環繞蹲坐。客人到齊後主人夫婦重行坐下，男主人吟唱對客人前來參與盛事之



主人曾國仁。

銘謝的詞曲之後，由客眾中輩份至高者為首，逐一輪替吟唱對主人屋之落成的祝福的賀辭。

每一主唱者起頭後，家客相隨合聲，吟罷再以一段簡短的話語直述衷心的祝福。每一吟唱者致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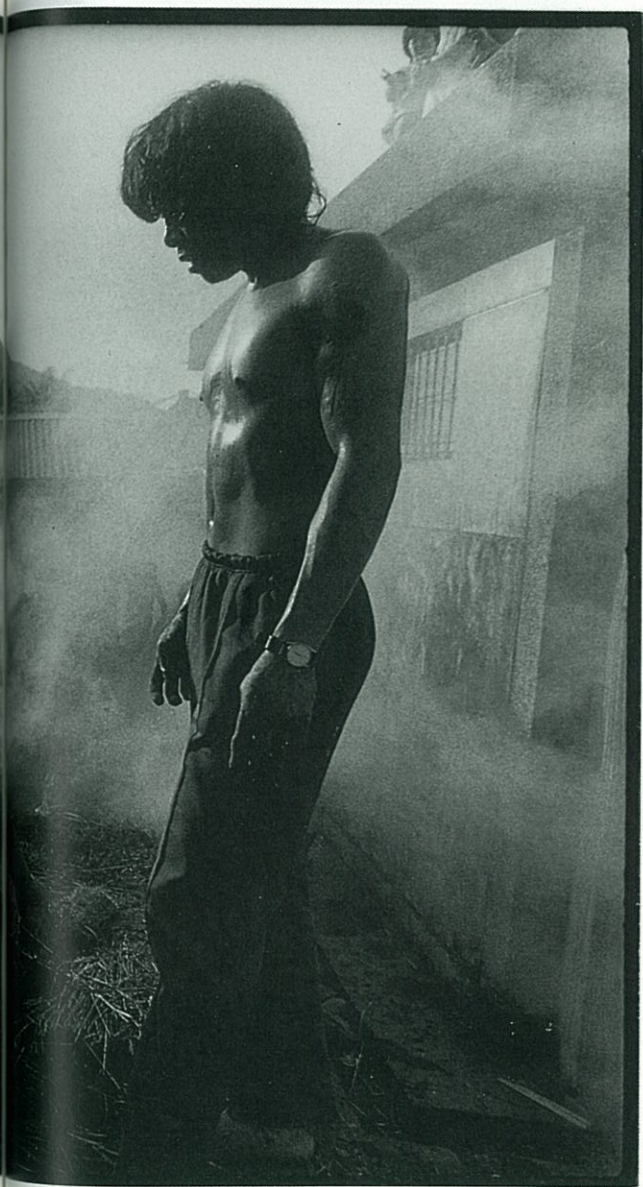
宰殺禮內的豬隻

主人亦以吟唱致答，一來一往至6時光景。吟唱開始不久後離席的主婦，這時指揮著送達晚餐。

外人到場錄影

文建會官員與隨員到場，贈金5千拍照存查。官員在徐先生的安排下與男主人同蹲於食物旁，手執一芋小心地做狀啃食，錄影機、相機加上圍觀的人使他形容緊張，一時之間失去了臉上的血色。客眾逐漸散去，前往親友家中會親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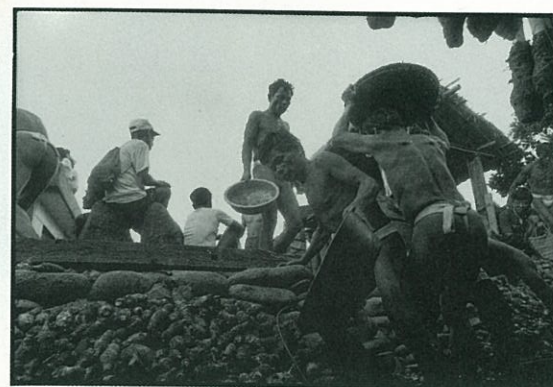
錄影小組早已在大屋裡拉上臨時的電線與燈泡，7時本村凡有獨立家宅的男子，各執禮刀與一小碗聚集，屋中溫度幾近體溫，燠熱異常。男女主人盛裝於內進親柱處，子隨侍一旁。儀式開始，由長者為首，一一來到親柱後站立，以禮刀碰觸親柱上方的物架，後伸刀尖入午後留置的陶甕中，沾出蔗汁，謹防碰觸他人點入自己的小碗，以便離去後攜返自家，置隱密處因屋主儀典的靈力為自宅祈求福佑。



燈具、攝錄人員與器材，使儀式的進行增添了幾分異樣的氣味。突然間，電燈熄滅了，屋裡一陣嘩然後陷入靜寂的黑暗中。錄影小組的助理急忙找出手電，擠出人群查看線路。屋裡的寂靜繼續著，因停電而突來的黑暗震懾人心，逼人地凸出了這一雅美族人的重要儀式，在外人、外力介入後的異樣質地，這異質物在靜默中流過在場所有人的心版，竟產生一種奇異的燭照的力量，這力量震脫了民族誌學人、錄

影者、報導者習於工作的遲鈍障翳，也震脫了在场雅美族人對習俗的慣性反應，同時感受到這一場屬於一個民族、一個文明，獨特的儀式中裸呈的嚴肅而深刻的本質！

燈亮了！曾士佩與父親面對而立，將下午裝製的一個藤皮圈左肩右斜地套在曾國仁的身上，以示這屋室的權屬與尊榮的地位，完成了新屋落成最重要的一項儀式。村人開始吟唱頌詞，11時左右離去，外村親友聚集吟唱至凌晨2時漸去，本村人復歸，唱至4：30左右告終。



30日清晨，本村青年持盆以待，主人象徵性地分贈禮芋，外村來客優先，每人3只，近親則7、8只。青年們開始協力將禮芋分堆，計數者沿堆擲下計份子，圍觀的親友在分配完畢後，分堆取芋返家，外村者暫存親友家中。計23名本村青年投入抓豬、屠宰、焚燒去毛的工作，前日抓來囚在涼亭下的自養小黑豬，是造屋前專門飼養的牲禮，在前庭屠殺放血後，屋主以陶碗盛少許牲血，與妻盛裝面朝太陽昇起的東方，以指尖沾牲血點於金箔、瑪瑙上祈求財富聚集。

豬隻解剖、禮肉分切忙碌異常。禮肉的分割務求每一份皆有少許豬隻的每一重要部位，也表示人客分享了全豬的滋味與養料。午後3時，男主人復盛裝戴銀盔，捧牲血陶碗，

賓客雲集參與盛事。



領受各人份內的禮肉。



朝著海洋祈求財富。

面朝財寶所來之海洋，再祭祈求財富。4時，由男主人親自按名單逐、分贈禮肉，完成後所餘的排骨、豬板油及背肉的薄片吊曬在露台支起的竹架上，眾客散盡。夜7時，男主人取豬之每一部位一小塊及芋，盛鋁盆中置屋脊以祭鬼靈，生人勿近。

31日清晨，續將剩餘的禮肉分食本村男子與外村近親。8時，曾國仁步行往海邊抓蟹，蟹必求其八足俱全，得蟹時間愈短運道愈好。曾費時兩分鐘得一小蟹，高興地返家置

水中煮熟，待夫婦二人自清泉處祭食歸來後，取小蟹二人分食，留蟹殼背穿一小孔，以細繩繫於竹枝插在主屋庭前，祈祭年年在海中可獲之食物豐足。

儀式全部結束

6月3日，晨9時夫婦二人盛裝備芋5枝、排骨6支、魚乾半隻，至泉水處取出祭祀，以泉水洗手滌雙足後返，共食。午前，近親5人到來，主人將日曬的排骨、椰油等分贈，未

前來者由其子送往家中，新屋落成儀式全部結束。

曾國仁面露安祥，愉悅地坐在涼亭上，露台的石塊與草皮上殘留著焚燒豬毛的痕跡，豬的頸骨曬在竹架上，展示主人造屋的成就。對於幾處被踩崩了土石宅地，他微笑著表示：沒關係，過幾天可修好。重造舊居，除去解決家庭居住空間問題的因素外，還有一層心理上的因素，多年前連續罹患重病的打擊，使他想到也夢到必須重建老毀的舊

居以去災厄。數年的心願和勞動，於今完成，不僅重建了一個傳統的起居空間，他滿足安祥的笑容中，好像表示著一個在劇烈變遷中無所適從的心靈，同時得到治療與慰藉並重建安定的信心。數日來的忙碌熱鬧與混亂，逐漸隨人事的聚合而遠去，彷彿一場烈焰漸熄。這已屬罕見的傳統雅美祭典，搶盡了人們的注意力之後，在現實生活的事件滑動中，一點一點地隱退，遁入綿長歷史的記憶之中。異質文明的肆虐所掀起的塵埃，逐漸把那天黑夜斷電時呈現的一個文明的嚴肅性質，層層掩蓋。僅在記憶中留下燼餘的殘溫。造屋者夫婦歷經勞動後的心情，或許正如他們所祈求的如同泉水一般清淨平和。可是，做為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獨立的文明所需的薪傳之火，正被一層層不能逃避的塵埃掩滅……。

馬建短篇小說 伸出你的舌苔 或空空蕩蕩

作者小介

馬建，34歲，山東青島人。初中畢業，曾在工廠做工人，後自學攝影與繪畫，而轉往北京擔任攝影記者數年。1984年，開始自費遊歷中國二十幾省，至1986年結束，

多木拉湖的微笑

那時他就慢慢下了馬，還是剛才走過的地方。

他使勁吸了口氣又悄悄吐出來，空氣裡只有柔子草和晒熱的濕土氣味。風向沒變，還是從崗底斯山脈斜轉過來的風，漫不經心越過荒野消失在遠處。那裡是多木拉湖。遠遠看湖水被風吹動，像有史前恐龍在裡面喘息。四周蘆葦拂動，水淺的地方結著白色碱花。這是個鹹水湖，每年都有牧牛和馬在那片沼澤中失蹤。他知道家不會遷到那兒。

他往前走了幾步又回頭把韁繩扔馬背上往山丘高處走。這裡的草坡被底下膨脹的石岩撐裂，雨水雪水把裂痕不斷沖刷，形成縱橫交錯的溝溝坎坎。馬群常在這些地方摔傷，小牲口也常陷進深坑溺死。他爬上坡。底下一潭潭死水托著藍天。他回頭看馬，馬一動不動。牠跟他跑了快一個月，是格桑索卻大叔的一匹壯馬。他騎得並不順手，也許離開馬背時間長了，以至大腿和尾骨磨得生疼。他在這一帶長大，有一年家遷到這裡，他想起最小的妹妹嘎嘎就在這裡騎著牧牛摔死在草溝裡。那時他十一歲。

他不再看馬轉身又走。草原漸漸寬闊，最遠的那兒平平坦坦草在陽光下蒼白地抖動。沒有雲、沒有帳篷和牲口群。他覺得胸口空空蕩蕩。

這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草甸。一些生命力極強的高寒植被在八月的陽光下熱乎乎蔓延。他踢開幾棵石松坐下又回頭看馬，馬甩著蹄，用尾巴拍打蠅虻肚皮不住抽搐。風停了，他想。這是匹遛馬，馬鞍是現湊上去的，前幾天墊馬鞍的麻袋丟了，以至木鞍直接壓著馬背，有幾處磨破，馬常疼得亂跑。他想起以前自己騎的棕色跑馬，多深的草溝也能一躍而過。還有那匹白牧牛。自從去薩嘎讀書後他連牧牛都沒有騎過。眼看假期一天天過去他心裡一陣陣發緊。五天前他碰到扎西巴一家。他們還認得他。扎西巴老得快站不住了。扎西巴老爹問他去薩嘎學的甚麼咒術。扎西巴老

同時由大陸赴香港至今。

作品「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發表後，遭到批判，被攻擊為「以庸俗獵奇的心理和醜惡錯亂的性意識，胡編亂造，欺世騙人，對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宗教的尊嚴，進行了令人憤慨、不堪入目的誣

爹家有十幾口人，零零散散支了好幾處帳篷，晚上他們都擠過來聽他講外面的事。扎西巴老爹一點也聽不見就講自己年輕時去薩嘎學咒術的事：他阿庫當喇嘛的時候被活佛丹巴·多吉才讓挖了眼和嘴砍了手祭了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回家沒幾天就死了。他阿爸派他出去學咒術報仇，他趕上一群牧牛上路了。他說他的大人叫頓錯傑允，通曉各種呼風降雹威猛真言法。他交了所有的牧牛和一副銀幢一隻銅香爐在成人那裡住了一年。大人教給他的是降伏咒和幾個普通惡咒。他回來以後先用一個惡咒把丹巴·多吉才讓的眼弄瞎，然後就回到了家裡，跑到這一帶生活了。扎西巴家裡的貢布告訴他他家上個月從這裡遷到了東南方向，聽說那裡有片山窪地很好但要走十幾天。貢布還說他妹妹達娃瑪吉長得像熟透的山莓果，誰見了都想動手，說得他心裡七上八下不好受。扎西巴貢布也不明白他家為什麼往那兒遷，只說那裡秋季好，夏天沒有風，那個峽谷在北面，只要沒風窪地裡的熊蜂和毒蚊會撲進牲口群裡，常常炸群，牲口聞著濕氣會一直鑽到多木拉湖裡。扎西巴貢布說他父親身體很差，幾乎連烏朵都掄不起來；他阿媽從牧牛背上摔過，也不能幹活了。這一點貢布沒說對，他想，阿媽從來不騎牧牛。大概是嘎嘎摔死的事傳錯了。

一陣風從多木拉湖吹來，他嗅了嗅，空氣平平淡淡有點苦。天暗了，腳下變得沉重。他蹬蹬發麻的腿歪歪斜斜站起，他已經兩天沒吃東西，胃裡火辣辣地難受。

馬沒了。不知甚麼時候跑的。他想起剛才變風向的時候他睡了。我該把牠牽上來，這裡沒有草吃也沒有蠅虻，他想著下了坡，沿著馬踏過的草迹走著雙腿很吃力。後來又黑了，他就站住了。他張張口又閉上，荒原突然冷了。他還能夠辨別木拉湖的方向。那裡不能去，那裡聽說是施仁仙女撒的尿，湖旁一座山頂還有她撒尿沖刷的痕跡。可儘管這麼想，他還是明明往那裡走。他給家裡去信說放假要回來，結果信是四個月以後他回來時自己在馬攸木鄉政府打開的。鄉里說他家一開春就趕上牲口進了亞熱草海子。他趕到亞熱以後碰上幾家牧民說法不一，他最後決定沿格桑索卻

茂和凌辱。」

另一方面，「伸」文發表後，引起了海外相當多人的驚訝（包括了創作和題材兩個方面）。中國時報曾部份刊載了「伸」文中的兩個單元「女人藍」、「金塔」，是為台灣讀者首次接觸到馬建作品之始。

大叔說的方向找，找來找去，後來他又追到昨天那山崗附近。扎西巴老爹囑咐他別往木拉湖去，他說施仁仙女還常在那一帶跟山神約會，看見他倆交媾的眼睛都要瞎的。他在昨天晚上幾乎追上了家，那個土坡扎過的帳子剛剛拆掉，翻起的土還濕著，架平底鍋的石塊下面土還是乾的。他還拾到一塊用來當鞍墊的裹布，這條布上有針線，看樣子就是阿媽縫的。他想起達娃瑪吉穿的幫典。她長大了。他想。其實他走的時候她就挺大了，她不再在他面前脫衣服，撒尿也要跑出十幾步。

他想起達娃瑪吉身上的酸奶味。那時他就回頭對馬說你看你看看她們就在這兒她的氈毯鋪在這兒。他臥在地上嗅著翻著大概從鍋裡撿出來的羊蹄子抬頭對自己說我找你們快一個月了你還坐著幹甚麼起來跑過來我給你買的鞋是北京出的我告訴你北京是哪裡好多人呵把全馬攸木的牲口加在一起還不夠學校的大樓全是窗戶有樓梯轉著下來，他突然停止，往四周看了看。那時草原上沒有一絲風，一股牦牛糞和羊骨頭味兒拖泥帶水鑽進他的鼻腔。他看見一堆屎殼郎在牛糞裡鑽著，糞漸漸膨脹變鬆。

現在他站在黑乎乎的荒原上，任憑蚊子撲咬。他又朝前走，看見湖水泛著一條條淡紫色波紋她就在這裡撒尿那個仙女。他躺下還遠遠看那裡，那個仙女冬天才離開這裡去山神那裡同居。這是她撒的尿湖邊一團圈白色夢裡她就這樣這樣撒尿。

他睡了，又醒了，耀眼的陽光把他映成紅色，他想抓住剛才的夢。他清醒了些，他驀地坐起找他走來的方向。他也意識到了沒有食物和水，馬也沒有了，只有僥倖碰上牧人才能活著出去。他剛越起著站穩就眩暈起來，太陽穴和心臟狂跳，餓得有氣無力。昨天黑馬應該跑到這兒，這是一條低窪路，左邊一條挺寬的水溝牠不會竄過去，昨天只有往這邊跑才是頂風，才能躲開蠅虻咬。他看著湖面，水平平靜靜，沿水邊那條白色燒碱像條條達，近處一個水坑也像冰一樣蒼白的陽光下刺眼。大片柔子草長在沼澤地高處。這裡連蒼蠅都沒有。他還是直了直腿慢慢走近湖邊又順湖右

走，似乎沿著水走會碰上甚麼事情。這一天他除了一片被碱燒死的草坡以外甚麼也沒碰到。他試著喝了口水馬上又吐出來，而且胃燒得很疼。尿也比它好喝，他自語著。後來他抬頭，看見湖水笑了笑，那樣子像達娃瑪吉。

黃昏來臨時他不走了。崗底斯山被蒸氣包裹山峰最高處映著夕陽漸漸變晴一點點縮小離開了山峰在天穹停了剎那，天黑了。

以後，他感覺一陣風吹來，他看到了家。他是在風吹來以後看到的帳篷：一堆火忽明忽暗，還是那隻鍋，蓋是用一塊鋅鐵皮做的。母親在蒸氣後面往鍋裡放酥油，他聞著酥油茶和奶渣炒熱的香味，他看見妹妹，不，是妹妹看見他尖叫一聲跑過來用頭碰他敲他肩膀他笑，然後鑽進帳篷。沒有變化，地上還是從前那幾塊牦牛皮和達娃瑪吉的氈氈，父親還是習慣地靠在中間木柱上，那裡離火最近，柱上還掛著酥油袋那是母親用了一輩子的東西。他帶來的白塑料桶放在父親旁邊，他告訴他們這隻桶讓黑馬馱著跑了。這時達娃瑪吉拉起達娃那日，小妹妹一點沒長，還是傻乎乎笑，就像他給她抹了一臉炭灰她也一樣傻笑。達娃瑪吉低頭又看火又拚了塊磚茶扔進去他把帶來的精鹽拿出來遞給她。她大了。她彎腰接過鹽袋的時候胸脯刷地挺起來還顫抖了幾下。他想起學校操場。他吃完飯就在那裡打球，操場旁邊是個大水池，教學樓緊貼著水，從倒影看白灰牆顯得乾乾淨淨。

他把背包拉開，不是黑馬馱跑了馬，他想。他拉開包，先拿出給父親買的一件疊得方方正正用玻璃紙包著的襯衣，兩個妹妹驚叫起來。她們圍著背包開始掏裡面的東西他就說，你們要洗手。父親也往包裡看，他已經喝了很多酒，像貢市大叔說的那樣他身體很弱靠在那裡像個用了多年的雪董，木碗裡的青稞酒歪灑在手上。

他覺得後背挺冷又往火堆靠了靠。雖然是夏季夜晚冷氣使他下肢麻木難受，他還聽見羊群在外面擁擠磨擦用角互相頂撞。帳篷裡牛糞煙和熱氣在他身邊瀰留不散，他喝了幾口酥油茶，仔細品味著，奶很新鮮，磚茶沒煮透而且有點霉味。他又想說話，他說，你們問我吧；又說，你們見過我住的大樓嗎，好多層每一層都住人。他又想到電影院，又說，咱們這裡全都能進到電影裡。他看他們聽不懂，又說，電影還分故事片和新聞片還有外國電影。他看他的話還沒打動他們，又說，外面是個更大的世界，當然沒有那麼高的雪山。他就這樣說下去，後來就想起學校，想起他在同學眼裡是個不可思議的人，竟然生活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荒原上。他被學校的生活激動，也常常想著充滿糞煙

和酸奶子氣味的帳篷、無邊無際空蕩蕩的高原。在這裡只要你有火藥和槍，有馬和狗你就能拎回野驢和黃羊，自由自在地吃睡。他曾經在城市和高原之間扯來扯去，那個文明生活對他的誘惑太大，在回來的車上他就感覺到被撕裂的驅體和靈魂的哀嘆。現在他的一半驅體回到家了，現在他就坐在家裡在荒原深處在多木拉湖邊聽風陣陣泛起的沙沙聲和家人講述羊和牦牛怎麼繁殖的瑣事陣陣的雪飄香是達娃瑪吉身上成熟的甜香。他站起彎腰在房裡走一圈又過去摸摸百崗坎河平面上他做刀柄砍的條條刀印摸摸櫃面鑲著的玻璃鏡片她和他就把腦袋擠在一起對著鏡片她看自己他看她她頭髮搔他脖子這些都沒變。

你不是想你的馬攸木你不是回來了你不是找家的帳篷來到這裡你給達娃瑪吉帶來金燦燦綢帶尼龍襪給母親的襯衣用水沖開就喝的桔汁粉一卷中國風光長條畫這些都叫黑馬馱走了嗎。你告訴外面女孩子穿那樣的皮鞋不是那樣走路接你們都去哪裡可以工作書裡甚麼都寫著路修的硬硬商店比馬攸木多一百倍你們就再不回來。

達娃瑪吉來了，她給他碗裡添上新茶。他看著。她說，你解開扣子都出汗了，外面女人多嗎。他看著達娃瑪吉的眼又看嘴唇他說，她們不穿藏袍，穿牛仔褲就像光溜的牛腿睡覺都要脫下來不像我們穿皮袍就睡覺。他不看她，她不看她。原來他跟她睡在一起他把手伸進她胳膊伸到她小胸脯頂伸進她大腿內側她醒了兩腿痙攣一陣推開他的手以後躲開他了。

從那時起他一看見姑娘就想起這片荒原這片和荒原攪在一起潮乎乎悶人的氣息。

現在，他垂頭喪氣面對多木拉湖那片冉冉蘇醒的沼澤。大片燒碱首先接住天空送來的光亮。黑馬已經把包送到帳篷裡了。他就這樣走回去，牧羊犬帕木撲過來，腦袋在他褲襠上磨擦。

他看見藍天後面的崗仁布欽峰從遠處走來，周圍是一朵朵白雲像施仁仙女。他堅持了一會兒又摔在地上，上衣口袋裡的圓珠筆滾出來被幾株柔子草夾住不動了。

光臀八齒小蠹

太陽開始發紅的時候縷縷白雲就開始往那裡積聚。這是有晚霞的兆頭。我往四下打量：東面一座高山沒有積雪，周圍山丘時起時伏輪廓很整腳。看來要翻山了。這是羌塘草原西部，湖泊很多，是拍草原景色的理想去處，只是河流縱橫交錯，常常轉進去出不來。爬上一座山的時分，太陽已滾下地平線。借著天空反光急忙環視一下四周，回去的路已經漆黑，前面是草

原，昏暗一片，沒有一點煙火。今晚又要露宿了。我不再尋找人間煙火，在山頂上選了個通風地方坐下。在班戈買的餅乾吃完了，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兩塊乾巴巴的奶渣子，當時在集市上偷來吃了一塊，酸得厲害，幾乎扔掉。這奶渣子在嘴裡多含一會兒也就軟了，儘管酸得不敢咬但畢竟有些奶味。這股味人生來就能習慣的。趁晚風還沒吹起，我鋪好睡袋，沒脫鞋就鑽了進去，面對天空想著那個永恆主題：人生。在西藏看到的東西和內地不一樣。首先藏族人對於死不悲傷，只認為是換了個人間。但寺廟裡外那些磕長頭的令人費解，人為甚麼那樣怕懲罰呢？我覺得得餓了。肚子空空蕩蕩沒一點食物。一股氣流在胃裡翻騰半天，順著大腸推開肛門溜了。

我把身體轉了一下。這樣胃好受些。天也冷了。我想起夜宿的經驗，抬頭看看風向。還好，我的氣味順東往西走。那邊有條河，又是一片平原，狼嗅到了也過不來。我把匕首從包裹裡拿出綁在手腕上準備入睡，心驚膽戰地想像一頭野牛會從我身上狠狠踩過去，一隻野狗拖跑了背包，還有一隻狼不聲不響走來猛地咬住我骨瘦如柴的脖子，幾個小鬼在地獄裡沒吃飽，便圍著我像吃蘿蔔一樣嚼著耳朵、鼻子和手腳。後來又想女人，想她們胸罩裡面熱乎乎的氣味。此時哪怕只給一個乳房摸摸也就死而無憾了。

我看見在我來的方向左側，有點模模糊糊的光，一動不動。我掏出照相機用中焦鏡頭看了看，光的形狀有點像帳篷頂上的透風窗。我爬出睡袋摸黑下了山，用了兩個鐘頭的時間找到了那個帳篷。我弄出點聲響，沒有狗跳出來，就掀開門帘。一個老人圍著火堆一動不動。我用藏語招呼了一聲，他轉向我，大概對著火堆凝視的緣故，他一時沒看清我，等我坐在火堆那裡他才發現我是漢人。他笑了笑，用漢語問我從哪裡來。我告訴他我從山上下來，是想照晚霞，昨天在多巴鄉。他說他見過照相的，以前他在巴拉寺修過銅佛，那裡天天有外地人和外國人參觀，那幾年他學會說一些簡單的漢話。我放下背包，打量了一下帳篷，裡面什麼都沒有，架火用的幾塊石頭是燒透的，大概這裡常有人扎帳篷。他也是今天或昨天到的這兒。我又搜尋了一下有沒有可吃的東西，除了他底下坐的幾張老羊皮和從馬上卸下來的背袋，還有一隻鋁盆，便再沒有了什麼。我問有沒有吃的，他說沒有。我就把手伸到火上。他把身後的糞餅和剛撿來的艾草和溼矮柳根往前拽了一堆，就跟我聊起天來。我餓得難受，就有一句沒一句的應酬著。後來他站起，把腰帶扯了扯走出帳篷，我就鋪好睡袋，拖過他的一塊老羊皮睡了。朦朧中我覺得聲音不對，外面傳來牲口蹄子死命蹬地的聲

音。我慌慌張張拿出刀走出去。他回來了，左手緊抓一頭牦牛的角，右手捂著牛嘴。牦牛死命往後退，我剛要幫忙，他就小聲喊我別過去。後來他把牛頭夾住，從腰裡拔出刀，對著牛脖子捅過去，然後摘下帽子把血接住。牦牛死命掙扎，他鬆開手，堆了牦牛一把，那牛便晃悠悠往來的方向走去。他端著滿滿一帽血進來，讓我接住。喝吧，他說。他回到老羊皮上找烟來點著，一面把手指上的血伸進嘴裡嘔了嘔。我把牛血放在身邊，看著熱氣和泡沫一點點消失。我不想睡了，就主動跟他聊著，一邊等血慢慢在帽子裡凝固。他是吉瓦鄉一帶的牧民，半年前離開那裡去日喀則求佛，把所有的牦牛和羊群都賣了，獻到倫布寺裡。我問他今後怎麼生活，他說他要去岡底斯山朝佛，到馬攸木錯洗掉自己的五毒。他說他也有個女兒。我問他女兒為甚麼不跟你在一起，他一下子沒說出來，眼光四處搜尋了一圈。我知道他想喝酒了，就拿出卷烟給他扔過去。

他把事情說完以後，我猛地想起一個姑娘，但我卻猶豫著，直到跟他分手也沒有告訴他。我一是怕他纏我，二是擔心他見到女兒的樣子準要發瘋。

他大概這樣說的：（有些無關緊要的我給省掉了）「我把牲口全賣了，到倫布寺裡求了菩薩，保佑我女兒平安無事，保佑我死後能在天上見到她，求佛保佑我，一路到勝樂宮轉完四十九圈再升天。」

「都是我造的孽。」
「我小時候吃奶到十四歲。阿媽的奶還是不斷。阿爸在鎮叛那年給打死了。這一帶牧場沒幾戶人，你要走進去就知道了。我十六歲那年就跟阿媽睡了。雖然每年雪頓節和剪羊毛的時候我都到吉瓦鄉去，也能見到一些女人，可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離不開她了。有時候她也哭，可沒辦法，我是她一點點養大的男人。自從阿爸死後，她除了照管我，也從不跟過路的牧人招呼。那年我在吉瓦聽說色拉寺要修銅佛，就借這個機會離開阿媽去了拉薩。你知道那時我女兒都九歲了。她要是知道是我阿媽生的她，還怎麼活下去呢？」

「在外面我明白了很多事，可沒有人知道我是個有罪的人。每天幹完活我就在大殿門口磕頭，洗我靈魂。可我已經長期養成了吸奶頭頭的習慣。那幾年我把十個手指頭都咬爛了。」

我想起他剛才把手伸進嘴裡嘔牛血的樣子，眼神像嬰兒一樣貪婪。他的臉黑得嚇人，一堆亂七八糟的頭髮用一束紅線繩扎著，被火映紅的太陽穴旁凸出幾條血管。而且說話時他的手總不斷伸著，一縷沒扎上的頭髮垂下隨著他搖動的腦袋不住晃動。我很討厭他的樣子。

「五年以後我以為自己完全洗了罪，就回到家。女兒瑪瓊已經十三歲。我還給她帶了衣服和鬆巴鞋。」

「瑪瓊十三就能自己縫幫典。有時倒在我懷裡讓我給她梳外面姑娘梳的頭髮。沒過兩年她長成個大姑娘，那對胸脯和脖子跟她阿媽一模一樣你不知道，在牧區女人跟男人都在中午光著上身。」

我說我知道，我問他，你阿媽呢？

「在我回來的第二年死了。」他說。

「瑪瓊跟我騎著馬圍牦牛的時候，她一顛一聳的奶子攪得我心驚肉跳。一次，我忍不住，抓起頭母羊死命嘸那奶子，讓瑪瓊看到了。從那天起，她把襯衣拉下來，睡覺也不挨著我。我就常喝酒，我知道老毛病又犯了。」

「去年夏天，來了個收豹子皮和古器的，叫吐布。他挺有文化，還會說漢話，他說他在拉薩當過工作幹部，其實是個很壞的傢伙，死後要下地獄的。他隨身帶了很多牧區常用的鋁鍋、塑料酒壺、花線。」

是不是他愛上你女兒了，我打斷他。

「他把被窩卷放在我女兒那邊，晚上就跟瑪瓊睡了。那天我聽著瑪瓊小聲叫喚，心裡不好受。可我又想讓吐布娶她，不然我就會再犯罪孽。那天我又開始咬手了。」

「吐布在這裡住了十幾天，瑪瓊天天給他烤肉端酒，他也給瑪瓊兩個塑料髮夾和一對塑料手鐲。那些天我天天放牲口，騰給他倆帳篷。可吐布越來越壞，不到三十歲就能像老人一樣罵女人。要不是瑪瓊喜歡他，我早和他拚了。」

「他倆臨走那天我喝醉了，那天我真不該喝那麼多酒。」他激動起來，兩眼一直盯著我說著。我看牛血已經涼了，便扣在手上還給他帽子，用刀切一半給他。他沒看，一隻手接著，一隻手在血塊上哆哆嗦嗦摳著吃，我看他很可憐。

「都是吐布灌的。」他抬頭突然看看我。

我明白他撒了謊，便低頭看手上的牛血。已經被我削吃的那一面正映著火，我感覺我刀子上的反光在他臉上閃了一下。

「吐布大概也醉了。開始我還跟吐布說好好照顧我女兒，我帶大她可不容易，他也跟我保證對她好。」

「後來他叫我阿爸的時候，我笑了。然後我告訴了他瑪瓊是我母親生的。我記得瑪瓊當時叫了一聲，跟吐布說我胡說，可吐布挺高興，還給我倒酒。我就胡說起來，要吐布晚上把瑪瓊讓給我睡。吐布答應了，可瑪瓊撲上來打我。吐布說你要不跟你阿爸睡我就不帶你走，瑪瓊呆住了。」

「結果，天剛亮，我酒醒了，發現我趴在瑪瓊身上，瑪瓊左邊奶頭已經被我咬得血肉模糊。我這晚把積壓

了幾年的東西全發洩在了瑪瓊身上。開始我還以為是做夢，就出去撒了泡尿。等我完全清醒又鑽進帳篷，見到了瑪瓊。她用衣服把下身擋了擋，我出去，騎上馬跑了。」

「等牧場下霜以後，我就趕上牲口到查拉去了。我知道她再也不會喊我阿爸，可我還要找她。我到查拉打聽，好多人都說這一帶沒有。後來我在馬店打聽到幾個月前有一個皮貨商來過，還帶著個女的。店老闆問我那個女的是不是頭上戴了很大的綠松石烏朵，圓臉，眼有點腫？他還說，這個商人老罵這女人，聽他口音是日喀則一帶的。於是，我就賣掉牲口，去了日喀則。」

「到了那裡我不敢說找女兒。我打聽過好多叫吐布的，後來在街上碰到一個皮貨商人，他認識吐布，可吐布下去收貨了。在離日喀則二十幾里的公路邊上，我找到了吐布家。瑪瓊不在。我就問吐布的母親，我是瑪瓊那裡來的人，有口信告訴她。那個老太太說：『你找那個雜種，早被我轟出去了。我家不收留那種臭女人。俺阿嚕哩迦莎訶，叫觀音菩薩早點送她進地獄。』」

「後來我到扎什倫布寺，一連轉了好幾天。轉經的人都說有個女人，還不到二十歲，叫這一帶游手好閒的男人糟蹋遍了，還是靠轉經求佛的人給她口吃的。聽說她是從吉瓦牧區來的，後來下身臭得厲害，就沒男人碰她了。老人還狠狠咒罵了她阿爸。我心裡難受。那會兒我就天天磕頭贖罪，也求佛發大悲找回我的瑪瓊。」

他又講了很多，事情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現在他一心求死。聽說去岡底斯山轉山常常死在山上，轉得多升天的位置也高。活著回來對他確實毫無意義。我抬頭看看頂上的風窗，已經有些發白。胃裡的牛血還沒消化，一陣陣腥味冒出來。我找了幾個蒜瓣吃，就想睡覺。他也歪倒在老羊皮上，頭枕著那隻鉛盆，嘴裡默念六字經。帳篷裡全是他散出口的臭氣。我躺下想著在八角街上看到的的那個姑娘：圓臉，兩腮被高原風吹得紫紅。頭上沒有綠松烏朵，相反頭髮像一堆剪下堆在一起的牦牛尾巴。她常用手把垂到前面的頭髮捋回去。當她也覺到有人注意她時就猛然抬頭，對著過來的人微笑。如果你站著，又沒扔東西給她，她還會對你伸伸舌頭。她下眼皮有些浮腫，但微笑起來眼睛很亮，有種溫柔的感覺，嘴响在笑的時候也變得又紅又有彈力。那其實是生活在高原上的女人的一種淒楚樸實沒有私念像草原一樣寬容的微笑。擁擠的集市伴著塵土和嘈雜聲不斷埋沒著她。她是靠著一個賣牛肉的案子才不致被人踩死。這個姑娘前額已經佈

滿皺紋，大概是她經常抬頭乞討的緣故。當她發現有人停住，又對她抱以憐憫時，她會捧起自己左邊乳房，彎腰用嘴吸嘸，不時抬頭對你笑笑。乳頭由於常含進嘴裡變得又圓又透明。幾條狗常常從她身邊竄過，在肉案底下等著撿剝下來的碎肉。

灌頂

那裡群山起伏綿延幾百里，在陽光下群山赤裸裸站著不動聲息。黃昏來臨時我才看見大片荒山被夕陽注入血液，像皮膚一樣抖動著。但晚霞一瞬間就在山頂隱沒，最後一縷霞光彌留天地之間的時候，我開始爬起來，在這片如城垣延伸開去的群山裡摸索著生命那股砰砰亂響的感覺。後來，我被它掏走，被它洗滌蕩盡，然後就剩下醜醜的空軀，罵著抓撓著然後微笑站起來走回公路上。

那是我離開卡嘎的第二天。當時我沒沿公路走，想爬上這片荒山展示一下生命是個什麼狗玩意，除此以外我還能幹什麼。我轉了一天，走投無路，失敗了，而且像孩子一樣丟臉地墜泣。

都是藝術家的毛病，一陣陣抽風。在高原上宗教瀰漫著每一寸土，傳說神話攪成一團。有些痛苦完全是現代文明人的性不通慧。今天我寫出這個事來也該是忘記的開始吧。

她是在丹增·旺堆活佛死後第九天被找到的。她剛生出來九天，睜著眼睛，不時打量著周圍的人和東西。屋是泥和著草做成的泥坯壘的。一盞酥油燈照著阿媽的奶頭和德不覺上面幾塊紅紅綠綠的碎布片。這是個窮家。阿媽聽到外面有聲音就把她塞進羊皮袍裡。外面的人一下子堵住門口，像一堆黑黢黢的牲口。阿媽站起，讓客人進來，客人身份很高，都是丹巴寺裡的喇嘛，為首的是雄賴巴。

雄賴巴索朗孜摩說：「你的孩子聽說是九天前的。」阿媽回答：「是」。周圍的喇嘛馬上合掌念起經文。索朗孜摩馬上派人回去稟報，說活佛在這裡轉生了。他又問：「男孩女孩？她叫什麼名字？桑桑·卓瑪？以後就叫桑桑·扎西。」索朗孜摩說。

後來在這裡舉行了隆重的活佛轉生儀式，桑桑·扎西全家就遷到丹巴寺了。

桑桑長到十五歲已經讀完五部大論，正在進修曼仁巴的醫學知識。她生平第一次離開丹巴寺步行一小時到曼仁巴扎倫。最近幾個月她不讓有人陪同，因為她覺得自己走在這條路上會想些事情。這幾個月她常被那種說不出來的感覺攪惑著。以前的十五年裡她除了識字就是背經文，平時修習瑜伽功，這條使她睡覺都

會驚醒起來的路其實有一半她經常走。從她禪室推開門是一條石條鋪成彎曲下坡的小路，兩邊是扎倫下面所屬各康村的居住院，走到轉彎那裡是一堵紅色高牆。裡面是全寺中心，供奉著釋迦牟尼和十六大菩薩。牆下面是轉經人走的路，有一個老人手持摩尼輪已經轉了二十多年，扎西常常碰到她。老人見到她就全伏地不住磕頭。紅牆對面是格貴的大門，常有大堆的狗在那裡追逐交媾。再往前走右拐就看到街了。這丹巴寺近門的一條街，逢上曬佛節便人山人海，平日也有些商人扎滿帳篷，一些石匠和乞丐在帳篷和屋之間用石塊壘起些簡陋住處。桑桑·扎西常來這兒買點印度商人的手鐲耳環。去曼仁巴是從岔口出來往左拐。那是離開寺廟的一條種著蕎麥和豌豆的田間小道。路旁一簇簇獨行草在矮柳叢裡繁衍，清晨還有陣陣的妻菜的氣味。她常站在這裡。從這裡回頭看丹巴寺的全貌，曬佛台在最高處，也就是山半腰，高大，潔淨，一塵不染。有風的時候還會聽到屋頂上一片片幡帕動著，發出像撕碎似的聲音。成百座日楚沿山勢修築起來。再往前是條小河，那河由山上下來匯入遠處閃閃發光的年楚河裡。過了河就是曼仁巴。

每次當她走到這條路上的時候，首先是忘了自己。活佛，是丹增·旺堆的轉世，也不是男人。田野裡氣息使她癡迷。她還願意站在那座木板橋上，看水被水沖得搖搖晃晃。年楚河後面是一片荒山。

明天就要給她舉行金剛杵灌頂的隆重儀式。這次由西方阿彌陀佛調伏她的貪性和疑嫉，也是她顯露來藏的最後一次身灌。現在是秋季，信佛的人不斷往山裡趕來，迎接她灌頂後馬上舉行的顯露活佛儀式布施活動。扎西對這些活動都不感興趣，她只想一人多想些事。

今天她像往常一樣來到曼仁巴上師的正屋。大堂顯得空蕩，一具屍體停在中央，上師今天要講人體氣脈點的位置。這正是她急於要知道的。上師等一個扎西把祭壇鋪好，才開始動刀。他切開胸部先把五臟六腑都挖出，供到桌上，然後挑出心指出心眼的位置，一陣臭氣熏得扎西不斷噁心。這裡只有她是女人，雖然她也和他們一樣剃著光頭。她身旁靠著格列·班覺。他和其他十幾個弟子一樣正全神貫注盯著上師。格列班覺是白朗寺派來深造的格西，已經學完《時輪金剛》。扎西每次聽課都習慣地靠近他。

上師叫弟子全閉上眼，用心發慧看他心裡正在想什麼。過了一會兒，有四個喇嘛看到說出來。上師叫桑桑·扎西。她是這裡年紀最小的，又是活佛。桑桑馬上入定，可她瑜伽功只修習六年，心眼還模模糊糊。她口誦真言穩住本尊，重調心脈，明點還是不清。

時她覺得腳趾突然發燙，漸漸一股熱氣聚成一團，由腿直入心眼。她急忙默誦淨三業真言穩住意觀，漸漸看上師心裡呈現一條冰河，在她解定和光明交織之間，又發現自己一絲不掛站在冰河裡。她收心，告訴了上師。上師告訴她這裡就是從你那裡看到的。看到未來的眼不是心眼。上師開始從太陽穴扎進屍體的頭蓋骨。桑桑心裡很亂，上師沒告訴她自己為什麼會在河裡，那是自己的未來嗎？她奇怪自己一絲不掛竟是那個樣子，就像佛畫上的空行母。這時上師從腦垂體下面挖出一塊軟骨說：這就是未來眼。你們經過修煉會用這隻眼看到別人身上潛藏的各種疾病和周圍的魔鬼。剛才我看到桑桑在契河裡，就是幾天後她在星相占算時選出的六行三苦之一。桑桑·扎西聽著，不過你的瑜珈功在冰河呆三天是可以毫無損傷的。扎西心裡全亂了。她只是在山上遠遠見過那條河。雖然她可以在冰天雪地裡幾天毫無冷意，但河是什麼滋味呢？她又想到剛才腳趾那股熱氣，不是自己發的功。她往旁邊看了看，只見光環還在班覺的頭髮裡游動。她就對他笑了笑。她明白，班覺的瑜珈功已經超過上師。只是他從未跟任何人透露過。上師舉著屍體上的那塊軟骨告訴大家，這是一個不明世事，昏昏沌沌過了一生的人，所以它的這塊骨頭是黃色。他們要修到發慧的程度它就成為透明體了。佛家的禪、顯、密功最後都要歸到這塊軟骨上，只有它才能使你看清佛界，心明眼亮，辨查萬物精靈部分。上師又用刀挖出一隻眼挑破，望著一股流出的烏水說：俗人是靠這隻眼看東西的，由於它本身渾濁，所以俗人才被五毒纏身不能淨悟。扎西把視線盯在那具殘缺不全的屍體上面，那是個中年人，牙齒又白又大，五臟那裡飛來飛去好多蒼蠅。

下午桑桑一個人靜坐在屋裡。她剛去看了阿媽，阿媽病得很厲害。她用幾個月在曼仁巴上師那裡學來的醫學知識給阿媽治病，但都不理想。上個月她曾經把病魔移走一部分拖到一隻狗身上，狗立刻就死。但喇讓強佐說萬物皆有靈，不可把病亂移。她眼看阿媽一點點枯萎下去，心裡又是沉不下來。明天是她灌頂的日子，也是自活佛丹增·旺堆死後寺裡為她舉行的最隆重的儀式。可她心不在焉。她看到那些天各康村全部重新換了幡帕，寺裡那些十幾年沒用的長號也專門派人修好，幾個喇嘛天天吹練，各殿堂都灌滿酥油燈，不分晝夜燃著。她心慌意亂，對著一盞燈呆想。

禪院中央修築了曼茶羅道場，擺上佛像和各種祭品，那個解剖屍體的五臟全供在上面，腸子已經洗乾淨盤在一個金鉢上，下面為她修雙身舖了幾層卡墊，四隻香爐已經插滿香。禪院四周的壁畫底下舖上紅布，擺

滿酥油燈。

這次金剛杵灌頂照舊是喇讓強佐丹增·旺杰。想起要和他修雙身，桑桑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她感覺旺杰討厭她，不喜歡他哥哥轉世給她。但旺杰精通密法。是他教她讀完五部大論和受了並灌。這時，她想起喇讓強佐的臉，前額皺紋很多，看人時綉紋就在那裡扭動。眼珠幾乎擠滿這隻小眼，身體出奇地高大。

她又想起禪院的壁畫，那上面金剛喜菩薩禪坐中央正在修男女雙身。明天她就是趴在菩薩身上抬起雙腿的那個樣子。一種赤裸裸淫熱感覺使她突然激動起來，喇讓強的臉閃出來，沒有笑意。她立即排開意念入禪，口念釋迦如來小咒漸入心氣：她看到三個空行母走來，告訴她明天是金剛喜菩薩親身授身，那個穿紅裙的還轉頭對她笑笑。然後她的本尊文殊菩薩也顯出，坐她對面的曼茶羅上。她覺得體內發熱，脈點像明燈一樣在心裡閃爍，臀部，大腿兩側膝蓋骨，膝蓋窩，腳跟腳背輕如羽毛。這時班覺出現了，她覺得自己一絲不掛便害羞起來忙退出定。她心緒丟了，她把四方菩薩全引進本尊，但本尊裡無我，腦子嗡嗡直響，甚至外面的聲音都進到心裡。她只好又出定，想著剛才那三個空行母的話。

外面傳來一陣炸卡賽的油香味。她覺得餓了，便敲了敲木魚。侍女進來，她要她端杯酥油茶，然後就把門關上。外面已是深夜。她看著酥油燈芯上那個黑結，揣測明天自己的樣子。她一想到自己赤裸裸躺在那裡就心跳，而且還感到一陣懼怕。她試圖排開這種對諸佛不敬的想法，一心禪坐，但怎麼也入不了定。她坐立不安。這是這些年她頭一次心不專一。她知道犯了比丘戒，渾身發緊。她又把熄掉的兩盞酥油燈重新點上，口念唵摩訶素伽縛日羅薩恆縛吽斛蘇羅多薩恆五秘菩薩真言。漸漸發慧。

清晨，她醒了，她覺得自己全身都是女性，那時天還朦朦朧朧。她是在天亮之前感到的。首先是血，她的血平靜流淌漾溢全身，乳房被內衣擠得怦怦跳，大腿、骨盆和柔軟的腹部輕盈潤滑。她坐起，雙乳抖動了一下，當乳頭磨擦著內衣時她感到一陣暈眩的快感，而且一下子傳到子宮一帶。她不由地把手按到那兒，一陣更強烈的火一樣的感覺燒得她腿根直跳。女性在她身上悄悄蘇醒。她一下子想到馬上就要赤裸著公佈於眾，便緊張地抱著雙肩，牙齒發顫。她看著外面的天空由紫紅色漸漸變藍，又漸漸明亮。

幾百名喇嘛坐滿禪院，烟火全部點燃，各種法號和著鼓筒鈴鈸一起奏響。桑桑，扎西身披袈裟，脖掛朱紅掛珠走上卡墊中央與喇讓強佐對面盤坐，雙手落膝，

掌心向上誦五秘菩薩大咒。她心緒不定，手不時顫抖，雙腳由於羞澀而緊貼大腿，當法號又吹響的時候她發現自己一點都沒入定。她在慌亂中抓住真言陀羅密，試圖立刻入尊，但語法顛倒。來不及了。她睜開眼看見喇讓強佐解開袈裟，向她走來。她眼裡閃了一下乞求的目光，心驚肉跳地讓喇讓強佐按倒在卡墊上，就被大腳內側的脹疼和上面身體的重量壓得昏昏沉沉。她覺得在清晨注入她體內的那個女人被喇讓強佐一下子撕成碎片。

她開始產生感覺是自己後背和脖子上的汗水，下身不再漲痛，而且隨上面那個身體的動作也自然扭動著。她覺得自己在往一個黑洞裡飄落，不時有陣陣騷癢從大腿那裡往上延伸。那個洞裡只有她自己，這使她寧靜了剎那。她猛想到這是在修男女雙身法，要靠自己的氣、脈、明點找到丹增·旺杰體內的智慧，才能得智方雙運。她馬上想到要開顯智慧慧，但旺杰拉她站起來，把她一條腿攬在他腰部，一陣晃動又使她忘掉了漣輪。這時她開始覺得自己形漸枯萎，喇讓強佐像磁鐵不斷吮吸著她全身的骨髓和精氣。她垮了，她身不由己地讓喇讓強佐隨意擺佈。當丹增·旺杰又盤腿坐好，把她貼在身上的時候，她就像壁畫上的空行慧母一樣蹲下去，雙腿熟練地勾在旺杰後背上。她看到早晨剛萌發起來的雙乳像老女人一樣乾癟，腹部下面酸痛和使她連呼吸都會促的感覺開始由恥骨移到骨盆，沿尾骨和脊椎往上升。她睜開眼，陽光鋪天蓋照著整個道場，青色香烟抖動著在她四周飄蕩，她只看到了青烟之上的釋迦如來呈現出一片金色微笑。她又把臉從旺杰臭哄哄的下巴移到另一邊，在那一大堆光亮的腦袋裡她看到了班覺。她馬上閉眼，把臉埋到旺杰的胸上緊咬著牙齒。

灌頂在中午才結束。當她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像狗一樣彎腿趴在卡墊上，渾身還在痙攣地抽動，乳房乾乾巴巴地泡在汗水裡。她猛地想起垂死的阿媽。兩個尼姑過去，扶起她，用金鉢端水給她擦著身下血糊糊

的汗迹。她動不了，雙腿早已失去知覺。當她站起時候周圍法號齊鳴，一片佛謁歌聲隨青烟和菓栗的訴融匯一片。那個金鉢也在這時獻於曼茶羅上。喇讓強佐已經著上袈裟，紅光滿面坐上蒲團。她雙腿哆著等待這個盛會結束。她明白自己修行多年的瑜珈今天上午就離開了自己的軀體。但她對自己是女人所有器官都只能是個女人這一點已不再驚訝。

桑桑·扎西死的時候是在放進冰河的第二天晚上按照儀式規定她應該在冰河中涅槃三天，三天後顯如來藏。三個守護她的喇嘛輪流看護，把結在她脖的冰搗碎。她最精通的掘火口訣再也沒返回她體內天快亮的時候雄賴巴索朗孜摩離開火堆踏著冰小心翼翼過來，看見桑桑·扎西的身子一點點往下沉。他把她拉到冰面上，發現她已經變得像冰一樣透明，房和膝蓋被魚咬碎的地方沒有一絲血跡。她雙眼微睜著，像平時修行用眼借以食光的習慣神態。

迎接活佛的隊伍是天亮到的。人們穿著節日盛裝馬的身上繫著彩綢。對於僧人來說活佛死和活結果一樣的。但他們還是圍著桑桑愣了一會兒。她已經在冰上，陽光不冷不熱照著，誰都能看見她像冰一透明身體裡的所有器官。一條不知從哪裡鑽進去的還在她腸子裡游弋。

桑桑·扎西的頭蓋骨現在在我這裡。記得當時賣說那是他曾祖父留下來的。她曾祖父年輕時在曼仁那裡修行過巫術。扎西的頭蓋骨是丹巴寺的神聖法器一直供在神殿裡，只有舉行灌頂儀式時才用一次。在這個頭蓋骨碗已經變成黃褐色，左側不知哪個年給摔了個裂口，縫裡積滿油垢，骨縫中心像心電圖波紋一樣彎彎曲曲。據搞醫的朋友講這是女性還未成熟的特徵。人頭骨碗的邊是黃銅鑄刻的圖案鏤的，裡面也用金屬按骨形鋪了一層。當時賣主出價百元，我用壹百元廉價買了回來。誰要是有美元無使用就找我聯繫。價格要夠我走完東北的路費。

「……我根本不是寫故事，只是寫我的一種視覺感和思維過程。如果我的寫作有目的，也是展示一下人類存在的不可思議狀，希望引起一些震撼與情緒，從而改變人類的生存狀況。

……我寫的東西要求準，要求準砸到一定的點上，而且一定砸到。

以後的效果，人們的感受，我毫無辦法。比如我所揭示的對弱者的同情憐憫，對第一人稱的剖析，把自己暗算在裡面，罵自己，罵靈魂高尚的人也具備醜態，罵敢於發現醜態的人自身也有醜態感，這是對人類宏觀俯視，我覺得我有能力做到。我從不在乎我的名譽會好或會壞。一個作家為什麼要那麼清高？」

馬建

年輕人談〈趙南棟〉

陳映真小說近作〈趙南棟〉刊出后
再度引起廣泛的爭議與討論
以下是幾位約莫出生於60年代的青年
於今年6月中旬
針對〈趙南棟〉一文衍生的諸種問題
舉辦一場座談的部分內容……

反資本主義的浪漫精神

譚石（25歲 服役青年）

在討論「趙南棟」以前，我必須先承認，這一篇小說所造成的震撼力是強烈存在的。

作者在小說裡企圖處理歷史在兩代之間所產生的斷層，而這一斷層正是台灣的資本化發展最快速的歷史階段，對於苦心尋找斷層出路的知識份子而言，這是一個難題。我們可以在他們的文化態度上，看出明顯的二重性：對於這社會的轉變有著愛恨交加的詮釋。一種是急於擁抱未來，相信即使是壞的新事物也比好的舊事物更適於出發，相信普及的媒介科技將帶給人類民主，或者相信個人的叛離是可以導致體制的瓦解等等。另一種態度則是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強烈的不安，也許因而讚賞昔日的文學作品、排斥新的文化產品，甚至提出文化的觀念（美學的、精神的、和世界存有有機性的關聯）來相對於文明化的現象（表面的、物質的商品取向的）。而這樣的二重性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只是偏重的態度各有不同。於是在「趙南棟」中，我們看到了上一代完美精神的同時，卻也不忘記對最墮落的靈魂裡仍然保有希望的堅信。只是相對於上一代的全面性完美，新一代中的趙爾平和莫氏姊妹卻又完全地捲入這個社會體制中而不見絲毫的掙扎；唯一的希望是在趙南棟的身上，在小說的結尾，他被帶回石碇仔。但，這樣的救贖也是充滿懷舊的鄉愁的：離開高度資本化的台北，回到相對於都市文明的鄉下。有趣的是，在「夜行貨車」裡，男女主角同樣也是以南下做為結束。

另外一點是作者敘述體的不一致。在第二段「趙爾平」裡，作者不斷細膩地描述生活空間裡出現的舉動和擺設；而其它段落中，則是以直接的言志和個人的肉體或精神上的痛苦來描述趙爾平父母輩的人物。也許作者企圖用無數的商品來襯托這一個的消費社會，但卻忽略了兩者之間所產生的突兀，已經足以傷害到

小說人物做為典型的說服力。尤其對新一代的描述往往是從孩童到成年，涵蓋面遠遠超過以青年期為主的上一代。對於「舉凡一旦得手的……總是很快地，不由自主地喪失熱情」卻又「甚至是『善良』的」的趙南棟，作者並未成功地鋪陳社會的遽變，和他的都市個性有何互動；另外，士紳家庭的成長環境（林榮醫生）和兄弟之間的相依為命，似乎是和長大以後的趙南棟毫不相干。同樣的，我們在新的時代中看到了許多特殊面（雙性戀、性生活的混亂、商場的利慾薰心、跨國公司主管的否定性描述……）卻又看不到台灣背景下應有的一般性；於是原本屬於特殊性的突出點，反而成為這一代的平均代表，這些人物也就有點飄離了現實地面，相對於上一代的典型刻劃，有著不夠實在的感覺。

然而，「趙南棟」這小說的震撼力卻是確實存在的。但這股震撼力，與其說是來自兩代之間歷史斷層的悲劇，毋寧說是50年代的事蹟呈現出史詩一般的浪漫精神。也許，這一篇小說的成功的原因並不是從寫實主義的觀點可以捕捉的；應該是那一股反資本主義的浪漫精神，風靡了在高度物質化中生活的知識份子讀者群。

新登場的小說人物

王俊傑（23歲 大專學生）

陳映真歷來的小說創作都是環繞於他所處的歷史背景主題，以及鮮明的人物塑造。

我們在他的最新小說「趙南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往作品裡典型的再現。如葉春美、趙爾平、趙慶雲那樣「典型」的角色均與「萬商帝君」、「山路」中的一些角色相同或相似。然而，「趙南棟」中出現了一個可能是最被討論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是首次出現的，他就是趙南棟。趙南棟的出現並非偶然，由陳映真近來在「新種族」問題上所發力的探討可以看出「趙南棟」一文中所遭遇的共通問題。也因為如此，我們看到趙南棟所代表的俊美、頹廢、好逸惡勞、雙性戀……是否就是作者觀念中的「新」下年輕人？而作者拿趙南棟做典型和50年代的趙慶雲等人相比較，顯然看出作者對這兩代人的評價差別何在。

在「趙南棟」一文的第一部份及第二部份裡，對於葉春美的完美人格以及趙爾平身處跨國公司的心態都有深刻且細膩的描述。在第三部份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了解趙慶雲的政治立場與社會意識。但我們在第四部份裡得知的趙南棟並不能明確地指引讀者去和前述的人物背景做比對。在第四部份裡，趙南棟默默承受了趙慶雲死亡的「事件」，他吸食著強力膠使自己陷入神智的茫然中，葉春美及時出現，使他有了依歸……讓人感覺到50年代的日子過去，但這不懂事的孫子仍須被照顧……，這一點是很主觀的，也是很情懷的。因為主觀，所以爭議很大；因為情懷，所以魅力無窮。

題材選擇成功·文學技巧疏忽

謝文雄(22歲 大專學生)

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近作——「趙南棟」，最近在台灣的文學界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對於正進一步深刻化地走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環的台灣社會，無疑這是一次重大的衝擊。當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未加批判與反省地承襲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價值理念及制度結構的同時，陳映真適時地透過了文藝的形式，以慣有的反省、批判的態度，嘗試著為台灣幾十年來的發展，做一次總的診斷，希望透過對於歷史源流的探溯，還原出問題的徵結，藉此反應出了整個時代的諸多「斷層」，並為現階段的知識份子，提供了一條追求真理的明確途徑。

「趙南棟」這一篇小說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它的社教功能也是必須加以肯定的；但小說本身既然是透過文學的形式來加以表現，那麼，從文學的角度來加以討論也是應該的。

對於題材的選擇，可以說是造成這篇小說成功的主因，但同時也是它容易招議之處。基本上這是一個應該以長篇小說來描寫的故事，而作者僅用了5萬字左右就結束文章，造成「縱」的「橫」的兩方面無法適當分配，使得文章的結構失調。

再者，關於歷史薪火的傳承問題，作者似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沒能做很清楚的交待。尤其在結尾部分，更是顯得意氣模糊。令人有草草收場之感。

個人認為陳映真這一篇小說如果有缺失的話，則上述在文學技巧上的疏忽是有的，但整篇若從大處著眼，則實為不可多得之力作。

四〇年來總診斷

李尚仁(21歲 大專學生)

「趙南棟」對50年代台灣一代的理想主義人物的人格典型描寫動人，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像趙慶雲、宋大姐這些人30年來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忌人物。當然這種禁忌會影響到文學創作，進而成為本土文學和藝術上的禁忌。準此，「趙南棟」這篇小說採用了這樣的題材，可以算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突破。不過，凡是稍稍瞭解陳映真的人都明白，題材的突破並不是這篇小說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這篇小說企圖以這樣的題材做材料，來建構、討論另一個更龐大的問題——即這40年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是如何活著的。

這篇小說一共有四個標題，也就是說由四個核心人物組成：葉春美、趙爾平、趙慶雲、趙南棟。除了趙南棟以外，其他的三個人（甚至宋大姐、莫威）都是自己表達自己的意見、看法和選擇，只有趙南棟一直是個「被敘述」、「被解釋」的角色。我在看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趙南棟是位沒有發言權的人，這也許將成為引人爭議的一個所在。

就小說的結尾來看，我覺得這篇小說裡面的重要人物，像趙慶雲那一代的革命理想者和趙南棟，透過文字的描寫後，他們做為一個角色，情懷與感性的成份較大，而經驗和理性的成份較少。葉春美最後的出現，以及她要繼續照顧趙南棟一輩子，顯示了作者極大的無力與悲觀。作者已經嘗試過尋找解救之道，但是他的努力結果似乎只證明他在絕望中看到的還是絕望，因而，葉春美所象徵的接引，成了唯一的希望。這一點，我以為今天這一代年輕人的出路，是一個遠比這篇小說還要複雜的事情，恐怕不是那麼單純的方式就能夠得到結論的。

「激越的50年代」世界觀的抬頭

陸之峻(21歲 大專學生)

70年代以後的陳映真，「激越的50年代」與「異化的80年代」一直是他小說創作上的兩大主題。陳映真最近的作品，中篇小說「趙南棟」，把這兩大主題聯繫在一齊處理，這當然是很有「野心」的創作，也造成了可預見的轟動。

這篇小說是由四個部份——對四個核心人物典型的塑造——組成的。這四個部份分別是：

1. 佔了全文35%的文字「葉春美」，
2. 佔了全文45%的文字的「趙爾平」，
3. 僅佔全文15%的文字的「趙慶雲」，
4. 僅佔全文5%的文字，卻是作為全文篇名的「趙南棟」。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就這篇小說的外在結構，它是「頭大腳小」、很不勻稱的一篇小說。

在故事進行的時間上，我們可以從每個章節開頭的部份，趙慶雲的病歷表上看到，它一共是5天的時間。這是一篇中篇小說很恰當的時間，5天的時間所發生的事情差不多剛好是一個完整的中篇能處理的。可是用這麼一個份量的小說，來寫兩個世代（兩個典型環境）中的至少四個的典型人物，也就是說，用中篇的份量寫長篇的題材，我們在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當然就無可避免地看到它的粗糙與覺得意猶未盡。

從小說創作的技術層面看來，「趙南棟」顯然在藝術上是失敗的。

可是這篇中篇小說在藝術上的失敗，也顯然沒有減少它所造成的巨大震撼。這又是為什麼呢？我對這個問題有著更大的興趣。

在素材的選擇上，「激越的50年代」這麼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的年代，對於台灣歷經白色恐怖洗禮後成長的年輕一代，無疑是一段陌生的歷史經驗。但是近年來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政治權力的

重新分配、壟斷經濟的改組等等這些台灣社會地殼變動，反映在文化上，「激越的50年代」的出土，就有了它在客觀上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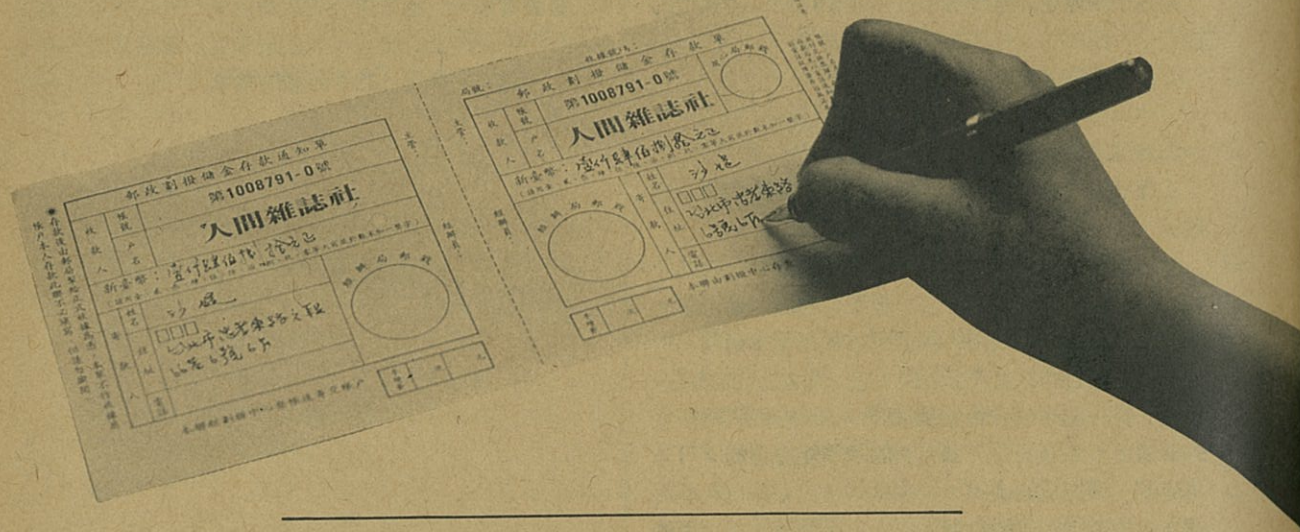
陳映真在這麼一個社會條件下寫出以「激越的50年代」作為兩大主題之一的「趙南棟」，客觀上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藝術上失敗的「趙南棟」，為什麼因著素材的關係，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這麼看來，「趙南棟」的轟動也就不只是陳映真人在小說創作上的成功，而是意味著以陳映真為代表的「激越的50年代」的世界觀的抬頭。

請立刻參與 人間雜誌的所信· 所望和所愛...

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特別需要您的訂閱。
因為您的訂閱，將會使「人間」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更多充滿理想和愛心的、年輕的報告攝影家和記者，到台灣更遠、更偏僻的現場，做更深入而動人的調查與報告；使「人間」能拍出更動人的照片；使「人間」有能力維持高度的印刷水平，並且讓「人間」有能力維持一本不願意降低文化和人文水平來取悅市場，使「人間」這一在在中國雜誌上堅持文化、理想和人間性的雜誌，得以不斷繁榮發展。
您的訂閱，是您具體參與「人間」的信念，希望和愛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就是現在，請到郵局劃撥訂閱人間雜誌。



趙南棟—陳映真最新中篇小說

即日起至7月30日前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即贈送一本，本書只印1000本坊間無售贈完為止，內容除小說外，尚包括作者最近發表文章「新種族」等多篇。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訂閱：全年1480元·半年750元·學生優惠價：全年/1380·
半年/700元

暗房 工作室

阮義忠

暗房工作不是技術而是態度
—尤金·史密斯—

- 本工作由阮義忠親自授課，每期採7人小班制。
第1期已於3月29日開班
第2期於4月11日授課
第3期預定於6月6日上課
第4期學員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5、6、7、8四期為暑期班，專為外縣市學員舉辦，報名請從速，以免向隅。
- 黑白攝影比彩色更難，它只用一種顏色來詮釋現實界、自然界的所有色彩和內容。因此如何讓影像內容更有力

的釋放出來，是黑白攝影最大的挑戰。暗房工夫最重要的並不是技術，而是態度。如何讓每一次的快門機會，和對象的意義都能透過技術，得到最深刻的詮釋。

- 在本工作室裡，你不只學到黑白攝影的正確沖洗、放大技術，同時你也可以得到對待暗房工作的正確態度。
- 本工室對參加學員採甄選的方式，請先寄下5×7以上照片10張，並附上電話號碼再做面試和學費的通知。

本工作室目前只教授35厘米小底片沖放，作品請寄至
台北市內湖郵政信箱165號阮義忠 收

八〇年代新抒情的聲音

墜入花叢的女子 曾淑美詩集

喜悅和悲傷——從胸坎站起來
變成遠方的樹林
在青空下無礙地生長

我要到你的餐桌吃飯
我要在你的枕上睡眠
彼時藤蔓開出花朵
爐火為我們驅寒

任你到我懷中生病
任你在我髮上玩耍
彼時雨水洗淨憂傷
陽光為我們打掃被窩
——摘自作品「婚歌」

平原上，群眾始終沒有出現
我們的天空被雷電鞭打、解構
夢想與困厄，一場雨雪紛紛……
我受命於消沈前夕最後的溫愛
在此寂寞、寂靜
連聲音都虛脫了的雪地上
不斷虛構著各式各樣的情節
以傳述一種畢竟真誠的情懷
——摘自作品「紀念」

作者簡介：曾淑美，1962年10月生，南投縣草屯鎮人，台中女中及輔大哲學系畢業。

本書自費出版，32開本，以高級進口紙精印，限定版本2000本
定價：100元，8折優待「人間雜誌」讀者：80元。

獻給青春的憂傷和歡喜，
一本您會忍不住喜歡的書……

地址：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 / 7056801

海山英

雜誌

第二期

還我教育人權

「教育人權座談會」記要

——王義雄、張忠棟、張曉春、林玉體、王曉波
王津平、林繼文、林志修

「台大教授聯誼會」為何難產？

訪「台大教聯會」籌備發起人黃武雄教授
被壓迫者的覺醒與怒吼

——專訪石文傑談「教師人權促進會」的使命

還我教師人權——六·一三辭職抗議活動演講稿

教師人權促進會成立宗旨及工作目標(草案)

還我學生權！

國民黨如何控制校園？

王拓：審慎記取歷史教訓

——我對「六·一二」的看法與呼籲

陳若曦：東北遊記

王度譯：新馬克思主義大師盧卡契訪問記

章名：楊尚昆訪美揭開對台新攻勢

高準：七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

編輯部 /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11號10樓之1
電話 /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5弄7號4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2號盧思岳
零售 / 新台幣90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新台幣900元·半年450元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
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
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 永久訂戶：16,000元
 - 優惠全年訂戶：凡在76年7月30日前訂閱一年者，可獲贈「越南棟」陳映真最新中篇小說一本。本書只印1000本坊間無售贈完為止，內容除小說外，尚包括作者最近發表文章、新種族等多篇。
- 〈公司或學生團體訂閱另有優待，詳情請洽本社行銷組，TEL：(02)7027609〉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帳號	10087910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

◎存款後由郵局擊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10087910	郵局郵號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戶名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郵遞區號)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存款勿先換票據之存款人姓名住址請於交撥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
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如請
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如請

虛線內值機器印
發用請勿填寫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

手續費

元
次

經辦局號 帳號 日期 金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或許你不在乎一隻小小蟑螂能引起什麼人之舉，但蟑螂的繁殖力特強，對它而找個配偶又非難事，因此成群蟑螂家族出現，是可預料的——啃咬書籍、嚼食食物，污染食品、傳染病菌，無惡不作。息養奸的後果，終將後患無窮。

蟑螂的剋星——克蟑·優

就寢前，在蟑螂常出沒的地方，噴上克蟑針對蟑螂的藥力，只要輕觸沾上蟑螂最弱的腹部，便會立即死亡。經濟簡便，藥效持久，驅除蟑螂效果迅速絕無讓蟑螂倖存的道理。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西藥房、雜貨店均售

興達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部：台北市民權東路611巷78號
電話：7133928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 1696元 (水運) US: 56.5	NT: 3232元 (水運) US: 107.7	
	NT: 2404元 (空運) US: 80	NT: 4648元 (空運) US: 155	
亞洲區	NT: 1900元 (水運) US: 63	NT: 3640元 (水運) US: 121	
	NT: 2644元 (空運) US: 88	NT: 5128元 (空運) US: 171	
歐美區	NT: 1900元 (水運) US: 63	NT: 3640元 (水運) US: 121	
	NT: 2872元 (空運) US: 95.7	NT: 5584元 (空運) US: 186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17-1, Lane 11, Alley 107, Sec. 2,
Ho-Ping E. Rd., Taipei
Taiwan, R.O.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新訂戶 續訂戶 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統一編號：_____

●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 10元，全年 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